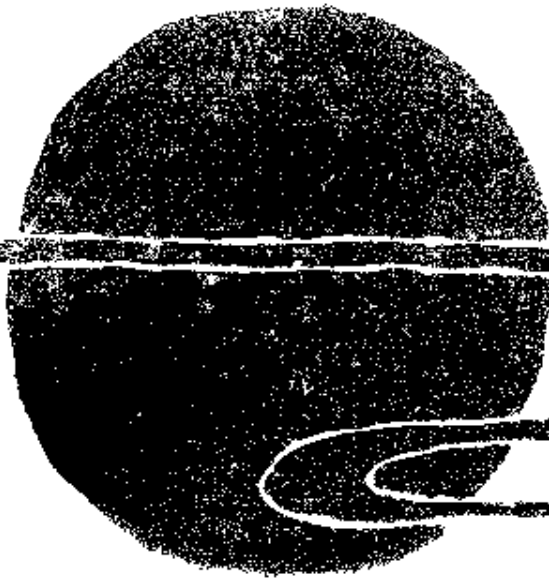


萧军

从临汾到延安

1985.1



200303331

卷第

行芝臨汾利造卷一

新版前言

“侧面”——这是指当年祖国以抗日战争为主体而言。从这小小的‘侧面’、短短的过程中，在作者的眼里、经历里……所见、所闻以及亲身所受……等等映象所留下来的印记，及时地写下来一些文字记录而已。这次把原名《侧面》改为今名《从临汾到延安》，也还是为了山西人民出版社的意见。如此改动一下还是名、实比较贴切一些的。

事实发生在一九三八年春季间，我由山西省临汾县随着民族革命大学队伍出发，经过了襄陵——乡宁——吉县以及后来我独自渡过黄河经过延长而达延安为止，约及一个多月的时间过程。

人们对于历史的记忆是容易忘怀的，特别是对于没有这段经历的人，就更容易模糊，好象“世界”一生下来就是如此地存在，这很危险。

我们能有今天这局面：祖国独立了，民族解放了，人民翻身了，以及开始走向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现实大路上，这是来之不易的！历史上每一寸小小的改革和进步，那全是由若干革命先行者的热血和头颅，生命和汗水，辛勤劳动，艰难忍耐……而换得来的。例如我们坐火车、坐汽车……去旅

DQ85/825

行，可曾想到那些筑路者在什么情况之下，用了怎样劳动，克服怎样困苦艰难以至牺牲……才筑就了那一寸平安的道路；那些筑路者是不会想到这些的，而我们却应该想到这一些。他们不想到这些，这是他们的伟大；我们不想到这一些，我们就渺小……一个人能够在这伟大与渺小之间的镜子面前照一照自己，那种永远也得不到满足的“自负”的尾巴也可能会翘得要低一些，或者狠一下心自己动手割掉它，——总的说来人民并没亏待您！

我为什么要写这段旅行记，也就是要对比地观照一下当时的政治、社会……制度：什么是应该肯定的，发扬的；什么是应该改造的，消灭的；也观照一下“人”，人之中，什么是应该肯定的，发扬的；什么是应该否定的、消灭的，这里并无任何个人的恩、怨、爱、恶……在其间，——一切以人民革命利益为依归。

这书得以再版了，就写这样几句话罢！书中值得借鉴的就借鉴罢。

萧军 一九八二、十、十三日

于团结湖畔

侧 面

原版前记

这书，第一篇在成都印过单行本，第二和第三篇，也在刊物和报纸上发表了一些。

所见所闻如此，也只好如此写下来。“有心人”也许会“断章取义”拿它来利用一番，以达成某种下劣的目的，这我没办法，只好任他。不过对于这样的人，我是鄙视憎恶而痛恨的——这也是事实。

一九三九，七七萧军记于成都



1983年6月萧军同志在万里长城



从山西临汾出发于1938年3月抵延安时所摄

目 录

第 一 篇

第一章	我留在临汾	一
第二章	照常地醒来	二二
第三章	第一个会议	二八
第四章	汾河也变得狭细了	三二
第五章	刘村及其它	四三
第六章	“知道吗？这是手榴弹……”	五三
第七章	“共产主义的错误”	五六
第八章	日本刀	六二
第九章	第一号教授和“东北人”	六七
第十章	“这些，怎么能背呢？”	八一

第 二 篇

第一章	走出临汾	一〇一
第二章	一辆炮车坐在泥泞里	一二八

第三章	古城	一三一
第四章	盘道村的早餐	一四〇
第五章	夹谷	一四三
第六章	清风崖的夜	一六七
第七章	乡宁	一七四
第八章	吉县	一八五

第三篇

第一章	渡河	一九五
第二章	渡过黄河以后	二二一
第三章	延长城	二四一
第四章	延安城外	二五二

第一篇

第一章 我留在临汾

一 因为我强壮！

就这样决定了：让他们去运城，我留在临汾，一定要看个水落石出才能甘心——我比他们强壮。

“你总是这样不听别人的劝告，该固执的你固执，不该固执的你也固执……这简直是‘英雄主义’，‘逞强主义’……你去打游击吗？那不会比一个真正的游击队员更价值大一些，万一……牺牲了，以你的年令，你的生活经验，文学上的才能……这损失，并不仅是你自己的呢。我也并不仅是为了‘爱人’的关系

才这样劝阻你，以致引起你的憎恶与鄙视……这是想到了我们的文学事业。”

“人总是一样的。生命的价值也是一样的。战线上死了的人不一定全是愚蠢的……为了争取解放共同奴隶的命运，谁是应该等待着发展他们的‘天才’，谁又该去死呢？”

“你简直忘了‘各尽所能’这宝贵的言语，也忘了自己的岗位，简直是胡来……”

“我什么全没忘。我们还是各自走自己要走的路吧，万一我死不了——我想我不会死的——我们再见，那时候也还是乐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远地分开……”

“好的。”

我和红的谈话，就这样各自封锁住了。虽然两人是并排地躺在一面炕上，各人却全看着顶棚。直到段同志走进来，门帘摆动的风使灯火动摇了，我才把伸在被外的两条赤裸的臂膊缩进来：

“你要睡了吗？”我勉强地侧过脸来向她——段同志——笑一笑。问着。

“你们论争完了吗？暖呀呀……我真听腻了这些呢！”段在脱着军装外套了。她那圆胖胖的脸蛋比起日间好象更显得幸福和健康。眼睛和嘴唇还有那腮上的漩涡，虽然是在表示着笑的样子，但那间介在两条长的浓黑眉毛中间竖立的额纹，却还刻画得很分明。

“这不是开玩笑呢！我们常常这样为了意见不一致，大家弄得两不欢喜，所以还是各自走自己的路倒好一点……”我郑重着声音。

“算了吧！大家明天就分开了……让我到外间屋子去睡好吗？你们可以……”她做出了要来取铺在炕里面的被子的姿势，

还不怀好意似地在笑……外面的长个子鲁也开始噪叫起来了：

“算了吧！老段，你别到外面来睡啦！我们这里全是‘男’同志哪！”

“那有什么稀奇……”她一面驳斥着长个子老鲁，手已经把被子的一角抓了起来，红虽然把身子侧过去了，但始终没有言语。

“你算了吧！”我模拟着她那“湖南腔”，把“算”字拉长读成“酸”字的音，一面把她手里的被子夺下来，扔进炕里面去。

“这样也好吗……好则，我三分钟就可以睡着，这样你们可以随便地谈……记住，明天大家就要分别了！”

“要谈的早谈过了，你就是四分钟睡着也不要紧呢。”我说。

真的，那还不足三分钟，段的那响亮的鼾声就响了起来。她每夜总是睡得这样快，这样自然。

“睡罢。”我试着摸一摸红的脸和眼睛。她的眼睛闭着，外面有了湿润，当我的手指触到她那饱满的眼睑的时候，她惊慌地把脸转向了一边，她也说：

“睡……罢！”这声音是带着颤味的，干涩，模糊，无力……

二 把墙壁填起来……

这，不象车站，简直只是一片偶而繁荣起来的荒凉的广场！没有旅客，有的只是一些满带武装的，不带武装的，胸前过多挂着铁锤子似的一些手榴弹的灰色的兵……各不相属的交穿地走

着。有的就站在车箱的近边，用手掌捂着嘴边，高声地无顾忌地讲着话。车箱里的人，从窗口贪婪地探出一段身子来，眼睛凄惶地滚圆着，努力要听懂这话的意义和声音。

轨道上，虽然排列着一些车厢，但红他们和段服务团应该有的一列车厢，却还没有决定。那面一个不甚大的车头正在补充着煤和水；另外一个却过来又回去……好象很悠闲地在另一条轨道上散步着……这家伙象一个人将将劳动过以后有点傲慢味地在喘息……。这面，在站长屋子的门前重叠地已经围起了半圈人的围墙，脖子全是撑得稀有的标直，噪叫着要求“开车”。

“妈妈的……要全把我们留在这里作俘虏吗？不开车？”

“同志们……不能这么性急啊……上面的车……不开下来，你就是枪毙了我……也不能开车的……同志们……各人应该尊重自己的责任和职权啊……有电报……上面的车子马上就开到哪……敌人不是马上就来的啊……夜间也不会有飞机……干么这样性急。”

这说话象一支支的小弩箭，站长每一个字的字音，全变了韵节了，透过这人围，随处飞突……。

“妈妈的……道理总是在你们这一边……你倒有骨气咧……等着日本兵来了你也这样和他们讲讲道理……我才佩服你！”

为了站长这样坚强的决定，人们的力量就开始沿着这“决定”崩雪似的松落下来了。那先前筑起的坚强的人的围墙，如今也一层层……在剥退……直到最终，站长的阴白而狭长的脸幅也出现了。他好象还不相信这围攻就这样已经解除，眼睛还是不正常的遭了惊恐似的亮亮地看向远方，嘴唇也还扣得很严紧；另一只手无主张地时时抓着那窄窄的胸膛。

我要寻找段同志，好决定车厢，因为红他们是约定了和他们

乘一个车厢到运城，我提着那些过重的行李和皮箱，到这里，又到那里……虽然汗水已经开始在我的头脸各处以及周身开始浸透，滴流……但好象是要试验试验自己的体力，或是为了喜欢要逞一点强……便常常谢绝了别人的帮忙。

“你倒很会利用时间，这时候还在做标语哪！”我显着有点惊奇地叫着。那个正在安静、专心、用手里的颜色笔描绘着标语的段服务团的一位团员，他也好象吃了惊，回头看一看是我，才笑笑地又继续使画笔活动下来，转过脸去说：

“开车总还要两点钟……趁着太阳还没全落，把这墙壁填起来总是好的啦……”

看工作人工作时候那专一的兴味把我吸引住了，竟忘了自己是要去寻找段同志的。

“你知道段主任到哪里去了吗？”

“哟……她大约在站台东边和才来的王主任讲话吧？听说敌人很近了……临汾——你认识吗？那个瘦得象一只鹤鸟似的王主任？”

“见过的……我去了……”我不忍再打扰他。他虽然和我说着话，手里的画笔并没有过一刻停留：迅速、准确，勾勒着每个匀整的字形：先用白色，再用红色镶了一次边……。那“国共合作，抗战到底”方形的生字就更增加了鲜明和漂亮。

“找了你有半点钟……”我在站台的极东端才算寻到了段。她却仅是笑笑地向我用眼睛招呼了一下，还是和那个鹤鸟似的王主任低声不断地谈着什么。我知道在此刻自己是不应该扰乱他们，便扬了一下手：

“回头我再来——”我走出车站的栏栅。

太阳已经完全没落下去。自己深深地呼吸了几口，这里的空

气是随处带有尘土味的，接着也把那四周的景物——土原和荒山和正在弥漫着晚烟的城廓流览了一下。

在我回到站里面来，段服务团已经有了两个车厢。红正倚在一个车厢的窗口，样子象在看热闹，又象在等待什么人。我就近买了两个梨子使她不提防地递进她的手中。但她并不立刻就吃，只是茫然地接过去。向我看着，接着她的眼睛就被泪水浸包得不能再张开……她抓紧我的手急速地说：

“我不要去运城了啊！我要同你进城去……死活在一起罢！在一起罢……若不，你也就一同走……留你一个人在这里我不放心，我懂得你的脾气……”

“不要发傻！”我的手翻转来掐紧了她那过度细瘦的手指，摇动着说：“……你们先走一步……如果学校没有变动仍在这里……你们就再回来……这是一样的啊；也许……马上我也就来运城……一同在那里工作或者去西安，不然，就到延安去会合。你跟段他们一同走比较安全，他们有团体。我强壮……应该留在这里……学校已决定单成立一个‘艺术系’了……这是好的啊！我们的人，怎能一个不留在这里呢？这是说不过去的。我们来的目的，不就是要在这‘这个时期’工作吗？”起始我还是勉强笑着，装着愉快……可是接着眼睛和鼻子被一种强烈的不能形容的酸痛刺激着了，象是要流泪的样子，但我制止住它……

“你太关心他啦……嘻嘻……”

“他比我们强壮……打游击也可以打，跑也跑得比我们快……他是应该留在这里哪！”

第一个说话的人是凹鼻子柱，第二个说话的是长个子鲁。他们把眼睛全挤成一样的缝，半玩笑半讥讽地拉长着脖子探着脸从车厢里向外叫着。

“你们也并不软弱啊！为什么不留一个在这里？”红转过脸去阴冷地向他们这样回答了一声。我松开了她的手，自己的心感到一点寒凉，同时牙骨不知为什么忽然咬扣到有点发疼。

“哪里……嘻嘻……我们怎能比起肖军呢……这正是他‘建功立业’的时候啦……却是我这类人吃瘪的年头喽！嘻嘻……”

长个子鲁不再言语，只是一闪一闪地吃着烟；凹鼻子杜说完了这俏皮的话，也悄悄地退回到自己的座位旁边。但他并没有坐下，两只胳膊抱起来了，两条穿着带有拍车的细腰马靴的小腿，又用着大角度的距离在叉开……。在站着的时候，他的小肚子总是喜欢挺在外面的。他的脖子并没有毛病，可是平常时候那长形的葫芦头总是更多一点离开中心线侧垂在人的左边，以致那留得过于长的‘菲律宾’式的头发常常就要象梳结得不结实的女人们的鬓发垂流下来了。为了这，女人们开玩笑就也叫他作“姑娘”，但他并不为这生气的。

“是的吗，我确是强壮的。怎样，杜君也要留下吗？在这里一齐工作罢，省得我自己孤单……这里也有千多个学生呢！”我明知他不会留下的。

“不啊……不……我要到运城去喽！这样牺牲在我不值得的呢。”

他说话总是一只鸭子似的带点贫薄味地响彻着。这声音和那凹根的小鼻子，抽束起来的袋口似的薄嘴唇，青青的脸色……完全是调配的。近来我已经几多天没有和他交谈，我厌恶这个总企图把自己弄得象个有学问的“大作家”似的人，也总喜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脖子上的人——我不独憎恶他，也憎恶所有类似这样的可怜的东西们。

“不要傻吧……还是好好去运城……我们不久就会再见的

……”我又拿过红的手来——她的手已经是不正常地烧热着了。

“说过一千遍了……我不仅仅是为了你是我的‘爱人’才关心你！就仅是同志的关系……我也不乐意你就这样……你总是不肯听从我的话……你……”

模糊中大概她又在流泪了！

“不要紧的啦！我不是经过很多次应该死的关头全没死吗？我自信我是死不了的……”我笑着摸一摸她的脸，她却轻轻的避开去……

“这怎又比先前呢？你总是这样……我真不赞成……”她的声音从尖锐转到了激怒。很快的说着，从我的手中也把手指抽出去，用手巾伤心地揩着鼻子和眼睛，接了说：

“随你的便罢……你总没有一次好好听过我的话……”明显地她开始了气愤。

“一切还不是为了工作吗？第一，我们要工作……不然为什么我们要到这里来？要你们到运城去也还不是为了工作吗？那里人太少……这并不是请你们逃跑……”

我的说话也变得粗鲁和激动，象一个辩护士似的争取着自己留在临汾的理由。

“随你的便罢……”她说着扭过头去和长个子鲁，凹鼻子杜寻找着交谈去了。我也就离开那窗口。当我离开窗口的时候，凹鼻子杜愉快地咂着嘴唇，喳喳唧唧的：

“你让他留在这里罢……他不比我们更愚蠢……他是懂得怎样处理自己的……嘻嘻……你真是太爱他了！……”

“这样……被爱的人会不舒服的……”火光一闪，这是长个子老鲁的声音。

“不是这样说……”在红的声音哽咽地断下来，我就不再听下去，急快地离开那窗口，要去寻找段同志。

三 疯 人

栏栅的下面正有一个赤着背膊的人被绑在那里的地上。他用嘴啃咬着地面，每啃一口，围观的人们便把自己的嘴裂成各种形状，一齐狂放地大笑，以致吸引得整个车站上的人们全向这面扭过注意的脸，好热闹的便开始走聚过来……。被捆绑的人，嘴里虽然已经充满了泥土，但他却还是不停止地嘶叫着各种各样不连续的骂语：

“……把老子捆倒了……你们稀罕老子的新军衣，给老子的衣服来……老子要到前线去啦……杀光个日本鬼子的个龟儿子……你们捆倒了老子……不让老子去打仗……你们是汉奸，汉奸……汉奸……喂……快快……拿汉奸啦！他们帮助日本人啦……”

一个军人稽查员，他向人们正在解说：

“这是个疯子……妈啦的……尽要向火车底下钻……妈啦的找死吗！”

“你是汉奸……你不让老子到车底下去啊……那里有日本兵啊……你是斗大王八那样大的汉奸啊！斗那样大的……”

人们破裂地轰笑着。稽查员红着脸粗鲁地喘息着，他咬一咬牙齿，那短短的粗脖颈也跟着红涨起来了，凸露着脉管，但他却并没动手打这个疯人，显着忍耐的好性格，勉强笑着，接了还是在解释：

“他是由前线上疯着下来的……在一次冲锋里……他杀昏了……也不知是被吓昏了？看看这新发给他的衣服就弄得这样脏

……”他指点着搭在他那有一道红布袖章的胳膊上的一件军棉袄，那上面已经涂满了泥污和黑色的油污。那棉衣确实曾新过来呢。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杀……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杀……杀……杀……

这不是唱，简直是在绝命地吼叫！没有了一点人的声音和应有的韵味。但这疯人确是在唱呢，而且还得意地点着头。可是他将一唱完却又骂了起来：

“强抢去老子的军衣啦！老子被革为民喽……打汉奸，打汉奸，打汉奸……不打汉奸就是汉奸的儿子的狗养的啊……”

一条条突起的脉管变常地全发了黑，好象马上就有可能爆开。交叉捆绑着手腕的绳子，象是越来越紧，越显得细，深深地陷下着，似乎已经和那疯人的原有的肉开始在结合。

来了更多的人，才算把这疯人一半拖曳着抬开。

四 她有孩子也有妈妈

寻到了段同志，她也问我：

“你决定要留在这里？将来怎样呢？今天王主任说——你认识那个人罢？瘦得象个鸟儿似的——临汾的情形不大好……我们从洪洞临来时路上遇到×司令和其余的人们，司令部已经向前挪了……你还是随她一同走吧，省得红不放心……”

她一半玩笑一半正经地说。军帽有点靠后地随便戴在她那有点过大的脑袋上，日间扎扣得很整齐，并且看起来还有点耀眼的

黄呢军外套，如今却也是随便地散披在肩头上了，仅是用两只手在里面不甚用力的样子扯着那前襟，准备万一的滑脱，或是被风掀落下来……。从不甚昏黑的夜色中和偶而从什么地方闪过来的光亮里，看得出她那圆圆的脸幅的颜色，比起日间更显得健康而发红。

暂时并不回答她，我只是寻思地用靴尖擦弄着站台上的细砂——有时无缘无故也把一些小石块随便踢开——向她提议：

“向东走一走好吗？”我静静地看着她，等待回答。

“车不会开吗？”她眼睛缓慢地向车厢停在的地方看了一下。

“你们的车已被截留下，要等待下一次……总要十点钟大约才能开……”

“为什么？”她的声音有点激愤，眉毛也蹙蹙起来。

“站长吃不消了他们的逼迫……只好这样做。”我说着，我们已经一齐转过身子，并排地向前走着了。

“这又是他们的军队。‘前进’是那样地慢，退却起来却是那样地凶！这样军队……还要打仗吗？”

“兵士总是差不多的……成问题的是军队基本的组织和指挥官……”我说。

我们漫然地谈，也漫然地走……。停止在轨道上的列车，喘息着的机车，噪叫和嘈杂的人声，不定规，时时交闪着的手电灯的光亮……全被遗留在后面——我们已经走出了站台的木栏栅。

挟着浮尘，起了一阵不很小的旋风，当时，自己的眼睛和鼻子感到一种不能形容的不愉快，是一种辛辣，还是一种窒息？这是很难说得出的。象是中了一种“尘土性”毒瓦斯……。

“到那面铁轨上坐一下罢。”

忘了这是属于段同志我们之间谁的提议，一同从东面转到南，迈过几条铁轨，拣了一条较光滑的铁轨，便坐下了。在旁边有着几只残废的车厢停放在那里，这是着过弹伤和轰裂的，看起来很有点悲凉味——这时却可以代我们遮一遮风沙。

“你有什么话要说啊？说罢。”说着段同志把胳膊摸索地伸进大衣的袖子里，接着把那个平常总象没有多大需要，挂在脖子后面的‘风兜’也竖立起来了，接着声音里带着一点怨悒味地说：“我真有点怕了！这样的风，刮得你耳朵，鼻子……一天简直就没有干净的时候……”

“那么……还是关在屋子里去写文章罢。”我说着把帽子也压紧了一点，大衣的领子竖起来，这样，在这黑棉絮似的夜里，我们的影子却成了更黑些的棉团……仿佛是两个等待路劫的贼人！从那面机车上每一次添煤的时候，偶而从炉口喷出来的火光，常常也能照射到这边来，就借着这每一次的光亮，段我们彼此看一看各人的脸，全笑了。她说：

“这象什么呢？旁人看我们坐在这里……”

“象同志……反正不象情人……谁会到这样地方，这样时候，来谈情话呢？放心罢，决不会犯到这样的嫌疑……”我把手的骨节轻快地按得发响。

“笑……话……”她的“湖南腔”，总是习惯地把一句话开头的一两个单字的字音说得倔强一点，重浊一点，同时还带有一点村气和蛮气……。有时我却很喜欢这带点蛮味的倔强味的语言。

“笑……话……什么笑……话……？”我模拟着她，把“笑”字故意再重浊一点读成（cio）的声音。

“你这家伙……”她侧过头来说：“你究竟要说些什么鬼

话?……”

一列列车，闪着不甚多的光亮开进来了。有的车厢里面闪动着一些不匀齐的人头影；有的车厢完全没有灯火。

“这列车开进来，我们的车就可以开出去了，站长不是这样允许的吗？”……“但至少还要一个钟头，这里还要添煤添水……”我一直用眼睛迎接着这列车停止下来。

列车虽然停止了，但却很少见有人走下。我们站起来沿着一条空闲的轨道的辙间，每步踏着一条枕木的身子又向西走——是想要慢慢的接近停止着我们车厢的地方。

“我没有别的话，还是关于红……”

“是了呀……让我好好代你照顾她……你已经说过有几遍了……”她不等待我说下去，就把话截留下来。声音说得是那样尖锐，笑得也有点刻薄……如果在日间，一定又可以看到她那浓厚的修长的眉毛怎样高高抬举；不甚大的两颗棕色的玻璃似的眼球静静地站在那发着青白色的眼白中间。

“就是。实在的……她的身体不好！而处理一切人事又不及你熟练有把握……。并且你们是有个团体的……对于什么全要容易些……她到运城可以不必停留，就随你们到西安，她如果乐意，而后你设法把她送上去延安的车……不然就暂时住在你们团体里罢，总之不要使她一个人孤零零地乱跑……反正……我们会见到的，只要……”

“对了么……为什么那天晚上竟说得那么厉害？如今又是这样关心。”她把头引向后面停止着的列车。不甚清明，我感觉到她又是在笑我了。这使我也记忆起昨夜时才和红的吵嘴，微微感到一点悲凉！接着在感情的急流上起了这样一个漩涡：

——送她一道去运城吧！让她自己走，她会为了过度牵心我

永久也得不到安宁……长个子老鲁以及其余的人她是不大能谈得来的，更是那凹鼻子杜，她比我还要憎恶他……。

这个漩涡很快就复原了，接着却是这样一个漩涡：

——还是让她自己去罢，我是应该留在这里的……。惯了就好了。

我此刻倒很羡慕段——我除开把自己的衣领放下，把帽子推向脑后，也代段把头上的风兜扯落下来——风已经不再那样乱吹。

“我此刻倒很羡慕你……没有牵挂……”

“是啊！……但你忘了，我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咧！”

“看样子……似乎你并不常常想念他们……也许偶尔想一想……”我们已经快走近那停止的车厢——人影，歌声……一齐在车厢里面动荡着：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

我们都是飞行军……

那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一个歌还没有终结的时候，另一组的歌声又起来了，这要终结的歌声，就被新起来的歌声所替代。有时也响着几个腔调完全不同的歌；也响着女团员们的尖锐的和男团员们有点破裂味粗犷的笑声……。段同志此刻完全忘怀了一切的样子，眼睛闪亮着，仰起头，一个孩子似的贪婪地看着那些车窗：

“看啊！这就是我的家！这里面就有我的一切，也有我的儿子们……”

我没有回答。

相反地红她们的那车厢，没有光亮也没有声音，静止地，相同一块长形过大的黑色木块。我疑心她们也许完全走出了这车厢，或

是完全睡着。一个烟火长长地闪动了一下，才看到了坐在原地方的长个子老鲁的垂闭的细眼睛和垂头的鼻子尖。似乎红也还是很靠在窗口那原来的地方。

“我们再走一转……”

象一个兵似的我先敏捷地转过身子来，段却好象并没有听见，只是随便地就转过来了。她脸上的欢喜忽然变成了忧愁，眉毛斗着，对车站抱怨起来：

“怎么还不开呀？搞的什么鬼呀……”

“快了。”我排解着她的焦急，“这时候，焦急是没有用的……迟早今夜他总得要把你们送出站去的——你们到运城要有几天停留？”

“原来拟定是一星期……看现在这情形，恐怕不能了。”

“还要演戏吗？”

“看临时的情形……你？”

一声汽笛很短促地响过来了，接着机车嗞嗞……地也响叫着在排除着过多的蒸汽。

“我？就是想要和你商量商量关于我的问题。红是不乐意我留在这里，更不赞成我同‘民大’的学生们去打游击……她说这对于我是不必要的，即使牺牲了，这价值并不比我活着从事文学的价值更大些……她的意见对于我自己是很好的，也很对，但我这人，好象总带点过多的罗曼感情，总觉得拿起枪似乎更要直接些。说老实话——这近乎有点自私——就是对于自己更舒服些。拿笔的工作实在太使人沉闷了啊！至少是在目前这情形——我决定了，万一学校当局迁移以后不负责任，我就同他们去打游击……”

“去同学生们一道打游击吗？唔……这是不大靠得住的……”

她停住脚步静静地对着我。

“为什么靠不住？”

“打游击是脱离不开当地的民众的哪，不然，粮食，地理……全成问题……。如果你在晋南各地走过就知道了……恐怕民众全要跑光了……”

“总之，回武汉去再写文章的心情简直一点也没有。……临离武汉时就没打算回去。问题又来了：打游击去吗？对于自己在文学上一点没干完的工作总有点牵挂，就是说万一被敌人打死了——因为要去打人，当然也就得准备被别人打——那好象有点不甘心的样子……。又一转念，若大家全这样藉了‘没干完的工作’而不去打仗，那么，谁就应该先死呢？……”

“那你到八路军去打游击罢……那里绝没有象其它的部队存心或是为了愚蠢把自己的同志们白白地牺牲的事……让我来做你的政治指导员，你做队长……好吗？”

“这倒配合得很啦……”我们全响起声音来大笑。

最后段帮助我决定：去五台罢。她说，这样可以使我那过于激动的感情有所寄托；也不致于象在普通不可靠的游击队里时时可以遇到牺牲，红也可以放心了。再则，看一看那里新建起来的游击区人民、军队、行政、交通……全是在怎样进行着。这对于将来写作方面，也是有着相当的益处……。

“我写一封信给王主任，让他再给你写一封正式的护照，他们那里有着印信的……”

一种开朗的不可说的喜悦冲洗着我了。我扯起她的手叫着：

“走，回到车上去写信啊……”

“你高兴啦？……”她却停止着不动了。这又使我突然感到

一种突来的压迫，这是很沉重的击打到我的心！我看着她那面对着我的，略略可以认清的眼睛，我的头轻轻地低垂下去。“我如今……什么都不想……我避免着我的灵魂的苏醒……我有孩子，也有妈妈……但是我什么都不想……我只想工作，工作，工作……从工作里捞得我所需要的。……。我没有家，没有朋友……什么也不是属于我自己的，有的只是我的同志……我们的党……我怕恢复文学工作……这会使我忍受不了那寂寞的折磨……”她每说一个字，全使我的神经感到一种寒凉、一种颤动。……

“但，我还希望你有一天仍然要回到‘文学的家’里来吧！只有在这个‘家’里，我们才能够常常的相聚……朋友！我们在等待着你的归来……”我说。

“也许有那么一天？……不过，不可能的话先少说些罢。”她又笑着了。并排地我们走进了站台的栏栅。

五 “死别已吞声，生离常恻恻”

人生，什么样的离别也不是愉快的啊！——除开和仇敌、监狱或医院。我一直是贪恋地留止着，留止着……只是等待着外来的一种什么力量好把我分开。机车在那边喘息着，虽然做出了马上就可以出发的样子，可是它还是一直等待在轨道上——已经是夜间九点钟。

“你回去罢……再晚就不能进城门了。”红措着眼睛，接连地催促着我下车。

“不忙……等车开动了我再走……”象被海攻打着的礁石一样，我也一直坚持着自己的主张。

“反正……你总是要下车喽……若不……你就同我们一道去

运城……”

段同志的大衣扣得很整齐了，皮带也束扎得妥当，一个准备受检阅的小兵似的，直直地站在车厢地上，两只手插在大衣袋里，愉快地大笑，有时说话完了，就在车厢的过道中踱来踱去。对比起来，红的脸却是显得那样出奇的阴暗和惨白，无感觉似的嘴微微的张开着，看得出那是在勉强挺立着身子，直直地坐在座位上，用着身上那件过小的皮外衣，一次又一次地束裹着自己的身子，象是抵御着这夜间的寒凉。眼睛没有光彩也毫无动转地对着自己面前那火焰跳得很不安详的蜡烛——烛汁在焰心的周围很快地溶解和滴流着……。

“那何必呢？明天还要回来……还是早一点进城罢……这里的车是没有时间开的……”红冷冷地说着，头慢慢低垂下去。

“肖军是了不起的伟大呀，怎能和我们相比呢？他应该留在这里……至少也可以领着学生们打游击……”

这话象一支贯串着悲凉的愤怒的箭，刺痛着我了。这使我对于凹鼻子杜和高个子老鲁这带有讥讽味的玩笑，不能不开始给一个回击：

“当然是伟大的！……了不起的！……至少他不是一条尽为自己打算的自私的蛆虫……也没有‘故意地’把自己弄得象个‘伟大’的样子……”

遭了这回击，长个子老鲁只是脸色红红地嘻嘻地笑着，不断地吸着烟；凹鼻子杜却把脑袋勾垂下去了，勾垂到不能再勾垂……使自己的嘴巴也尽可能地插进大衣的领子里面去……。

这记忆我是清明的：一次，学校要凹鼻子杜到运城去担任“文艺指导”，因为那里也有一千多学生。可是，凹鼻子杜却发了愤怒，在院子里就叫骂起来，而且同学生们发着牢骚：

“我要回武汉写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去啦……谁他妈稀罕干这个……我到这里来也是为的写小说哪……”他的两支穿着骑马靴的小脚，哒哒哒……在院子里的砖地上走来走去的响叫着，拍车就也跟着小声地哒哒的响叫着……学生们笑着，装作恭谨的样子，赞成着这杜先生的主张：

“是啊……杜先生是应该回武汉去创作您伟大的作品啦……这里有什么意思呢……我们也要不干了……”

杜也在向学生们诉说着他在北京作学生运动的光荣：

“……我用不到几煽动……这学校的学生们就会全跑空了……阎锡山他办这学校，是预备把你们牺牲在山西的……”

为了发自己的牢骚，而向学生们发这种破坏的危险性的理论，使我恼怒了，我几乎要扯过他来打他的嘴巴；那时候，红在屋子里也焦急地小声骂着这个神经错乱的人：

“杜是怎样了呀！疯了吗？怎么可以向学生们说这些呢？谁去阻止住他罢……”

我终于压制下去自己的愤怒，深深地叹息了一口说：

“随他去说罢！全忘了我们在临由武汉出发之前共同的约言：一切为了救亡，一切为了巩固统一战线的任务而工作！时才在学校发来‘通知’的时候，我向他说：‘杜你应该去的……那里也需要我们去工作呢……’但他却是一只疯了的狗似的，露出尖尖的牙齿要咬伤人似的向我大叫‘我怎么该去呢？我怎么该去呢？’为了院里有学生，我只好沉默地垂下头……啊！‘一切为了工作’！这就是他的‘工作’的表现……妈妈的……”

从那一次，这个人的印象深深地在我的记忆里就生了不良的根芽。

这一次去运城，当我向他玩笑着说：

“杜，留在这里工作罢，你不是不喜欢去运城吗？”

“嘻嘻！这里有你一个就够了……嘻嘻！”他笑的时候，眼睛眯细得要不存在了。

“那么……我就回去了……”我举起一只右手，准备着告别。人们全哑默住。从隔邻车厢飞过来的歌声，却显得格外清明：

要活命的……别徬徨……

打起火把……拿起枪……带足了子弹干粮……

赶快上战场……

站台上来往的人们也已经很少了。一盏昏暗阴沉的玻璃灯，高高悬挂在车站出口的门额上，火焰象是时时有被风吹断的可能。

我走下了车，段同志已经去到那个车厢，发动他们的团员准备为我唱一支送行的歌。凹鼻子杜和老鲁，随在我的后面也走下车来，大家一齐集合在站台上。段团体几个比较熟识的团员，也从那面车厢走下来，其余的人就从窗口探出半截身子或一个脑袋来，愉快地说笑……。

红却没有走下车厢，她只是从车厢的这面窗口探出身子，无言地望着我……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沉重的压迫！我几乎不能忍受了，我要过去拥抱她——这面的歌声却响了起来。段同志，王团员和其他几个人噪叫地把我抱在了他们的核心……于是在一种昏茫和激动的感觉里，我匆忙地离开了他们……。只是在临出车站门口，到了那昏暗的门灯的下面，我才回过头来——他们还在挥扬着胳膊，叫着‘萧军万岁’；唱着‘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满眼的热泪总不干……到明天……’

什么也全看不十分分明了，红还是倚坐在那个窗口吗？微微

地透着一点苍白，那就是她的脸存在着的吗？……

我斩然地扭回头来，急速地走下了出站的斜坡……

到城里去的方向没有灯火，没有人声……看起来只是一片无止尽的黑茫……。

第二章 照常地醒来

早晨还是照常地醒来了，但是今天我并没有马上就起身。

空中飞过的雁群，嘹亮的有点清冷味的鸣声，也似乎和每天一样。平常当我一睁开眼晴，恢复了知觉，常常也可以听得到这些的。这些动物的声音对于我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上的关联，不会再吟诗，也不会再用这些鸟儿们来象征着自己的“身世飘零”了，如今的感觉只是：人要活；一只鸟雀也没有例外。春天，从那几千里外温暖的南方飞向北方；秋天，再飞回去……使用着自己单薄的羽翼，驮载着自己的生命，从自己的祖先起，一直是飞着，飞着……飞着生长，飞着死亡……没有改变，没有进步……过去是这样，好象将来也还是要这样……。这一点，它们是不如人类了，人们不独会使用自己的手和足，而且还能使用自己的头脑的聪明，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后继者活得更幸福更悠久些……。人们还懂得集合起自己的聪明和力量，把妨害他们生存和生长的反对力量，利用到能够帮助他们的生存和生长的方向来……。

人在夜间睡下或是清晨醒转，总喜欢漫然地思想着，计划着各种各样的事情：能够实现的，不能够实现的，或是准备着将来实现的。有时候也许有一枝奇妙的箭或是一颗流星似的那样不可

扑捉的意念，在你的思想里穿过一下，黯淡一下，或是辉煌一下……这又会使你呆呆的，为了这一闪闪的黯淡或辉煌……暂时停止了原来的思想和计划，而把你凝定住了——现在我就是这样被凝定住的。应该思想什么，计划什么，准备一些什么？……完全忘了。只是呆呆地面对着那古旧的深灰色的天棚，笨拙的傢俱——竖柜，神龛，方桌——以及这些东西上面古旧的不黑不红正在剥落着的漆色。更是那些金色的单调得毫无意味图案式的花纹……。这些全是代表了些什么呢？只代表着过去这里住着的人们、呆板的无改变的无长进小或大地主们痞哑自私的生活……。如今他们全跑到那里去了呢？我不知道。

红的一双矮腰的小皮靴子在屋角出现了。那是一双棕红色的她常常在爱着和夸耀着的小靴子。她每次穿起它们行路，总是故意要显得一点愉快和轻捷——她竟遗忘了它们。

——啊！她忘了它们……。

这是一条思想的网绳，重新提起了那夜车站——荒漠的飘着风沙的广场——不肯放我进城的卫兵，黑茫茫的旷野，黑洞洞的街道；车站上那些武装的乱纷纷赶着退跑的一些正规军们。那个赤着背脊被绑在木栏杆下面乱叫着，唱着……要自己的衣服，要向车底下钻，要到前线上杀鬼子去的疯人。那个伪装的显着好耐性，解释着为什么非把这疯人的衣服剥下来，非缚起不可理由的稽查员……站长，搬夫，旗手……段同志健康笑着的圆脸，过大一点的黄呢大衣……段服务团的歌声……在我临出站门的时候，那一点点苍白也就越来越扩大……接着一双大的含着泪的眼睛，电影幕上的“特写”似的，从这苍白上浮现地向我逼走进来……。接着一颗尘埃似的，自己也遭了这泪水的淹没……昏沉中又是那歌声：

打起火把……拿起枪……

赶快上战场……

想念谁，或是想念什么呢？这是没有确定的范围，只是一种空漠漠的感觉，自己似乎是躺在一片无边无际的沙原上了，这里，没有水草，没有旅伴，没有亲人……。有的，只是风沙和尘土……。起来，还是继续走下去呢？还是永远这样停息下去……任那些风沙为自己建下一所自然的坟墓？……结束了自己？把这未完成的旅程留给那些英勇的来者……。

“肖先生……上午九点钟在校本部会议……这是‘通知’……”

这是现实的粗蠢的一种真正人的声音。

“知道了……”那是油印的公事，扔开了它，我也准备起身。

“你为什么还站在这里？”

“肖先生……听说……”这个勤务员他尽力要想把声音放轻巧和秘密一点，结果呢，失败了。

“还是照你平常说话那样说罢！老乡……”我取笑着他，也开始自己穿衣裳。

“对……”他只答应了这一声“对”，话却不接着说下去，只是嘴唇弛张着，一双混浊的眼睛茫然地有所询问似的看住了我。

“你要说些什么呢？又是庶务那家伙要赶你走吗？说下去……”我的衣服已经穿得停当，开始登着靴子。无论是靴腰还是靴身完全挂满了黄色的浮土，为了昨夜回来没有手灯。没有心情揩掉它，反正一刻还要挂起来的。

“对……”他说了这第二个“对”，又是经过半天，尔后才把那

大得没有形状的厚嘴唇扣了一下，接着象输送着一种秘密军情消息似的，勾下着身子，“听说日本兵就要来了……是真的吗？学校要跑了……你呢？你不跑吗？我熟悉各条路……不是……她也走了吗？”他指的她是红。

“向哪里跑呢？……”我微微笑着侧着头看看这个忽然发了光彩的“木头”，和他研究着：“……同学校一同跑……我们不是要和鬼子拼吗？鬼子来了，我们和他拼一下……你说‘对’吗？”

“对！”他的脸色忽然困苦下来了。这个“对”字他说得那样笨拙，机械，没有韵味……就相同他那低额，凹鼻，大颊骨的脑袋一样单纯，没有修饰。

“你要回乡吗？”我又把穿好的靴子脱下来，因为我想起在开会以后，马上就应该去到城外×村和王主任接洽护照的事情——就换穿了篮球鞋。

“我跟学校走……肖先生你呢？”

“还没有一定……”

“你要洗脸？”

“嗯！”

在他为我去提水，对于这个迟钝的青年农民走去的背影，忽然起了一种亲切和关心。原因是在这空索索的大屋子里，只有他还和我共在着，而且他还是那样无改变地诚实，没有琢磨。我的所谓朋友和亲人，他们已经和我绝了关联，而他——一个陌生的人——却要和我共在。

脸水提来了，比起每天更浑浊。

“今天的水更不象样了啊！”

“担水的没有了……这是缸底水……”

我勉强把手巾浸在水里，而后把脸上各地擦了一下。

“担水的听说日本兵要来……就回乡了。”刘同——这是这个勤务的名字——自动地说给我挑水的回乡的原因。

“你真的跟学校走？”

“对！学校打仗，我也要打仗去……”

刘同好象真的不是那个平常愚笨，迟缓，眼睛总是朦朦胧胧睡不醒似的刘同了。今天，他的脸上和眼睛好象全焕发着一种稀有的青春的光彩。院子里各处，也不再听到先生们带着沙音或是带一点骂骂咧咧地喊叫刘同的名字了。刘同告诉我除开对房还有几位先生睡觉以外，其余的全已走光。他是带着一点轻蔑的憎恶，研究着这些先生们：

“东房那个下巴上有着山羊胡子的×先生，也走了……他会叫——刘同把‘唱’做‘叫’——戏啦！”我一面和刘同愉快地谈着天，一面把红的小靴子包扎起来，另外还附了一封短短的信：

红：

这双小靴子不是你所爱的吗？为什么单单地把它遗落了呢？总是这样不沉静啊！我大约随学校走，也许去五台……再见了！一切段同志会照顾你……祝健康！

军

另外把一部分第三代的底稿，一部合订的第三代，一些材料和十几封信，也包成了一个小包，另外给段也写了一封短信：

段同志：

拜托您，因为您的地址固定些，请把这个小包代收一收罢。里面有一部分是原稿，一本书，两本日记，几封朋友的信。如果我活着，那请再交给我；万一死了，就请把那日

记和朋友们的信，顺便扔进黄河里罢。或者代烧掉它。总之，我不愿自己死了，这些东西还留在别人的眼睛里。请尊重我的嘱托。

军

在那包封好了的包皮上，我又写了这样几个字：

我不愿意失落了它们

把这些全交给了对室的×同事，托他带给段同志和红，听说×同事他们今天去运城。

脱却了笨重的骑马靴，换穿橡皮鞋，觉得轻飘得要飞了。

——这样……至少一天也可以跑他妈的二百里啦！

自己自言自语愉快地走向了到学校去的大街。

第三章 第一个会议

会议——不愉快地进行着。

我呆呆地坐在座位上，看着这些发言的人们。话全是那样空洞，无识，杂乱无章地说了又说……那全是些连自己也没有把握，没有明白的空谈。其中谈得最多的是那位有冬瓜形脑袋的，脸色苍白，脸肉浮肿，在一条眉头上还生着一颗痣样小瘤的女人和那个勾鼻红脸，眼睛浑浊，小头小脑的男人了。他们一个是在日本学过绘画；一个则是在法国学过舞蹈的。

“学舞蹈并不是容易的事啊！……一天至少要有四个钟头时间……我的课程至少要四个时间……”那个脸色苍白浮肿的女人，毫无表情地争辩着她应该得到的教授“时间”。可是坐在她对面红脸勾鼻子的男人，也不肯退让，用着“江南腔”吵叫着：

“舞蹈要时间，绘画也得要时间啦……起码也得四个钟点啊……绘画不是跳一跳就完啦……也不是念一念书本就算事啦……”

戏剧，歌咏，……以至军事，民运，校长——阎锡山——的必修课程——按劳分配学，物产证券学，规章，约法，也全由校方的代表×主任提出最低限度的时间了。直到最后，他们才偶尔

记忆起来似的向我说：

“你们‘文学组’要多少时间啊？”

随便几分钟全可以罢。只要你们分配够了，就是一分钟没有也不要紧，反正这不是在普通大学里卖钟点上课，文学组也只有我一个人了……”

他们听了我的话，开始好象感到不舒服，更是那个苍白浮肿的女人：

“总得要有个确定的数目啊。”

“赶着看吧……你们剩余下的时间，就全部属于我……”

为了不乐意和她交谈下去，我便敷衍地笑了笑，开始隔着窗口看天……。

学校代表×主任作了结论：

一、艺术系已决定成立。

二、从明日起开始上课。

三、万一学校迁移时，即实行“行军教育”。

警报响了，人们纷纷地逃避飞机了，这不愉快的会议也就终结在警报声中。

我寻找到一段土墙近边，把大衣脱下来铺在枯草地上，准备睡一下恢复恢复被这不愉快的会议所引起的疲劳，而后好到×村寻王主任去。

有的人是慌乱地跑着，也有的照常安闲地散着步……那个苍白浮肿的女人跑过去了，她象在尽可能地要企图跑快一点，远远看见她好象更增加了浮肿和苍白；她的丈夫×主任走在旁边，他腋下的黑皮包的一个皮绊松解着了。

一只只盘旋在天空的苍鹰，在他们的翅膀不煽动的时候，那

却真象一些飞得过高的飞机的群队，只可惜他们的声音是吱啾啾吱啾啾……很锐细地响，而不能和飞机那嗡嗡的声音相同。这忽然触起我一个不甚详明的记忆：听说，在上海将一开战，为了中国空军几次轰击日本停泊在黄浦江面上的军舰，他们吃了亏，一次他们竟错觉地向天空的老鹰开起高射炮来了。开了半天，而那只老鹰却毫无逃避的样子，还是照常着自己的盘旋，不过更旋高了一点……直到拿望远镜的人看清了那是一只鹰，大日本“皇军”英勇的炮射手们，才算停止了射击……。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也认真地出了些冷汗？

什么时候呢，睡过去了。直到那真的飞机，过度震响的引擎声，才算把我吵醒。

“你妈妈的……”我看着那涂染着‘太阳徽’的机翼和机身——距离我睡着地方不远有一架高射炮在发射了。接着别的地方也有了发射的响动，不过那些爆着白烟的地方，距离飞机存在着的地方有点不相干。以致于那机身竟是那样安闲大方地按着自己所要去的方向在浮游……。

两声很沉闷的爆响传播过来，这声音大约是在城东车站方向传过来的。接了那三架机身就安闲地浮游开去，它似乎完全蔑视这城池，也蔑视着距离自己是那样远就爆裂开了的“白烟”们……。

警报解除，人们蚂蚁似的又开始从各个洞窟，各个罅缝里爬走出来，纷纷地向前面去集合。

当我将要走进学校的后门，我又看见了那个苍白浮肿的女人正在和那个红脸勾鼻浑浊着眼睛的画师，继续在争论着“时间”……不过这一次，他们之间看出已有了和解，而把论点却集中到我的身上来：

“我们舞蹈和你的绘画组的学生，为什么要听他的‘文学理论’啊？我们有我们的理论……‘文学理论’是不应该列为一般‘艺术系’必修的课目……一定要取消这时间……”

苍白浮肿的女人说着，看着我走来的方向，急速地把小红脸的画师衣袖扯了一下，“我们要反对……”小红脸画师茫然地点了一下头。为了她的眼睛过于大也过于突出了，虽然我和他们之间还有些距离，但那表示着机警的转动白眼睛我是看得分明的。那自以为是低声的密语，我也听了个清清楚楚。苍白浮肿的女人先迎着我，而且还是难堪地笑着说：

“萧先生……我们再开会去罢……我对于您所提的把‘文学理论’作为一般必修课目……有点意见要提出来讨论讨论……”

“随诸位讨论去好了……怎样决定我就怎样赞成……对不过，我有点事要先走……嘻嘻。”我油滑地向她笑了一下，就走向了大门。

大门旁边那张用纸写的‘民族革命大学校’的招牌，不知什么时候断了，两张半片的纸条，被风吹着，没有主张的旗似的哗啦啦在响……。

为了刚刚解除警报不久，街上的人显得多一些，忙碌一些……“民大”的学生们也是出出进进地不知在奔走些什么？

“车站上伤了人……落了两颗炸弹……”

从什么地方？是谁呢？正在传达着这消息。

第四章 汾河也变得狭细了

刘村我是去过的，在我们到临汾后的第几天。

出了西门，是一片白黄色的河滩。汾河变得很狭细了，看起来只有几丈宽的样子，靠近西岸流着。

人，骡驮子，牛车……行走在沙滩上，缓慢得要停止下来了。那闷人的细沙，挟着风紧随地，填没着所有车的辙痕和人的脚踪。这象是行走在沙漠上，不同的，在眼前还有一条长长的山脉，那上面有的地方还有些青青的松柏林。看得出那全是很幼小的，没有一棵特殊高拔的使你看得分明，象是一片片近乎沉网的绿色和黑色的绒毛在那些荒凉的山坡上，无助地粘贴着。

山脚下，却有着接连不断的村庄和树木了。刘村就是位置在那有树木最多的地方，大约离城有十五里的路程。

常常有骑着马骑着骡子的军官或兵们，来来去去地跑着。他们全努力鞭打着牲口，有一些不会骑乘的人，他们简直是站在踏镫上空闲着鞍子在让马跑着。一面吆吆喝喝不断努力打着马的脖子和屁股；而一面却把缰绳收勒得那样不肯放松以维持着自己在马上的均衡，省得跌下来。这样，牲口们只有张大着鼻孔，眼睛红浊着，喷着成团团白色的泡沫，在这不协调的运动里，困苦地

前进。有时是在跑，有时也打转旋……。

——简直是要命吗！这是在骑马吗？蠢猪！

也许是为了嫉妒，也许是为了浅薄的自负心，有时自己要停止下，半闭一只眼睛，微笑地骂着。觉得这马是应该给自己骑一骑啦，至少能使牲口们按着自己的力量行走，不勉强，不限制……也不用挥一挥鞭子……。

过了河，桥梁是用一些树枝，高粱杆……谷草等等东西架成的。这是临时在冬天水小的时候才架起来，好通过车辆，驮子，行人……春天的时候就不要了。现在已经是春天了，桥上的泥土已经开始在融解，如果在午间经过起来，比较要困难些。一到黄昏这泥土又会冻硬起来，一直到明天……。

在河这岸一些卖鸡蛋，酒酿，油炸饼，煎凉粉……的摊子上我开始吃起来了。那一次去×村是有红和长个子老鲁，我们也是在这里吃过很多，还买了梨子，大家一面吃一面玩着在走路。如今是我自己在这里吃了，起始好象微微感到了一点孤单！吃完了以后，这“孤单”就轻轻消没得无影无踪。

“还要吃吧？”

“不了。”我回答那小贩。

“那回你是吃得最多的啦……五碗……今天才吃三碗……那位女先生呢？她尽拉着不让你吃……怕坏了胃……这东西不坏胃呢……”

“唔……她没有来。”我含糊地回答了这出卖煎凉粉的小贩，给了钱，准备站起来走了。

“带着钱罢……”

“这……还有钱……”

这个小贩，他竟记得我，还是那样亲切地带着点狡猾似的在

笑着。我看一看自己邻坐的一些步行人，推独轮车者，脚夫……他们还在吃：把嘴巴弄成各种各式的包包，活动着，很快这包包们不见了，接着又是起来第二个包包……。

“你先生从城里来，没听说确实炸死多少人啊？有的说一百，又有的说几个……真他娘……这临汾又要不保了……”

这小贩是一个很爱说话的家伙，他的话却不是本地口音，为了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也就开始和他闲谈起来：

“你不是此地的口音啊？”我说话开始注意到他的脸。

“我…我…我是太原人……”

他的脸完全是棕红色的，有一条很长看起来很坚实的下巴，在下巴上浓密地留着一丛丛山羊胡倔强地向上翘举着。

“你是‘回回’吧？”我从他那头上的镶着白沿的瓜皮帽，一双微微发红浊的山羊似的眼睛和有点突起的鹰嘴鼻子，推测地问着他。

“对，我是‘回回’……”他一面很快地擦着碗碟，一面用那小小的铁铲，不断翻扰着那平底锅里面的软颤的粉块，省得过于焦糊；也是无遗漏地照顾着所有的客人。同时我们的谈话也并不间歇。

“我是太原人……太原失落了我才来到这里的……”一个推独轮车的人已经吃完了他所应得的了，可是他还坚持要这小贩给他来一点添搭：

“我不少给你……我也不添搭……”那推独轮车的人只好放下自己的碗，响响地放下了筷子嘟哝着走了。

“我不少给你……也不添搭……”

“为什么哪？”我觉得他这做买卖的‘作风’倒不错，不讲价还价；不少给，也不添搭。

“在太原我也是作的这个小买卖……从来是‘不少给，也不

添搭’……我的老婆和孩子就是这样——象今天——被飞机上扔下来的炸弹炸死了！……尸首全找不全了……只是找到几段烧焦了的胳膊，³大腿，算把他们埋了……”

他说到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好象并无什么感动，那粗鲁的多带鼻音的声音，照常平静确实地响着。从外面真切地可以看得见他的牙骨咬得很吃力的样子，有时在手里他把那正在擦着的碗用力地擦了又擦，碗就响着咕……咕……的声音，如果那碗不是那样过于粗厚坚实，这是有被擦拧碎了的危险呢。

面对着这幅棕红的脸，我忘记了还应该再说些什么，准备起身要走自己的路了。

“你先生也不是此地的口音啊，从哪里来？”

“从南边……武汉……”

“在哪里作事？”

“在一个学校里……”

“是不是就是那个什么‘革命大学’……？”

我点一点头，他也暂时沉默下去，照顾他新坐下来的主顾——一个徒步行走的兵。这兵用手在布满尘泥的脸上揩抹了一下，连看也不看别人一眼就吃了起来。

“这大学……是不是尽教怎样‘打日本’的法子？”

“对了……”

“也教放枪吗？”他的情感显得有点炽热的样子了，可是这炽热并不长久，很快就仍复还了他那有主张似的固执和平凡。接了他不等待我回答，就接下去说，“……这里全是收的男学生女学生啦……他们全能打游击吗？”

他带着疑惑也是带着轻蔑，嘴角第一次拉长地笑了一下。

“不一定全是去打游击——能做什么就作什么。”我解释

着。

“不。我是个粗人……不懂得这些国家大事……若是我办这个学堂……学生第一得教会他们打游击……你看人家‘八路军’……全是用的游击战……把日本鬼子杀得丢魂丧胆……山西军就不成了……他们不会打游击……”

他也告诉了我，他对于这学生们很轻视的，更是女学生们，她们在这里吃东西还要挑座位，不肯挨着推车或挑粪的一排坐；也挑选筷子挑选碗……擦了又擦……常常还是不把一碗煎粉吃完……就浪费了——最后也说出了他的结论：

“我看这些姑娘们……若唱唱歌……贴贴纸条（指标语）是可以的啦……若说打游击……她们一定不行的啦……第一，她们吃不来苦……连这煎粉她还吃不来……怕粗了自己的嗓子……脏了自己的牙……到乡村里又那有这些东西给她们吃啊？……第二，她们是跑不动的，……打游击也全仗跑……‘八路军’一昼夜他们可跑三百里，这简直是和汽车一样吗！正因为能跑……他们才到处打胜仗……真的……你们那‘革命大学’里是也教放枪吗？”

“教的！……现在还没有教。”

不知为什么，这家伙对于“放枪”竟这样热心，每一提到放枪，他的浑浊的红眼睛，却总要特别地亮一次。

“你为什么这样关心放枪……你会放枪吗？——再给我一碗煎粉，……要煎得老（即焦一点的意思）一点的……”我本来是吃得尽够了，为的要说话，就又引起了吃的欲望。他是那样熟练地盛着每一碗煎粉，分量总是那样均匀，好象不会多一块也不会少一块……“不少给……也不添搭……”可是对于我却例外了，为了表示友谊，他竟慷慨地添搭了一小铁铲。

“够够，我是不要‘添搭’哪……”

“这不是‘添搭’哪……这是‘交情’……”他第二次又把嘴角拉长，笑了。接着说，“这煎凉粉不是我的本行……‘打枪’才是咱的本行哩……打枪恐怕比我煎凉粉还要来得咧！”

“你当过兵吗？”

“当过十年……”

“官呢？”

“没有……。当过‘正目’……”他有一点羞涩的样子，好象当了十年兵总应该做一次官了。

“打过几回仗？”

“记不清……打过‘红军’——就是现在的‘八路军’啊……”他给我解释着，“……参……加过直奉战……后来看起来没意思……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打来打去……大官们忽然好了起来……又在一起喝酒喝茶的……我挂过三次彩——”第一个伤疤他指点给我，那是在左前臂上一个很大的聚结着的疤，又隔着衣服指一指肚子和左腿根，“这里全有弹子穿过去来……”

“还要再去当兵吗？现在不是中国人打中国人了。”

“谁知道呢？知道吧？太原有三万多支步枪……还有若干炮……全被日本兵得去了……现在又要占临汾来啦……临汾的枪，那千万可不要再落到敌人手里啦……如果你们学校跑……至少应该一个人抱两支跑……还有手榴弹……”

城里的警报呜呜咽咽地又响了。在这警报声还没有断落下来，已经可以看到从东北方向，有一只很小的飞机向这面在浮游……。

“临汾一失陷……娘的，我也就不再做这熊买卖……还是去归本行吧……反正现在什么全完蛋了……”

他并不同别人一样怎样热心看飞机，他一面擦着碗碟，一面却在接连地诉说了又诉说。我看着他那低垂下去的棕红的前额，浓黑的微微显得倒竖的整齐的眉毛，和那倔强的翘起的山羊胡……立起身子来，竟顺手重重地拍打了一下他那多肉的肩头，机械地向他说了一声：

“再见——”

一行骑在马上军官飞跑过去——那是带着蓝色领章的，一些炮兵将校们。

一队带着铃铛的骡驮队，走在我前面，骡夫们唱着小调，显得疲倦地，鞭子无聊地在手里摇着，摇着……脖子长长地伸出，一直看着地面，但有时也看一看远方：

正月呀里来呀……是新春……

嗯啊咳……嗯啊咳……是新春……

这些小曲的意思我是不大听得明白的，不过那腔调好象从来并不改换，也就相同他们那些单纯的脸——永久是痴呆地挂满着汗浸过的尘泥——以及那整年跟在骡子尾巴后面的生活……。

“不要唱啦吧……把骡子赶到树底下去停一停啊！”前面的老骡夫向后面破败地喊叫着。于是这唱着的小骡夫，象才被从梦幻中警觉了似的，把他的鞭子胡乱地挥舞起来……。

前面跑过去的军官们，已经全下了马，躲在路旁的一带行树下，向天东北角杂乱地在指划。骡夫们也企图要把自己的骡驮们集合到那几棵仅有的行树下躲避一下飞机，可是军官们却骂着止住了：

“怕什么呀？仅是一架飞机……”骡夫们无理解地愚蠢地张着嘴，就一任那些骡马们自由地停止在路旁的田地里，嚼吃着地上的枯草根……。

侦察阵地的军官们举起胸前的望远镜，向四周看一阵，又从腰上挂着的图囊里抽出一张折叠好了的地图小心地画着，接着彼此商量，彼此笑一笑；彼此在手记册上写下些什么，接着又把望远镜举起来……。我懂得这大概是在勘定炮兵阵地。在我经过他们的旁边却努力想要认清他们的阶级和符号。

“噢！他妈妈的这还有个炮兵上校哪！”我的心不知为什么忽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安贴。若按军队的配合这里既然有一个炮兵团，那至少要有一师或一旅步兵……那么，临汾这个小小的城池总可以安全地保存住，不再白白地丢给敌人。

一个步行人是不怕飞机的，目标太小，飞机不会为了一个无价值的步行人就轻易投下一枚炸弹的；连机关枪它全不肯响一下，我是这样相信着的，所以仍是继续前进。

军官们响着马蹄，从我身边赶过去了。为了这马蹄扰起来的尘土使我不能不暂时停止一下。

飞机向东南方向浮游过去了，车站是位置在东南方向的。我在想：

——它又要抛一颗炸弹玩笑玩笑吗？还是仅为了侦察——预备来占领？

距离我前面不很近的地方，在一列行树下，军官们又停止下，这回他们却并没有下马，只是在马上把望远镜用一只手举起来，向这里看看，又向那里看看，时间不久就又打着马跑了。一直到转过很远的村角，不见了，他们再没有过一次停留。后面的带着铃铛的骡队们也走近来，其中小骡夫的歌声又是那样单调，疲倦，寂寞地唱起来：

八月呀里来呀……高粱穗儿红啦！

家家呀，户户呀吃月饼……

“你们这是驮的什么？”感到自己行路太孤单，便配合在骡队的旁边，问着这个唱歌的小骡夫。

“小米罢啦……”他不大耐烦把眼睛向我抬一抬——那是一双迟钝，无光，睫毛很长的大眼睛——又把眼睑垂落下去，寻思似的行走自己的路。他看着地面，有时也看一看走在骡队前边的那个老年的长身材的骡夫，其余的骡夫们，骡马们是按着秩序行走着的，背上的载重和木驮鞍磨擦着，不断地响着吱吱嚓嚓的细碎的声音。

“给谁驮的？”

“看啦……你不识字吗？”他指一指走在先头第一个骡驮身上的一面三角的小白旗。实际，我又怎能看得清白呢，那并不是很近的距离。

“左不过是军队上啦。”我猜测着说。

“对啦吗！……左不过是军队上……”

小骡夫似乎毫无和我谈话的兴致，样子几乎在厌恶我，大约是为了我打断了他的唱歌。

“那不是吗……就是保护这粮食的兵……”他朦胧地指一指后面有半里路的距离，正走着两个兵。他们是一前一后走着的。肩头上有枪，那全是不甚高大的人，行走得还是那样缓慢……我把脚步放缓慢一点，就不再缠那个小骡夫了。我慢慢地走着，想要等待那两个兵。

大同府呀吗喂……

九龙壁呀吗啊嗽啊……

你看日本鬼呀吗啊……嗽……

闯进来呀吗啊……

在我将一离开那小骡夫，他就象开了闸的水龙管似的换了曲

调唱起来了。这回却是明朗的快活的……那寂寞和疲倦的韵味一点也没有了，这才正是合乎他这样年纪的声音。我轻轻感到一点不愉快，觉得自己妨碍了他。

——妈妈的！原来是两个‘小鬼’！

这两个武装同志似乎是太小了！和那两支大的步枪对比起来，就更显得不成话。两个人的距离缩短了，走在前面的那个较瘦长的孩子，时时用他那鸟爪似的细手指在自己的脖子上在额头上揩抹着汗水；后面一个较低矮的却一任自己的头脸各处的汗在流，他却一动也不动它们。看起来他是比较胖一些，坚实一些，面孔是圆圆的红着的。

“同志们……从哪里来？”我把脚步又打算开始和他们配合起来。

猫儿似的，他们不言语，却先把我从头看到脚底，又从脚底看上来，那个瘦子怀着一点敌意，神经质地反问我：

“你是从哪里来的？”

“从城里……”

“哪一部分的？”

“‘民族革命大学’。”

他又重新在估量着我。我没有穿军衣，为了行路便当，只是把那件落了颜色的红皮大衣散披在肩头上。“符号”是钉在衣襟里面的。

“从乡村……”

“到哪里去？”

“就到前边。”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把脚步一齐加快起来，不再理我了。我试验着企图和他们竞赛一下，遭了失败！不到多远，汗水已经是在我的头上身上各处起了交流。只有带点

忧伤味地嘲笑着自己，同时也眼看着这两个孩子一步快于一步地同那骡队并合起来了，自己就这样被留在了后边。

——啊！这些小鬼们！

我也就不再逞强，还是让自己孤独地行走着吧。

第五章 刘村及其它

一 “小鬼”的群

好容易才寻到了王主任他们住的地方，那是在村子的尽东端一所孤独的宅子里。传达室里也充满着一些“小鬼”，正在热烈地用着各种术语彼此相骂着。

“你不好好执行你的职务……就是帮助敌人……就是汉奸……”

“哪个不好好执行职务啦？那个……不好好执行职务哩？哪……个……？你说不出来你就是造谣破坏的‘兔子吃鸡’（即托洛斯基）……”在屋子里比起来这象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小鬼”——也许他的年令并不小了——他是那样热切认真把一只脏污的小手透力地抓紧那个“污蔑”他的人，同时是暴躁地在摇撼：“你必得举出事实来！”

“事实多得很哪……比方你早晨连脸都不洗就和孩子们玩去啦！谁也找不到你……”

“呸……呸……”这显然就是事实了，唾也是没有用的，已经引

起了全体的大笑。小家伙羞愧了，但是还要表现一点不认错的顽强，而后才不得不把那抓着别人肩头的小手自动地溜下来。

“事实总是克服了你这个鬼了……哈哈！”

怪有趣味地我听着这些小家伙，等待他们还有什么新的问题，或是新的“结论”提出来，可是那个被攻击得失败了的小家伙却来问我了，其余的孩子们也全哑默住。

“你……找哪个的？”

“我要会王主任……”我是不大庄严的笑着，看着紧紧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小战士！按着自己喜爱孩子的习惯，我真要把他那儿几根不大冠冕的头毛扯一扯，或是捏一捏那时时响着鼻涕的小尖鼻子，一直到他流出眼泪，自己才算满足。今天却没有这样做，我怕伤害了我们这位“战士”的尊严。

“你会王主任的？……”这是那个较长身子，细得象条竹竿似的小鬼，也就是刚才用事实“克服”了他的对手的那个孩子。

“你会王主任……有什么事啊？”他把我周身看了又看，他显然是这个小小群队中的领袖了。他代替了第一个和我说话的那个孩子的位置，被替代的孩子显着不甘愿，但为了这里有“生人”，也只有退让下来，为了表示再不退让的决心，就紧紧地靠好了这下面的一个地盘站住，两手插在腰间，小腿也叉开。其余的孩子们每一个也全是松鼠似的转着自己的眼睛，脖子真挚地撑直着，那全是有点过度的细长了！

“这不能告诉你呢！你办不了……”

这回答，伤到他的尊严；我还是一直不严肃地在笑——这大约是为了喜悦——可是小家伙却认真起来，他居然象一个“衙门”里的有经验的“门房”盘问起我来！

“你是哪里的？”

“‘民族革命大学’的……”

“姓啥子？”

“肖……”

“主任在吗？”他这是问他的伙伴们，他好象也懂得自己是超乎了自己责任范围以外，问到了客人“有什么事”，结果碰了一个小钉子。为了要弥补这“钉子”的创伤，他显得特别冷淡。

“王主任不在……”

“王主任不在……”他也冷淡地附和着他旁边的那个曾被“克服”的对手在补充地说。从那瘦而黄的一只尖嘴巴的脸上，大眼睛眯了一下，他不自禁地笑了。起先那旁边的小家伙打了他邻居一拳，以惩戒他这不端严，可是自己也不端严地笑起来，在这笑的里面，我已看到了“对立物的统一”，他们“和解”了。

“到哪里去了？”

“不晓得……”

“反正是出不了这村子……找一找去好吗？”

“那可不一定……他昨天是进城去了……他是在城里住的啦……”

“不，他今天回来了……”

最后面一个显得憨头憨脑有点傻气样的孩子说。他的声音重浊过所有的孩子们，眼睛象一只小公牛眼睛似的，圆突突的瞪着前面……。

“什么你全知道……你看见吗？”竹竿似的孩子回过头去在斥责这个小公牛。

“怎么没看见啊？他反正从城里回来了……‘绝对’没有走出这个村子里……”这个孩子是那样认真地固执着自己的声音反驳着这斥责。

“对了吗……同志……”我说。我是不大叫得惯这“同志”的，但这样没有“先生”也没有“老爷”的地方，只好勉强地叫一叫。“对了吗？……去找一找……”

“这到哪里去找啊？谁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啊？”

“在这样一个小的村庄里，连自己的一个‘主任’全找不到……那将来怎样去侦探敌人哪……？”

孩子们全无言地默默地退落下去……。

这在自己这是一点怪害臊的胜利！战败了孩子们！我也知道这是很难的，因为刘村并不是一个太小的村庄，大约王他们这几天也正在忙碌……。

“那么……李同志在吗？”我忽然想起李同志也许还在这里。

“李……在的。”

“我会一会她。”

“名片有吗？”

“没有……拿片纸来……”

我写了自己的名字，还是由那个竹竿似的孩子拿进去，我感到有点疲乏，便扯过一只小矮凳坐下了身子，消遣地拭着脸上和脖子上的尘土和汗渍……。

孩子回来了，我们一同走进了那所碉堡式方形的大院子。大门外也有几只骡马正在卸着勒绳和鞍装……有的骡马就是我在路上驮队中曾看见过的。

二 地图上的红线和红圈

李同志正坐在一个很大的火钵旁边，一只手拿着火钳，

“哎呀呀……还是你呀……我病了……”她从凳子上缓缓地站起来，身子微微有点勾着，还不等待我坐下，她就自己先坐下：“……伤风伤得很重啊！一个星期了。”

她的确是病了很久的样子，棉军衣大约穿得太多，身体显得有点臃肿；眼睛缺乏光彩，神情落寞……脸色虽然还是红的，但那红是红得有点不正常，有点焦灼。……只有她的牙齿，还是那样照常特殊的白净和整齐，这是证明着她经常是个健康的人。

“看过医生吗？”我就坐在那火钵的一边，自己却尽可能和那火钵取着距离，虽然那里面已经几乎没有几块烧着的炭火。

“哪里用看医生……？这点点小毛病！吃点药就算了……你要到五台去吗？”

她看过了我准备留给王主任的信，和段同志的介绍信。

“有这个准备……假设道路能够行走。”

“只你一个人？还是有别人？”

“恐怕只我自己。”

“这……怕不容易……要冲过敌人几道防线呢……”

她用手里的铁火钳，指点着侧面墙壁一幅很大的军用地图。那是用一块块小幅地图粘结起来的。上面有些地方已经画了好多鲜明的红色的圆圈圈，每个圆圈之间，常常是有一条或两条红线联结着。

“有红圈的地方是有我们部队也有敌人部队的地方；‘红线’那是代表着我们的防线，也是敌人的防线……看罢，你去五台总得要经过这几个地方的……要穿过‘同蒲路’……”

我站起来更近一步走到地图的前面，看着她指点给我的地方。不错，那确是要经过几处红圈和红线的地方。

“另外的路呢？”说着，我自己就在地图上一面在搜

寻……。

“沿着黄河走。这如果敌人占领了‘军渡’……那也是通不过的呢……”

她说了最后一条比较安全的路，就是从此渡过黄河去延安，由延安随着出发的部队再去五台。

“那我只有暂时随着学校跑吧……”我归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茫然地看一看门外，又用眼睛在那地图上无目的地搜寻……

“你们学校在准备逃跑吧？”

“大概快了……”

“随着学校……”她没说出结论来，我也就避开了这结论。

“王主任到哪里去，知道吗？”

“不晓得他。他这几天尽在城里住……这里‘办事处’已经奉到命令结束了……”

“为什么？”

“再没有存在的必要……”

“那么……”我要询问什么来？又中止了。觉得这于自己的身份不合，于是提到关于护照的事情：

“那么，关于我的‘护照’还能有办法吗？”

“等王主任回来，我向他说，总要尽可能想办法……城里的杨总监你认识吗？我们把信送到他那里，你到那里去拿……直接送学校……不好罢？”

“最好是今天晚上，至迟明天早晨，请你分神同王主任说……把信送来罢……恐怕学校就要逃跑呢……”

“就是罢。”

她和我全笑我们所说的这个“逃跑”的字眼……辞别了她。

三 一只雁飞得很低的……

路上我追忆着这个第一次和我们会面的，一天能行一百七十里路的女共产党员——李同志。

“你的身体很好啦……看样子……”这是我问着她。

“很好……”她把那细长的有点吊梢的眼睛笑眯了一下，牙齿，在准备要落下去的太阳的光辉里闪烁了一闪烁。

“你一天最多走多少里？”红看着她那较自己低了一个头的身材，也微笑着问一句。

“一百七十里。参加长征的时候，所有的女人只有我没病。”

红顽皮地吐一吐舌头，大眼睛急速地转了几下。

我们是并排行走着的。为了说话方便，她就位置在中间，我和红陪在两边，比较起来她低矮得竟象一个孩子。她固执地非要送我们到村庄外，我们也就依从了她。

“本应该留你们住下，怕于你们‘工作’进行不方便……有工夫常来罢……这里只有我一个女人，真是……有点寂寞！也没有书，下一次来给带点书来吗……”

同时，真的，我们好象也被她的寂寞感染着了，也跟着有点寂寞起来。大家全默默地走，忽然我发现她的“耳垂”上还存在着耳孔，这是从“被侮辱与损害”社会里生长起来的标记；奴隶的印记。

“你的故乡是……？”因了这耳孔，使我想到她的故乡。同时我又看看低头走着的红的耳朵——那上面也是存在着这同一的奴隶的印记。

“四川——可是已经十三年没回家了。”

“你也是穿过耳孔的哪！”

“噎……”她似乎下意识地抬起手来随便摸了一下自己的耳垂，抽了一抽她那有点发红的尖鼻子说，“有耳孔……可不会拿针呢！”有点抱歉似的，她把那穿在她身上显得过于宽大了一点，从日本军军官身上获得的黄呢军外套整理了一下，“真的，连一条简单的短裤子，我也做不来……”

“这拿针并不是女人们绝对应该会的玩意儿呢！不过已经学过了就利用它，自己方便一点……”

红是很能做针线的。她说说着也摸一摸自己的耳垂，记得，为了游戏她还曾带过一天耳坠子，晃悠悠地摇着。

走出了村庄，在堡门前我停止住——三条不匀齐的长长的怪物似的黑影，尖尖地伸向前边。

“就送到这里罢。”

“真的……不要再送了……”

红我们一齐阻止住她。

“再送一点……出了这圈墙……到那棵小树跟前……”

那棵小树距离这里还要有两百步的样子，我们又依从了她。

许是为了军帽过小一点的缘故，她的鬓发两边的短头发被排挤成两片小翅膀似的从耳尖上面向两边延伸出来。这大概也就是这个“女人”单有的风度，其余——灰色军衣，黄呢军外套，过小的军帽——一切是和旁人一样。

“我经过三次‘草原’……有一次几乎被淹死……我平常很少闹病……可是闹一次就不得了……自从到临汾，真奇怪，常常小姐似的喜欢闹病了……昨天还骑马到城里去看过一次医生咧……”

“你能骑马吗？”

“骑是骑得的……这里很少有马，全是一些骡子……”

红每一次看到别人骑马，更是女人们，她总是带着希望和羡慕味地在叹息：“什么时候我也能骑马啊？也能自由自在的跑……跑……”说着这些话，她真的似乎已经骑在马身上了；也必要要求着我说，“有机会……你一定要教给我……”

“这是容易的啦！只要你不害怕，胆大，不嘎嘎叫就成，我担保……”我也常常是带着玩笑味回答她的。今天，她真能看到了能跑路也能骑马的女人，她好象感到了一点惘然！

“这次可以回去了！”

“好，就送在这里。”

她先和红握了手，也和我握了手，彼此全用着喜悦的眼睛告别着，她不肯先转身回去，我们便先转过身子走出十几步，可是当我们转回头来，她却还是用着那原来的立正姿势，标挺地站在原来的地方，脸色为了太阳的回照，完全变红了，眼睛细得更看不见，只是那白白的牙齿却更白得分明，红向她急速地挥着手：

“回去呀……”

她就原有的姿势，也向我们急速地挥了一下手，而后举手到帽边行了一个军礼，一只带有弹簧的机械人似的倏地转过身去，上身微向前边倾探地急急忙忙地半跑着去了。我们一直目送她进了村庄的堡门——这次，她却再没有转过一次头。

我们重新转过身子，各自长长地呼吸了一口，我说：

“她很强健……”

“也很活泼……不象一般作政治工作人员那样呆板……缺乏风趣……”

“她总有三十五六岁的样子了……”

“但她面容看起来虽然苍老些……可是她的动作还是青春的哪，这在一般家庭女人或是这样年令的女人是不可能的……”

在我们还没走到一半的路程，太阳就已经完全没落了……。

.....

我咀嚼着这回忆，感到一点轻轻的不舒服。过了汾河，行走在沙滩上，太阳还很高，一只飞得很低的但是急速的雁，从我的头上无声地掠过去，飞向了北方……。记得那一次和红从刘村归来，行经这沙滩上，也是有一队雁群飞向了北方，那是成群的交错鸣叫着的。

第六章 “知道吗？这是手榴弹……”

×兵站是驻在临汾城东关一个不甚大的宅子里。我寻到了杨总监，他是那样匆忙地处理着自己的职务，正在手里飞快地走着笔，嘴里问着一个红眼睛的管理骡马的人：

“为什么……不把所有的蹄铁全挂好了呀？”

“那不是每天出去驮东西吗？两个蹶了，两个病了！挂蹄铁的工夫全没有啦！”

“赶快告诉××我们绝对没有牲口再给他们了！”他两只焦灼闪亮的大眼睛看向门外院子里几只已经捆载好了的驮鞍，自语着：“把牲口全弄出去，这些东西要人来驮吗？”手里的铅笔又急速地在纸上飞走着。

那个红眼睛管骡马的人，嘴里自言自语含含糊糊地咕哝着走了出去；接着又走进来一个提着盒子枪，脚下穿着带红绒球的布条鞋（仿照着普通草鞋式，这只是用碎布捻成绳编的）的兵士装束的人，他呐呐地说：

“……总监。那两千手榴弹怎样办啊？”

杨总监还是专神一志飞走着 he 手里的铅笔。

“总监……那两千……”挂枪的人显着不耐烦了。

“你要等一等嘛……”

杨总监叠折好了他写的东西，但又打开仔细地检查一遍，封好了，递给一个小鬼，挥一下手，小鬼就跑了。他看见了我，但我止住了他：

“先忙你自己的事。”

于是他为了两千手榴弹处置的问题，又开始和这个新来的人在纠缠着……。

这里没有阶级的存在，只有职务的区分，为了职务，他们全是热情而固执地谈着自己的见地和理由。没有屈服，没有退让。

“××队不能带走了吗？”

“怎么能带呢！他们一个人多的四颗，少的也有两颗了……”

“那不好每人全带四颗吗？”

“你和他交涉好啦！”

杨总监走到电话机的旁边，好不容易才把线路接好，于是这可怕的高声的会话开始了：

“喂！喂！一定要带走啊！一定……”

“……”

“不成，不成……一定要带走啊！一定……”

“……”

“不能……不能……一颗也不能留下……知道吗？这是手榴弹……不是一颗鸡蛋……随便可以……”

这是暴躁的，但又是非达到目的不止一种固执的 确信的 会话。看起来杨总监也是暴躁的，但也是带着无限忍耐力地处理着自己各项职务。

“啊……”他吁嘘了一口气，把帽子的遮沿向后用力推举了一下，用手抹了一下那带点方形的额头向我说：

“到五台去的路是通不过的……你怎么决定？”

“随着学校走……”

我立起身来又在墙壁一张地图上，不甘心似地浏览了一下说：

“我到刘村去过了……王主任不在——从你这里给我写一张‘护照’好吧？”

“我们这里哪有‘护照’啊——你们学校今夜能出发吗？”

“这怎能说一定？这些家伙们什么全是这样鬼鬼祟祟的不肯明言。”

磋商了一下，由我自己写了一张类似证明文件的纸条，他盖了印章，我就辞别了这个方额头的人。

顺路到新来临汾的×夫妇住的地方。他们是准备到前方××军服务团的，可是接到××军的电讯，说他们已经准备要退却了，×夫妇也只好仍转回西安。决定了他们明天随着我一同跟着学校逃跑，铁路已经有时危险。

“明天一早晨，把东西送到我那里，一同走吧……不必要的东西就扔了它……”

夜间，睡得很快。第二天早上将一醒，勤务员刘同又已经站在我的旁边，无改变地，用着笨拙的山西腔告诉着我：

“庶务说……今天学校决定走了……肖先生把行李准备好了吗？……学校有车来拉……学生们步行，先生们坐大车……这里‘通知’。”

他把一些不必要的话也告诉了我，他显着有点激动的样子，好象有一件什么带有神秘味的故事正在前边等待着他。

“知道了……”这又是会议。我开始捆起了自己所有的行装。

第七章 “共产主义的错误”

这是准备出发前的一个紧急会议，可是看起来并没有紧急的样子，人们还是杂乱闲散地屋里屋外地在跑。规定的会议时间已经过了半点钟，人们也还是杂乱闲散……。

我坐在会议厅里面一间办公室里，看着那些正在收拾卷档的或是急忙在抄写教员们聘书封皮的职员们；一面也听着一位同事钱女士的牢骚：

“我向您说……”她是练习着用标准国语讲话的，但那土音还是很分明的，“……咱在社会上不是没有地位的……在普通大学里也不是没当过教授……到这里来……他们竟要压迫，领导我啦……哼……好稀罕……那些个大教授……学者……我没看到眼……”

“到这里来是要做工作的，这不是讲价还价拍卖教授学者的市场……”

“正对啦……肖先生……”她激情地打了一下桌子，好象我这话正是她所要说的，显着投契的样子，完全不控制地继续着她的无限的委屈，“……一个单独的女人……在这样的社会上，处处要受到压迫和损害的……哼！我也并不是好惹的咧……我从各

种各样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奋斗过来的咧……无论他是谁，只要碰到我，我就要和他斗争……。正对啦……我们到这里来是为的工作，并不是为了金钱，为了拍卖学者和教授的资格，若是这样的话……也不到这里来了。”

一个勤务兵寻到一套灰色的棉军衣，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了——我从刚刚学校当局发下来的几十元路费里（记不清数目了），抽出了五张来——那全是很新的山西票——准备还给她。因为红在这里时曾共同买了一具照相机送给段服务团，是由这钱女士代垫了五元钱。红临行时嘱我代归还。

“没有皮带吗？”钱女士把那半旧的军衣看了又看，皱起眉头，指点着那上面有着黑色汗斑的地方，“没有更新一点的吗？”

“全是这样的……这还是最好的一套咧……”勤务兵不介意地站在一边，呜噜呜噜地解释着。

“大氅呢？”钱女士无奈何地把那军衣拍打了一下，眼睛严肃地看着那勤务兵的勾鼻子说，“大氅拿一件来……”

“没有大氅……”

不等到遣发，勤务兵自己就走了。

“这是五元钱……”我把五元钱象一柄小扇子似的，展开着递给她。

“这是为什么？”她显得惊慌地一只手撑拒在自己的胸前。

“红女士临走时嘱咐我还您……就是那次您给代垫的送段服务团慰劳品的钱……我已经到您宿舍送过一次了……您不在……”

“哪里……”她把腋下挟着的小手提包草率地放在桌子上，用双手推拒着我那拿着钱的手，急速而激情连连地说，“……哪里

……哪里……这时候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呀……仅仅是五元钱……我这里还有一些山西票咧……”她指着她的小手皮包，并且要企图打开给我看一看。我觉得这样“中国人请客”似的，让得怪不美丽，于是止住了她：

“不要证明罢。好，我有机会再还您……”

“您把红女士的通讯处给我写一个。”

我写了，她也写了一个给我。

“您不跟学校一同走吗？”

从她那长长的手指甲和行路不大捷便还穿着高跟鞋的脚，我知道她不会跟着学校走，可是为了应酬，我也问了一句。

“我吗？”她微微笑了笑，颧骨发红了，本来她是搽着胭脂的。“我……到西安‘动员委员会’去，从那里转道五台……这不是吗，找了一套军衣……”带着嫌恶，用手指又把那军衣推动了一下。

“唔……”我懂得了她的任务。

“您为什么跟学校走呢？也到西安去吧？一同从那里去五台……”

“我不想这样走……”

“您为什么不换一套军衣穿呢？”她看着我身上那件曾经漂亮过的红皮大衣。

“还不到时候……”

“看啊……某某教授不是早就换上军衣了……不是吗？学生们都说他‘大众化’……那次在欢迎段服务团的大会上……”

“‘大众化’并不在一件军衣上。……我还舍不得丢掉我这件外套，拿起来又不方便，所以就穿在身上……”

“你对于张教授和胡教授的印象如何？”

“没什么……我和他们全不熟，也很少往来……”

我有点要睡了。坐在椅子上，感到很疲乏，可是那位钱女士却一直是我对面桌角边，精神抖擞地说了又说……。

“那位张教授和胡教授……他们和我开玩笑：‘你为什么 not 结婚啊？’他们问我，你猜我怎么回答他们的？”

“你怎么回答他们的？”其实对于这故事我已经早就知道，也早就知道这被碰了钉子的教授就是那位秃头光顶同时曾有过两个党籍的张先生。

“……我说……‘这你们管得着吗？无论我和谁结婚，也不会和你这样秃头顶的人结婚啊！无论你是教授是学者……’以后，他们就不敢再惹我了。你说，这个钉子给他们碰得好吗？……对吗？”

“不错，很干脆，既对，又好！”

为了自己激动？还是为了别人的同情？她的脸此时确是红得象一个没结过婚的姑娘！记得，第一次她到我们的宿舍来，临行的时候，她再三再四的说：

“你们这里多么活泼自由啊！我们那里，全被那些‘教授’‘学者’们的气味给弄腥了！只有我一个女人……简直是住不下去……我要常来……”

她走了以后，红还很称赞她的漂亮，我说：

“只是口脂和粉用得太多了些啦！年令也到时候了……”

“你不要瞎说，人家还是姑娘咧……看那侧影：直直的鼻子……长长的身材，很够‘型’咧！很有点希腊女人的味。”红辩解着。

“‘型’是很够‘型’了，只是那样鞋子那样脚……跑起路来拍就不够‘型’了……”

红气愤地结束了我们的谈笑。

“肖先生……希望我们……再见。”

“好，希望再见……”

记不清在临汾的时候，我是否和她握过手？可是她那过尖，过长……里面还有一点泥污的讨俏的指甲，我还记忆得很清明。

会不开了。我准备要回去看一看那些朋友们是不是把他们的行李送到了宿舍。

“肖先生……送给你一本书。”

“什么书？”

“看看嘛……”

从一个正在收拾印刷品的女干事手中，我接到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

“共产主义的错误”

这是用第一号方头铅字印在封皮上的书的标名。

“这是干什么的？”我并没翻开它。

“准备到乡宁教的讲义啊！”

“谁教呢，校长吗？”

她没有回答，只是狡猾地笑了笑，把那有点坚决和阴郁下垂的嘴角紧了一下，点点头。

“这……我要它有什么用呢？”我迟疑地眼睛看着手里这苍白的小册子，意思仍想要还给她。

“带去看看吗！这是‘天书’……。什么时候了……还有心讲这些……！”女干事撇一撇嘴唇，这似乎是表示着轻蔑。

顺便我也就把这小册子塞进自己外衣的袋子里，说了一声，

“谢谢你……”便出了那办公的屋子。

遇到了那个苍白浮肿的女人，我问她：

“怎样？在路上开始教跳舞吗？学校不是宣布了：一面行军，一面上课……”

她把眼睛白白地向我瞪了一下，鼻子象狗似的皱了皱，笑着，便急速地转入了一个屋子，并没回答。

当我走下台阶，手准备放进衣袋里面去，那本“共产主义的错误”却妨碍到我的手指，感到一点不舒服，于是努力把它压到衣袋底下……向远远的地方尽力吐了一口。

——呸！可怜的王八们！

我忘记了我这是应该骂的是谁？为什么？

第八章 日本刀

警报响了——那是在我回宿舍的半途中。

这里的人民，他们并不躲避也不无目的耗子似的纷乱地逃跑，几乎是没有什么改变，照常地走路……。只是有时漠然地向天空看一眼，而后又嘴巴拖着看向前面，或是看一看他左右的邻人……。他的邻人呢，也是这样看一看，彼此迟钝地瞪一下眼，似乎总是这一句话铁链似的贯穿着每人的心：

——这是没啥的啦！至多丢两颗蛋……

“蛋”不是丢过一次了，久了，对于这“丢蛋”也就变得平凡。这当然不是镇静，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忍受，配合着一种运命观念无可奈何的等待：

——运命是有眼睛的啦！“蛋”也是有眼睛的啦……

我认识了这在国内被称为“进步”的执政者所教育下的人民，我怀疑到这是返于洪荒。

前面——就是在播放警报机关的门前——有警察开始阻止着人们前进了。于是就鱼似的开始堆积在那里。街道，象一条狭窄的，深深的干河床，两面峭陡地竖立着墙壁和房屋。人在这样地方，实际也是无处逃避和隐藏，只要一颗更小一点的“蛋”，这

里就可以无分老少男女，大家一齐并骨了！

五六个臂上缠着‘救护’臂章的警兵出发了，说说笑笑地走向西方。

朋友x们已经把所有的行李搬到我的“家”，决定他们要同我随学校同行。

“不必要的东西卖了它，或是寄存在朋友的家里罢，不然路上也要丢……”

我数了数我们共有大小十一件行李。我的行李是简单的，只是一个小被包和一只中等的手提箱。就连这一点我全感到是种累赘，在红临行的时候我曾要求她：

“全带了去罢，只给我留下一点零碎不妨碍走路的东西就好了……”

“为什么呢？”

“我也许会丢了它。”

“丢就丢了罢，夜间没有一条被子哪成呢？毯子也应该带一条的啦……”

我怕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争辩而使她伤心，就随她的意思来处置。

今天早晨，在我临整理行李的时候，把一些必要的东西——一双备用的蓝球鞋，一些原稿，一只笔，一瓶墨水，药品，笔记本，两本书，一柄短刀，……另放在一只小的防水布的囊子里，其余的我是准备着它们随时就遗失了的，连那双坚实的骑马靴也在内。我已经开始穿起了蓝球鞋，这是实用而轻便，它使我喜悦。

朋友们开始去处理自己不必要的东西了。我又由“家”里走出来，要到“第一教授院”去。那是在我刚一到家，勤务刘同就给了我这样一个纸单：

萧军：

现在各人全作各人准备了，有的去西安，有的随学校走，你怎样呢？不要观望啊！速作决定。见字即来“第一院”面商一切。

于字

语气是很严重的。我把这纸条碎而又碎地扯着。顺手任那些纸屑溜开去。看一看这天井的四面房子里，那全是静悄悄地寂无人声。

大街上成了叫卖场，“破军衣，烂靴鞋，各式的衣服，杂色的被褥……随处堆积着。这些叫卖者大部分是“民大”的学生。他们喊叫着每件东西十分之三的价值。……要出发了，需要钱……并且他们也不能携带这些废物。

“五角钱罢……”

“买一床缎子被……五角钱吗？那还不值这被上一尺的绦带钱啦……”

一床红缎子棉被，正伸展在一个学生的手臂间，在强烈的太阳光下那是鲜明而闪光，使人的眼睛全要感到晕眩。

“你再多加一点罢……”

“不加了……再加五分钱……”

“滚你的罢……”学生感到侮辱似的开始气恼了，急速地把被子投在原来的地上，干干地唾了一口：“难为你……怎么想啦……添五分钱……我扔掉它也不卖给你……”

那个小商人有着白边沿的小瓜帽不严肃地叩在后脑袋上，闪出了他那显得为了多思而光秃了的棕色前额，迟疑而有把握地笑着，一只狗似的围着那衣被堆转来转去，又用手把另一件半旧的羊皮袍提拎在手里：

“这要多少钱呀？”

“贵贱不卖给你这狐狸。”

“不要发火哪……同志……要知道我们买了这些，说不上什么时候才卖出哪？也许一个钱也卖不到就被日本鬼子弄了去……真的，这要多少……同志，咱们全是中国人……”

那商人小的眼睛闪动得象块流动的钻石，尖锐而放光。同时利用着各样新名词，来和这学生打着交涉，半劝半诱地：

“同志……路上总是带钱比带东西方便……多一角钱是一角钱，‘一文钱逼倒英雄汉’……我知道你们学校去的那条路上……爬山，不好走……路上有钱还买不到东西吃咧……到底少多少钱不卖？”

他放下那皮袄，又提拎起那红缎子的棉被。

终于在八角钱的价目上他们成了交。

不甚远地，我看见朋友的太太卫，肩上也正搭着一条有花朵的被子，沿着街在行走……我懂得他们为了要减轻行李，也在拍卖。为了不要使她看见自己就转进了另一条街……。

“第一院”的一排宿舍前面的空场上，也正在忙碌地行走着人。我寻到了于青，他问我：

“你主意打好了吗？”

“什么主意？”

“到西安去，还是随着学校走？”

“我要和学校共存亡……”

于青，这是一个老实的青年人，但他的行动和相貌，却象一个舞台上的老年人。他翻动着那薄薄的眼睑严肃的盯着我说：

“这不是说玩笑的时候啦！是我从汉口把你们几位陪着来的……他们已经全去西安了，我也愿意你安安全全的去西安罢……”

这样好象我的良心上也少了一付责任……”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担责任的……”我笑笑地向他说。这个人后来在行路上，我们是站在一条线上和那些学者教授们斗争着的。他善良，热情，但是缺乏专一的恒心，和更多一点的弹力——他后来是属于我的旅伴。

“救亡演剧第一队”准备去西安了。一些箱笼，道具，行李……杂乱地堆在院心。那个尖红鼻子的画师，他正在双手抱着一只日本刀——那是“八路军”赠给演剧队的战利品——摹拟着日本舞台上武士们的姿势：头略略歪在一边，两腿弯曲地宽宽地离开，蟹似的横行着，嘴里还粗嘎的打着哼声。他的眼睛更显得浑浊有点凶恶味，鼻子更尖，脸色也更红……这逼肖的摹拟，引起院里所有人们的大笑。

“你他妈……简直是个‘活宝’，你有汉奸的嫌疑，为什么你装得这样象？……”

红鼻子画师的朋友，一个长个子的人骂着，夺过他手中的日本刀来，也摹拟着，但他却不甚高明，没有引起谁的称赞和笑声。

第九章 第一号教授和“东北人”

第一号教授董来了。这是一个面色棕黑，长头，大眼睛，满脸酒刺疙瘩、说话把“兄弟”总是读作“风弟”的广东人。

“你还是不要走罢……来，我们一同去看一看老贺去，一同劝劝他……我们至少也得顾虑到这一般青年啊！”他说话真是有一点女人味的亲切和温婉！两只手交互地插在他那窄窄的长袍的袖筒里，脚跟微微提了一下，又急忙放下来，有点焦急地征询着我的意见：“怎样啊？”

“我不同你和贺，常常是为了青年打算……我却常常为了自己打算……因为我也是青年呢！”

“你又开我的玩笑了……”他的脸色有点发黑了，勉强地笑一下，也拍了我一下肩头：

“我们总得要跟着学校走……”

“我也很赞成这意见……不过……”

“我们把贺老头找出来好吗？”

我点了点头。

贺教授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年人，短身材，他也有着一条小尖鼻子，但并不是红的。眼睛是过度近视，以致于那眼镜的凹

度显得一层一层地，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得那么清明。

“我是要准备走了……仍是回武汉工作罢……这样的学校……我没见过。”

“本来这就是第一个嘛！”

我看着这老头激忿的样子，为了要平息他的感情，先不说出自己的意见来，却先说说玩笑。“怎么？想……老婆了吗？”我头微侧着问着他。

“谁还不想老婆呢！你难道不想肖红吗？”

“想是想一点……”

老头感情的波平息下来了，也开始了说笑。

“让我们还是谈正经事罢！”董教授端严地提议着：“贺先生，您还是不要走吧，要走我们大家一齐走……我也走了……”董教授酸楚的样子，表示坚决，甩一甩他的袍袖子。接着又把手照原样地抄起来，脚跟提了一下接着也就放下去。

“喂！无论谁走……你不能走……青年们是信赖着你的咧！”我说。“……比方我就不同了，我是个写小说的，那是可以随便行动行动，你是担任哲学……担任青年们思想和行动的指导……你怎能走呢？”

我的坏毛病，就是无论说怎样严肃伟大的话的时候，很难把自己严肃得象个样儿似的，总要扯玩笑，总要随随便便。

“是的，风（兄）弟，凡事总是为了青年的……贺先生，你应该想想那千来个青年……”

“若不是为了青年……谁来这地方来干屁呀？”

贺教授的眼睛开始湿红着了，眼泪已经开始包了他的眼周，又激愤地叫了起来：

“这是培育青年吗？简直是为青年们掘坟墓……为什么他们

有枪说没枪？这是什么意思？”

为了枪支问题，为了其他的问题，教员方面已经和学校当局建议过，而当局总是用着这样一句没有边沿，没有棱角的语言在扯拖：

“慢慢的……全要办……全要办……”

“你决定要去武汉了？”我正经地问着贺，同时看一看站在我对面的董教授。我们是作成个近乎等边三角形的位置，站在宿舍前面一片空场上。

“决定回武汉……”

听了贺教授这坚决的回答，董无主张地望着我，他嘴唇扣得太严紧了，以致嘴角全拖落下来。

“我想……我们是应该这样：不用借题目，也不用‘拉经济’（即故接又却之意）要去西安就去西安；要跟学校走就跟学校走……尽我们的力量能对于学生们帮助些什么就帮助些什么……不过，这里先有一个问题，我们要讨论一下……”

我说到这里，忽然几个学生走来了，董教授向他们递了个眼色，学生们就一齐把贺教授围在了核心……”

“贺教授……你不能走啊……不能走啊……”

“是啊，贺教授不能走……”

一块糖似的这老头的意志被学生们消溶了。他便湿红着眼睛粗嘎地也随着学生们叫：

“我不走……我决定不走了……我同你们牺牲就牺牲在一起；死活在一起……”

“贺先生……你再走……我们就给你跪下……”这是不庄重的谁在喊；把这个“悲壮”的场面给漫画化了。

贺教授被学生们拥随着，到他的屋子里去商量什么，这里只

剩下董教授和我：

“这老头儿软化了……”董凑近我的身边，一只手遮在嘴边，低声的向我说，“你知道吗？学生们怎么能够知道贺先生要去西安呢，这是我发动他们来挽留贺的，方法也是我教给他们的……”

“这回，这小老头算上了你的当啦。”我玩笑地看了他一眼。他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含着无限幽怨味的头低下去喃喃地说：

“这左不过还是为了青年啊！”

贺教授又站出来了。这回这小老头不再显得焦灼激愤，他隐藏不住地笑着走向我们这边来，连连地拍打着手掌：

“罢呀！暖暖！这简直不成话呀！他们简直要给我跪下……无论如何我要拚这条老命陪他们走一趟啦！”

“哪里……你怎么老呢？按一百岁作比例，你还没度过一半哪……凭良心说，看起来你比我们还要年轻十岁！”

“哈哈！你这‘江湖好汉’……又开我的玩笑！”他拍打着我的背脊和肩头，乒乓的响。

“实话嘛！你不是不高兴人家说你‘老’或是叫你‘老头’吗？”我庄重的说。

“本来是不老嘛！哈哈，你这‘江湖好汉’……”他稚气地不能克制地笑着。把胸也挺了起来，脑袋左右顾盼着。他很象一个好心眼，喜欢戴高帽子的善良的老婆婆。

“你能参加我们这长征……对于学生还是我们……全是一种鼓……励……”董的话忽然断下去，脸色忽然的又变黑起来，特别是那带点凶恨味的大嘴角，扣闭得象断了呼吸。眼睛睁大着，光芒从那角边眼镜里透射出去——倒象一只要准备决斗的狸猫。

“张先生……也不能走啊……贺先生已经答应不走了……张

先生不能走……走……我们就跪下……”

“唔唔……我是要走的……”

时才这围困贺教授的学生们，忽然在那边把刚从街上回来的张教授又包围住了。张教授不再和学生们穿一样的灰军衣，已经换穿了长袍，正在有风度地和学生们做着谦逊：

“有董教授贺先生……跟随你们……领导你们……这就够了……我要回武汉去啦……”

“我们也要张先生领导啊……张先生是我们‘小资产阶级的领导者’呀……哈哈……”

这个严重的场面，又被漫画化了。张教授不安地连连抓搔着那光亮的额头，有时也触一触那不修剪学者式的胡须，更谦逊同时也更显得有风度地连连地说：

“哪里……哪里……我要收拾东西了……”

张教授从屋前的台阶上转进屋里去，学生们也乱轰轰地跟着一齐拥进屋子。这里的董教授忽然顿了一下脚，败坏着感情低哑地叫着：

“暖暖！学生们真是没办法？……谁让他们挽留这个‘两面派’的家伙呀？真糟！糟！”

张教授是有名的“两面派”。他自己说过他曾有过共产党的党籍，也有国民党的党籍。他对“托洛斯基”派的理论也表示着同情。

“随他们去吧。……这样连自己也不知道向哪里走的人，是没有多大危险性的……我们还是接着讨论两个眼前的问题——贺先生，你决定不走了吧？”我解劝着董教授，问贺。

“我”……贺教授又迟疑了。那许是为了刚才感情过度兴奋，他显得带些疲倦的样子。

“你不是答应学生说不走了吗？”我说。

“是啊！我答应学生们了……”贺无可奈何地点着头，头毛一闪一闪地动着。

“对青年人不能够失信的……兄弟的意见是……”董教授也在补充。

“对啊！对青年人第一是信用……当初我在××大学教书，能够使青年人们信任的也就是这一点……”贺教授分张着两手，无可奈何地上下颤动着手掌，半叹半怨地说了又说：“我们一定要帮助青年人们健康起来……”

董教授大约为了贺教授这样老婆子似的啰啰嗦嗦感到了不耐烦，他直截地向我说：

“你说下去……”

“应该在教员这面派代表，马上和学校当局提议：第一、学生们不独有枪支，还要有充足的子弹；第二、学校当局，学生，教员三方面应该组织一个委员会，来共同负责进行此后学校一切事宜；第三、应该责成担任此后行军的人员要切实周密计划，无论关于给养，卫生，警戒……全应该有具体的办法和把握……不要仿照太原退却的老样，象一群无组织的狗似的逃跑出来……不然，至少，我个人是不想随着这样的学校走的……”我说出自己的意见。

“我想，这全不成问题罢？……”董教授轻微地笑着，有把握地说。

“……呐！不成问题的事常常要成问题咧！不要马虎……你是比较和学校当局接近的……你应该负责接洽这些……我晚上听你的信……不能马虎……”最后我更严重地叮咛了他一句。“仅凭书本子上的方法来处理事实那是不够的。”我似乎是警告着这

位常常自称是“卡尔主义”的社会科学者，喜欢掉书袋子的董先生。

“毕竟是“江湖好汉”！”贺教授的眼睛又湿红了，他打了我一下肩头。这是表示友谊、讥讽，还是认真的称赞？我忘了当时是怎样感觉的。

.....

又是警报。

张教授慌乱地站在自己宿舍面前的台阶上，搔着前额，无目的地询问着每个正在准备把自己躲藏到什么地方去的人们：

“怎么，这又是警报？不要慌……不要紧……”

没有人回答他，好象这次人也没有心情听取这学者的意见了。只是纷纷地用着各种姿势跑着自己的路。不久以前还是一片嘈杂，笑，蠕动着人的大院子，一刻工夫已经是空荡荡的成了一片荒城。

一只狗夹起了尾巴，也徬徬徨徨地跑到这里又跑到那里……。张教授又已经换好了那和学生们一样的灰军衣——这大概就是表明着为了青年，也要同学校共存亡的标记。他看了看天空，机声已经响得很真切，也就急急地溜进了院墙旁边平常有着防空洞的一个小门里面去。

我和另外几个学生，在院角一带小屋的前面蹲下了身子，准备要看一看这一次的空战（？）。

临汾是没有飞机场也没有飞机的，有的只是几门高射兵器，每次敌机飞来，游戏似的轰几声。可是当敌机临近，为了避免被认出炮位的地方而遭到轰炸，就哑默住。一直等那机声去得再远一点，估计它不会再转回来……于是再开始轰几声。

飞机上的机关枪的响声，和地上高射兵器的响声常常是不连

续也不呼应的。子弹在空中爆炸的白烟，也是那样和飞机毫无连
属地悠闲地自己飘散着……。

“这回……高射炮可不要再送礼了。”我和蹲在旁边一个较
熟的学生在谈闲天。

“三万支步枪……已经够人情……还要送高射炮吗？那礼物
真是太重了一点！”

“同学方面准备得怎样了？”

“有什么准备呀！女同学们已经走了一些……”

“枪呢？”

“枪，每一队早就有几棵……”

“子弹呢？”

“就是没子弹。”

我沉默着。有枪没子弹，怎能成呢？那还不如没有。

“有子弹……也很少有会放的呀！……学校说教给实弹射
击，可是他们总吝惜子弹……”

“你总会放枪啦……”我看着这个和我谈话有点滑稽味的学
生，他的年岁看起来比我要大，一只眼睛有点向上歪斜，两枚大
的金牙齿……这就是他的特征。同时他却是我的老乡——一个满
口土腔的“东北人”。

“放枪，当然咱不是外行……但是一两个人会放枪……有啥
用？……若是遇到多大的敌人……”

“你可以教给他们……注意，要少带不必要的东西……”我
说。

旁边的四个学生正在商量张慕陶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跟去……监视西安当局怎样处置这个汉奸？你
说对吗？肖先生。”他们顺带征求我的意见。

“当局是不会处死张慕陶的，更是到了西安。不过要求当局不要再给这样人的自由——至少是在目前——却是绝对必要的……同时还应该更广泛，更深入地宣传，举出过去和现在汉奸的凭证，使人们全理解了这件事的真象，那时只要是一个尊重人民意见的政府，它不会随便就任这样含有危险性破坏民族抗战力量的毒物随便飞翔着……。有时尽靠书本子讲话的学究们，常常会干蠢事的呢……”

我是不满意着董教授那样并不十分理解书本，偏要按着书本行事的学究们的。董教授是参加过处理这件事，他是被学生们所委托的人。

“是哪！这是董教授的过错。他阻止我们打死这托派、这汉奸……”

“尽要根究谁的过错这也是没有用的……主要还应该注意，将来……”我说。

从墙壁上一个小门那面，董教授悄悄地沿着墙根向这面走了过来。他阴沉地向我说：

“这些学生们……真没办法……”

我知道他是在为什么而激愤。因为旁边有学生，我只好笑笑地指一指那几个准备到西安去监视张慕陶事件的学生们说：

“你来了正好……你应该指导指导他们……他们正准备要去西安。到了西安，你应该告诉告诉他们要怎么办？不过，要多根据点事实，少根据些书本子……最好。”

正在计划着的那几个学生也立起身来，接迎着说：

“董先生……正好你来了，我们正要找你去……我们是准备到西安去监视这件案子了……”

“你们——总是自做聪明……喜欢自己做主张……”董教授

极度庄严地、两只手努力交叉地探进自己的袖筒里面去，脸色沉重地加黑着，没有一点要笑的征候。大眼睛完全睁开看向他对面那个代表说话的学生。那学生象开始感到不安了，他梦梦懵懵地：

“董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们总不按计划走……总喜欢自做聪明……一些教授们……”董说着忽然停顿下来向我这面看一眼，我不端严地向他笑了一下，他就急速转过头去接着说自己的话，“肖先生……不也在这里吗？他也要跟你们一同走……他曾对你们有很大帮助的……他学过军事……”

“哪里……哪里……我学军事的时候却是特号的劣等生……早就忘得‘精眼毛光’……”

董教授好象并不注重我这真诚的说白，却似乎怕我又把这严肃的场面给漫画化，就不再给我说下去的机会。“……不要听他的客气。……这些先生们还不全是为了你们青年们吗？你们却一点也不了解……”

“我们全了解的……”另一个较大身材，嘴角很宽，眉毛很浓的学生冷冷地说，“我们不随学校走……是同学们选我们出来监视张慕陶这案件处理的……我们要到西安去……请问董先生有什么意见。董先生是曾参加这案件的，而且也曾代表过学生们……我们是一直很信任着您的……”

春天的暖流象忽然从董教授的眼睛里冲洗出来了，这把那凝结得铅似的、冰岩似的脸色被溶解！由深黑转到棕红……。为了要表示这些青年人对于他的尊崇，并不能使他感到多大兴味的矜持，他把那没有优美可说的嘴唇努力地扣紧着，使它形成一条两角下垂的抛物线；同时两只脚跟开始并齐，提起来又放下去。接

着就走过我这边来。我正在和那位“东北”老乡谈说着一位死去了的朋友——我熟识，他也熟识的一位青年画师。

“你……马上就搬到这边来罢……那边就剩下你一个人……也孤独……行李放好，你就到我那边去……我住在学校里那一间房子你知道吗？”

“不知道。”

“只要到学校里一打听……‘董教授在哪个房子里住’……任何一个学生全可以领你来的……他们，因为比较我和他们常来往……并且只有我一位教授住在校部里的。那也是为了张慕陶的事件啦……住在学校里是比较安全些……喂……”他叹息了一口同时又盯着我：“你一定要来呀……不能再去西安了……你一定要来……我去和学生们商量点事情去……对不住……我去了……”

“警报还没解除哪！”我提醒着他。

“这没关系，我可以给他们证章看……”

一直到临出大门的时候，董教授还是那样热烈地向我扬手告别着。不知为什么我对于这位热情的“青年导师”却总提不起兴味，也唤不起回应的热情来。为了应酬，也只好把自己的手挥扬了一下，接着和那个金牙齿，斜眼睛的老乡，又把话扯到了那已死了的青年画师金。

“你还不知道他死的消息？那是在前年（一九三六）六月间在哈尔滨被捉去的……听说却是到当年冬天才在黑龙江省城外一处雪地上和一个某校长一同枪毙的……”我告知他。

“喂喂！他很聪明啊！我们在哈尔滨××报同事的时候，他还年轻……”

这个矮子，努力挤着他的那一只斜眼睛，似乎为要表示惋惜而要挤出几滴哀悼的泪似的，但是他失败了。只是空空的用拳头

狠狠打了膝盖一下，骂着，发响地咬磋着那只大的金牙齿：

“他妈的……我不和这些狗崽子们拼过他死我活……我不是我爹的种子……”

更是他骂人的时候，完全把满洲的土腔使用上了。我看着他那激动得斜眼睛发了红的样子，自己的心也来了一种酸楚，眼睛要流泪，但是却强制地把头看向天空——敌人的飞机并没有飞走，还在那远远的车站那边，时高时低地在游戏。

“你打算怎样？”我说话时并不再看他。

“打算怎样？到哪里干到哪里……这些年……知道吗？‘东北人’到国内被人家轻视透了……我们‘东北人’最大的缺点就是缺乏团结力，英雄主义。因为文化水准低……民族观念，国家观念……全很薄弱……这几年亡省的教训……他们也明白了……这些年在‘东北’辗转战斗的义勇军，‘双十二’事变，飞行人员，炮兵，文化工作者增多起来……这就是一个证明。……不过还有一些无耻的人，奴才根性还强固存在着，专门想靠着主子吃饭的东西们还很多……”

提到这里好象又使他激忿，连连地咬着牙粗鲁地发着喘息。

“凡事不能尽从片面来看……‘东北人’的弱点，不过是中国人全部弱点中的一部扩大了而已，长处也是有一些的，不过这长处是没经过锻炼，它需要合理的教育培植，需要高度的文化熏陶……。他们比起国内的受了中国社会遗毒培养得太深的地方的人民，是容易教育的，更容易改进些，也比较更有用些……。一块质地好的铁，做了刀剑固然可以杀人，而一旦改做了切菜刀……也是一样锋利可用。……退一步说，质地弱一点也不要紧，也可锻炼得强起来……就怕本质并不是铁……那就不能做为‘铁’来使用了。奴才根性，靠保主子吃饭……这些根性也并不是每人从

娘胎生出来就带下的……只要那些构成‘主子’的根源和条件一不存在，那一切也就黑影似的解决了……”

他连连地点着头，似乎还同意我的看法。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他低声地征求着我的意见：

“萧先生……我不把你作一般的‘教授’们看待……我们是朋友……你给我一点意见，就是……”他的声音更放得低哑一点，同时把头也更接近我，“……我们那一队的同学们全很信任我，因为平常大小事全是我给他们办……为了这，我很少上课——那些课程我是不需要上的——我们开小组会议；就是万一这学校对我们不负责任了，我们将怎么办？万一学校离开临汾以后籍着‘军事管理’的名目，实行‘无理由的独裁’限制我们的行动和思想的自由怎么办？”

“你们决定怎么办呢？”我静静地看着这个年令比我大，身材比我矮的同乡，一张‘蒙古型’大颊骨的脸，颜色是红得有点发光；鼻梁的地方有点洼下，而鼻头却又那样不调配地加宽地翘了起来，一头倒悬的蒜头似的。额上的，颊边的每条皱纹，也全是那样深入而单纯！特别是那过多的头发，浓密得几乎不能区分，只是一片滚在一起的黑毡……他象一个孩子那样神奇地在等待我的回答。

“我们的决定……”他鬼祟地看一看我们的四周，“……大家的意思，万一学校不负责——这是可能的，就它历史的证明——我们要去打游击。……万一学校无理由压迫……我们就反抗……去延安投入八路军。——他们全要我负责管这些事……”

“学校非到自己全不能顾的时候，我看他们总要设法收留着你们的。这就是说，他们好容易收到一批青年，对于自己毫没得到利益绝不肯放手的，第二点，实行军事管理也是可能的，不过

这得看战事上的情形和学生们团结觉悟的力量如何而定。——你们征求过董教授他们的意见吗？”

“这不能……董教授……同学们已经认为他是学校方面的人了。从那次张慕陶事件起，他虽然获得了一部同学们的注意，同时一部同学也开始在研究他——他的见解、能力……全是迂腐的书本子上的，他对于同学们并没感情……。”

我又沉默了，不想为董教授有什么辩解，也不想添说什么，因为我还不明白这一切。

在我们分别的时候，他又提起了金——那个已牺牲了的青年画师，我的朋友。

“他真是太年轻了啊！——萧先生……路上要多帮忙我们些意见……”

我点一点头，警报虽未解除，我也走出了大门。

……

第十章 “这些，怎么能背呢？”

一 刘同

翻复地我看着手里的一张纸条：

军：

尽等你不回来，我们不得已要走了，趁着现在还有车，你开会回来也一同去西安罢……赶快来车站……。

× 留字

朋友×他们已经改乘火车去西安，所有的行李也搬得精光，这空旷的大屋子里，只有我自己的那两件行李，还孤另地摆在炕上。我检了那件被包作自己的枕头，把身子沿着炕沿躺下去，想要睡一睡，一刻，为了屋子过度阴凉，又醒转来。

窗子上的阳光不见了，也许太阳还没有落下去，不过我住的是背影的南房，四围屋脊又是那样地高，虽然在太阳还没有落下去，这屋子却已经变成了黄昏。

什么声音全不存在，我似乎卧在古坟里，就这样已经经过了若干年月。我不能再这样躺下去，忍受下去……跳起来，用手推开那身边的被包，就象推开我的一些庞杂的意念一样，

——去，滚开……。

我知道，只要现在我一到车站上去，×他们一定全在那里的，我们可以一同去西安。红和段服务团此刻也许早到了西安，红也许正在等待着我……。人全是爱安全爱幸福爱朋友爱亲人的……谁真正乐意向艰苦的不可知的旅途上去进军？谁愿意抛开朋友抛开亲人……孤独地向着死亡的井口去探险？……这样作，那一定有着比这些更大的迫力在促进着他们，使他们不能不忍受这些苦痛的割离，不能不踏向明知是艰苦，明知是灭亡，明知“没有血底代价，就换不来奴隶的胜利”的阶梯，一段段地走下去，既不回头，也不希求倖免。……这不是矫饰，不是利驱，也不是伟大……这只是作为一个“人”的应有的行为而已。他们的心脏的跳动已经和那“更大的迫力”有了血缘似的连系着了，它们不能分裂，也不能割离……象流水击打着水车的涡轮似的，没有了那伟大的击打，它们也就没有了那颯急的运转……。

尽用空头言语谴责自己，这只是一种骗子的行为；只有用真实的行动来弥补自己的缺点，才是英勇的改过者。你不是要更多一点，更切实一点……来执行自己“人”的义务吗？那请你不必多言了，用行路的成绩来代替你的语言吧！

我从屋里走出来，一只推磨的驴子似的行走在院子里的砖地上。我的意念起始是一些乱飞的乌鸦，它们不统一地噪叫着，使我感情纷乱，最后我由急步行走竟跑起来。又觉得这院子过度狭小，妨碍了自己，于是就跑向了后园。

几棵不规则的枣树，依然是那样干枯的样子在等待着发芽的机会，等待它们的春天，尖梢上还挂染着一抹抹淡淡的太阳光。有一段枝桠被砍斩的痕迹还鲜明着，就是凹鼻子杜他们在这里的时候斩下去作“手杖”用了。

我几乎察看过了所有的地方：苦水井，防空洞，打谷场……我也几乎可以认清了每个人在那有浮土地方遗留下来的脚迹，更是红的小靴子……依然的，清明真切得象刚刚她从这里踏留下来的一般……。

苦水井里面的水，也还是那样静止地，一面湛明的镜似的照映着我的脸形。如今那深得有点可惊的防空洞也没有价值了，不独这房子的本主人已经躲得无影无踪，就连我们这些借房子住的人，如今也走得精光。我不能忍耐这寂寞和荒凉，明显地，人是不能和他的群断了关系，那会使他丧却了所有的价值和机能！我应该马上离开这墓场似的的地方，一刻也不能停留……

寻到了刘同，我迫切地催促着他：

“去寻一辆无论什么车子来，把我的行李搬到‘第一院’去罢。”

“对——”

他去了有二十分钟的样子，脸红着，两手分张着，费力喘息着说：

“什么都没有啦……连个车影都没有啦……”

“那怎么办啊？”

好容易我挨过了那带有延长性似的二十分钟，而他带给我的却是“什么都没有啦！”。

还是刘同想了办法，他寻到了一条扁担，他担着两件行李，我提起了零星的东西，就这样走向大街。

我回头看了看这个曾居住过二十天的大门，却说不出一种确定的感觉。

大街上所有的商铺全关闭了。有几家平常显得很热闹的饭馆也关闭了。阎锡山自己开设的那家××饭庄，在门前也再看不见

那些斜挂着冲锋机关枪的门卫们。

一切是悽惶和冷落，连一只狗都降落下了尾巴，急速而悽惶的样子跑着了。这象一次暴风雨来临的前幕，虽然现实的天空没有一丝云，没有一丝风，恬静的，温暖的……正是有点困人的早春的暮晚。可是人，却是深秋里的败叶似的，在大街上，在每处小胡同里……无主张似的飘转着……。从这里，我又看到了这“贤明”执政者的政绩！没有计划，没有主张，也秋天的败叶似的，随便遗弃着他们平时所搜刮着的“人民”。这些人民会给敌人制造前进的路石和桥梁……。

刚一走出我住的那条街口，忽然遇到了何教授。他正挺着胸，加紧摇摆着手里的一条大手杖，象一个英勇的兵士似的，开着大步在迈进……。

“呐……好久就听说你们来了……总想过来看看……总为了学校的事脱不开身……跑到这里……又跑到那里……而校长阎锡山又……你这是到哪里去呐？”

他看着我手里提的东西和担着东西等待的刘同，有点惊讶地问着。

“到‘第一院’去……”

“你准备跟学校一同走吗？”

“现在……只好如此了……”

“这很好……这很好……”他用手开始捻着他那有风度的落腮的大胡须，显得真诚而又沉思的样子，连连地点着不甚大的脑袋，“……这真是青年们的幸福……一般青年们太不沉着……怕牺牲……有你们几位教授在领导……那就好了……我还有事……”

他虽然装得很坦荡和自然的样子，但是我却看得出他的袋子

里却是装满了“急迫”和“惊慌”……。我微微地逊谢地笑了一下，准备分别的时候，我说：

“青年总是青年们……他们当然是没有有胡子人沉着啦！你到哪里去呢？是不是也跟学校一起走？”

“喔……喔……我个人决心打算是这样……不过……校长……还要我替他办一点事……到西安……不过……就是我到了西安，只要办完了事……马上我就来和学校会合的……那般青年……他们听说我在主持这学校才来的……喔再见……”

“再见……”

何教授的步子越来越开得阔大了，一直奔向去车站的方向。

刘同已经自己走了很远，我脚步加快一点地走着，却轻轻地思量着这位何教授。很想要给这类的人型规定出一个定义和范围来。但一时是很不容易的，只有使人想起了中国历史上那些“说客”之流，奔走在诸侯之间，以识得某王某公子，“引以自重”。

——这是一所坟墓！

“第一院”的院子，更是空旷得不成话！每间宿舍的门窗杂乱地敞着或闭着，遥看过去，象是一些不规则的弹着孔。空地上平常被人忽略着的那些枯败的蒿草，于今好象却成了这院子里唯一的主人。

“我回去了罢？”刘同红着脸，把扁担象一支梭标似的撑在一只手里。

“怎么……你不同我一齐走吗？”我忽然意识到：刘同也要和我分开，这个几天来唯一伴着我的亲人。“这个……去喝一杯酒……”我把一点钱塞进他的手里，固执地使他塞起来。自己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已经不清朗，并且有点颤味了。

刘同仅仅是开张了几次嘴，但是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的

脸色更红，眼睛泛着一点潮湿。

“庶务说……他不再赶我走了……要我随学校走……押随行李车走……车直到现在还没有从乡村要来啦……原先计划的八十辆车……现在连八辆还没有到咧……先生们得步行了……”

“你回去罢，我们到乡宁再见……”

他又张了几次嘴，又是什么也没说出来，仅是在临离开我的时候才巴巴结结地这样嘱咐了我：

“……先生……你们若是去打游击……不要忘了我啊……我们一辈子在一起……”他透力地把手里的扁担向地上捣了一下，勉强地笑了笑就走了。

刘同我们就这样分别开。

一些行李已经全堆积在大门口里面，准备车来装载。

我无聊地察看着每件行李上的人名和标记，有的是熟识的，有的是不甚熟识。张和贺教授的行李也在里面。

“教授们全到哪里去了？”我问着一个较老的传达兵。

“谁知道啊？左不过是吃饭……买东西啦！”

他正在一个焦炭炉子旁边，专心一志地在等待着开水。水开了，泡了一壶茶，他也专心一志地在喝着茶。

“规定几点钟行李装车？”

“规定八点钟……”他把话断下来又去呷茶，我顺便摸出表看了一下：

“现在已经快七点了……怎么车还不来一辆？”

“屁罢……八点钟？十八点钟车也不会来……”

这个小脑袋光头顶的传达兵，悠闲而自信地说着，呷茶……好象不是在回答别人的问话，只是随便地自言自语。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车呀。现到县政府去要，县政府到乡村去要……乡村的车不是被别的军队占有了，就是把车拆散，把牲口骑进山里去了……一辆车并不象一只耗子那样容易抓到咧！”

“那为什么要‘规定’……为什么不早下手？……”我显得有点焦烦地问着这个传达兵。好象他就是这一切责任者似的。同时对于学校所宣布的“有计划的行军”以及“一面行军，一面教育”的信念，更动摇起来了，尽力镇压着自己，努力要增加着这信任：

——他们总会有些办法的罢？

我也切盼贺教授他们回来，问一问我们所提的条件，校方给了一个怎样的回答？可是那个传达，大约茶已呷得恰好了，他改变了他那悠闲和冷淡的操守，竟递了一杯茶给我，热切地和我倾谈起来：

“听什么‘计划’……听什么‘规定’……那你死了连裤子也穿不上！……我在各样衙门混了二十年了……到处全是一样……就所谓‘公事公办’罢……你先生是不要指望坐车了……车？哼！”

我并不完全信任他，对于这样“衙门混子”，他们的牢骚，他们嘴里的说好说坏……全是以他自己的利害和方便为标准的。我还是问他关于车能到来的时间：

“再有一点钟……车能够来吗？我要出去吃一点东西……”

“我担保，两点钟车也不会来……”

“那是我的行李……”

“有你的名字吗？就放在那一起，有这些活人是丢不了的……你也得早一点回来呀……”

“你们不是不走吗？把这个留在这里……不必放在行李……”

起。”我把那只手提的防水布的囊子，交给了这个油滑的老兵，万一车走了，我也可以自己提起它来行走。

“里面没有钱罢？”

我向他摇一摇头，笑笑，他也笑笑。

二 最后的晚餐

所有的街道，完全是黑茫茫的。

在鼓楼东边大街上，我好容易寻到了一家饭馆，它只有一扇门板是敞开着的，我勉强挤了进去：

“还有什么吃的吗？”

“没有别的了……还有点面条……几个包子……”

我在一只方桌边坐下来，看一看那炉台上，只有一个炉口还闪着火光，而且也不很旺盛了，我指着那还有一点余肉说：

“给我炒上它们……多加一点大葱……再来二两‘汾酒’……而后检包子……煮面条……”他们开始在照办。为了要消除这等待的寂寞，我使用眼睛开始向各处啄木鸟似的在搜索：这已经不象一个平常的饭馆，除开必要的和一些笨重的家俱以外，什么全已经捆绑起来了。地上正放着两具已经栓好了扁担的大筐笼，那里面就是盛着这些东西。

“怎么？……你们买卖不要做了吗？”我问着那个正在动手为我炒肉的老板。

“先生……学校全走了……我们还做啥买卖？”

“你们要到哪里去呢？”

“先到山里去躲躲……”

“山里能躲吗？”

“第一次临汾失守……我们就躲在山里头的啦……才回来不几天……这又是第二次啦……”

“将来还回来不？”

“那得看情形了……如果这城还在我们的手里那就回来……若是被日本兵占了……就得等一等……日本兵很恨我们开饭馆子的，他们说饭馆子全是‘八路军’的侦探机关……药死过他们很多人……”

这个掌柜的很来得，很快地他把包子，炒肉，烧酒全拿来了。我为了饥饿就先不和他说话，喝着，吃着……到有点八分饱的时候才又和他接续的乱谈，同时也在思量那关于饭馆子是“八路军”开的侦探机关，药死敌人的一些传说的故事。这却很近乎侠义小说里一些“开黑店”的传奇故事了，我问他：

“你们什么时候到山里去？”

“马上就走啦……城里的高射炮全早就拉跑了，这城已经准备让给敌人了……”他把那仅有的一扇开敞着的门板也关闭起来，加了拴也加了锁而后向我说：

“你先生……一刻由后门走罢……”

“我还要带点东西路上吃……你这里还有什么呢？”我吃完了所有的酒肉和面条，但还是感到有点不足的样子，想要带点路上随时可以吃的东西。

“很巧啦……这里还有两只小鸡……”他沉思了一下，才愉快地从那捆好的担筐里面，寻出两只很肥满的熟好了的小熏鸡说：“这是预备我们自己吃的！”

我买了那两只小鸡，当时就扭下一只鸡腿来尝一尝，其余的包好了提拎在手里，遵照着这掌柜的意见，从后门出来走向了回路的大街……。

大街上开始有了幽灵似的人影各处游荡着了。人影们用着沙哑的，但是尽可能象是要放低哑一点地在彼此呼叫。也偶而听得见一两声孩子不习惯的哭叫和女人们的斥骂声……。男人们担着筐笼，嘴里凶狠地骂着，哼着……急速地走几步又要停止下呼唤地等待着后来的女人：

“你那双驴蹄子的脚……应该剁下去啦……你是走啊？还是在爬啦？……”

女人显然是缠过小脚的，她越要努力快一点，却好象更加慢了一点……听不到她有什么反驳的声音，只是沉默地在喘息……。这时候在男人大约只有感到一种憎恶和累赘；而女人只是一种义务地无可奈何地在跟随……。这之间，没有爱，没有情义……。

——没有真正的合理的社会，就没有真正的情义，真正的爱，真正的道德。

行路中间，对于人生的一些零碎的基本的问题，这时候竟忽然一齐拥进自己思想的广场，它们全是任意地在驰骋，要停止，要拦阻……毫没用处。也只好任它们驰骋。等到驰骋疲累了，它们自己就会休歇。

——“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活”。一棵蒿草要活；一匹蚂蚁也要活……全是；适于自己“活”的东西就利用它，留起它，培植它……不要灭绝；反之，就消灭它。

人类的一切进步，一切战争……也不过是为了“活”，为了自己的种子活……并且要活得一天好于一天，一天比一天幸福！无论精神和物质。这之间为了种种条件，人类中就又产出一批只要自己活，不要别人活；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孙……要活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天，相反地却要别人以及别人的子孙一天坏于一天，一直坏到灭亡为止……。自己要幸福，自己却不甘心向无限的自然

中去创造幸福，却偏要把自己的幸福建造在他同类的脑袋上，背脊上，甚至于骷髅上……。为了别人不肯，或者不再容忍自己的头顶上，背脊上……有着这些不合理的建筑存在，于是便有了“斗争”。也就有了可耻的人与人的屠杀！建筑者总企图把他们认为该当的建筑自己幸福基石的他的同类的头顶削得更平滑些，使自己的幸福建造的更安稳更坚牢些……于是就要逼着无耻的英勇——其实这是最卑鄙最下劣，最怯懦的行为。因为他们只是不敢向人类以外去寻找敌人，也没有勇气使人类的生活更好一些的尽偷盗自己粮食的鼠子们——把人类弄得残缺昏茫，残酷……直到把自己葬埋了才算甘休……。

先不想回到“第一院”去，所以在我通过鼓楼的下面就不向南拐，一直穿向西街。

在校本部的这条街，可以更多一点看到有黑影在浮动了，这大约是些“民大”的学生。

为的要问一问和学校交涉的结果，我去寻到董教授，他正在自己的屋子里指导着几个青年：

“……总不要‘自做聪明’啊！学校决计一切有计划……你们想我……”他看见我走进来，忽然在‘我’的下面加了个‘们’字，急速地结束着，“……们！还不是为了你们吗？为了一般青年……回去告诉一般同学，不要自做聪明，怀疑学校的计划……”

“是！董先生……”学生们恭谨地弯一弯身子，算做鞠躬礼，走了。董教授急忙地走过来，亲切地握紧我的手：

“坐啊！”

“你很忙啦！”

“一天简直是没闲功夫！不是这个找，就是那个找……真奇怪，他们什么事全来找我……全要我给他们解释！这不是吗？我

由武汉带出来的一点材料……要重新写一部关于哲学的书，不是吗？一页也没能写，把时间全浪费了，而这些青年还不知情……”

他拍打着正堆积在炕上的一些原稿，剪裁下的报纸，杂志……这大概就是收集的材料了。另一个勤务兵正在一边整理着一些零星的书籍。

“你打算怎么办呢？”我否定地看着这些材料说。

“这一定得带着它啦！到了乡宁，我一定要开始著作了……。我的那部关于社会科学的书你读过吗？三版了……有好些自己不满意的地方，到下版时一定得修改……你有什么意见……我是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的，只有虚心接受批评，才能有进步，卡尔这样指示过我们……。兄弟无论讲话还是作文，总是站在‘卡尔主义’立场来讲的……绝不乱讲……”

“这很好！这样才是一个科学家的态度……。你的那本书我是读过的，并且我觉得它对于初学社会科学的人……是很有用的……我没有什么意见……”

董教授的脸变红了，不能够克制地笑着，更亲切地递给了我一杯开水，并且说：

“你的那本‘八月的乡村’我也读过了……我常常是不大看文艺的，但是没读完……”

“这应该谢谢呢！”

他忽然从那个整理书物的勤务兵手里，抽出一本小册子，举在那个勤务的眼前说：

“这本送给你读罢！要好好地读……青年人总应该多用功……多学习……”

那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军队政治工作纲要”。

“他识字吗？”我留神到那个勤务。他有着两片发红的厚唇

的嘴唇和一双睡眠不足的大眼睛，向着董。

“他读过初中咧！我正在督促他用功……他用功确是很用功，只是有时候喜欢‘自做聪明’……看啊！你又自做聪明了！”

那勤务大约是没有按着董教授的规定把书就捆起来了。这使董教授的脸色，由棕紫而转到黑。他重新在教导那个勤务兵，同时也在做着榜样给他看：

“……这样一来……再这样一来……再这样一来……为什么你的脑筋总是那样笨啊！真不明白？……”

那个勤务兵把睡眠不足的大眼睛，不关心地凝定着，那是不能决定他确是在看什么，总之看得出他对于董教授这样关心的教导，是冷淡的，也可以说是完全漠然。

很巧，贺教授尖着鼻子也来了，不等待发问他就报告了和学校磋商的结果，可是第一句他先骂了起来：

“他妈的……这简直是一帮混蛋加饭桶啊！”接着他并不坐下，两只手拍打着，“……我问他们枪呢？他们说：‘枪……吗……不能够每人一支……’我问子弹呢？他们又说，‘不能给学生们子弹啊……他们会乱放枪……’有枪，没子弹……这象什么话呀？”

我知道了，我们所有提出的条件，在学校负责人只有一个答复：“慢慢再说。”

“好罢，我们就慢慢再说……”我笑笑地看一看董教授，他正沉思的样子站在桌子边。

“反正……这时候我们也不能走了……只好任命罢！”贺教授绝望地躺在炕上了。从那多层的近视眼镜的外面，我似乎看见他那不甚大的有点突起的眼睛；又开始在红湿……。

董教授为了表示友谊，他派人单独把我的行李取了来，捆在教务处的行李车上。那车已经象一座行李山，可是人们还在和车夫吵闹着向上面添搭：

“不成了啊！装得太多……车走不动啦！”

“就这样一个卵子大的小包放上去，车就走不动了吗？”这面争吵着，而那面却不言不语自己把要拴的东西拴得停当，最后车夫也就不再管，他站在一边指着一边吃草的几头牛，还有一头不甚大的驴子，笨拙而气愤地说：

“你们装罢……拉不动反正也得扔在半路上……你们看，不就是这几头牲口吗？”

并没有人注意或是估量这些的，还是照样在东西上捆绑着自己的东西，而且全是说：

“我就是这一点点啊！这算什么呢？”

由于董教授的名义，我的行李和提包，竟也被捆上这行李车，起始管理人不肯：

“这不成……”

“什么不成？我是董教授……向你们主任说去……一定要捆上……。”

管理人就不再言语，悄默地把我的行李就给捆载上。我向董教授望一望，他却是很有点派头，很象一个教授的样子，回来我笑着向他说：

“你很来得嘛！”

“对于这些人，是不能客气的……就是说还没有到应该客气的时候……兄弟……”

又是几个学生来寻董教授，他很不好意思地脸红一红笑着说：

“你先坐一坐……我去和他们谈谈话就来……”

“请随便……”

贺老头（后来熟识了我们就叫他老头）已经睡过去，很响亮地响着鼻鼾，有时也在打哼。

“跑起路来……这老头恐怕要吃不消……”我带着一点不必要的惋惜，看一看他那矮瘦的身子，接着就不以为然地思量起刚才董教授的样子：

——他可以当官了！很有官派头呢！

但是一想到董这是为了自己的事，脸就轻轻地感到一点发烧。

——起始人对于自己的事，总是用原谅的眼睛来看的啦！待到不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又要用苛刻恶毒的自以为是公正的批评来责备了：“那过去虽然是利于我的，我现在也敢说：那是不对的啦！”人常常喜欢在他爬到岸上的时候，才对于渡过他们的桥梁提起批评和诉讼的。

觉得自己好象也没有例外，于是开始感到一阵羞耻！为的要平息平息这烦乱，便从这小屋子里走了出来。

三 一个节日

到处红着火光，人们焚烧着残碎的纸，不必要的东西；也到处泛流着歌声，笑声……这不象是出发，只象一个什么节日……。青年人毕竟是青年人，他们总是愉快地承受着自己无论什么样的命运：不躲避，不拒绝，也不脱逃……。

我巡礼着每一个院落；每一条黑暗的甬街，遇着熟识我的人，有的笑一笑各自过去了，有的也要和我打两句招呼：

“萧先生，您也随学校走吗？”

“一同走……随着你们……我们要共患难了！”

“那太好了……”起始他们显着惊讶，但马上就变得平凡，接着就要为了我这庄重的回答，拉开自己的嘴大笑。

在一间大的原先是“政治课”的办公室里我停下来，那里正有一些人在烤馒头，他们说就要出发。

一个学生他还正在墙上专心地写着标语，那是用日本文写的，意思大致是这些：

‘中国人民不是日本人民的敌人，只有日本军阀才是日本人民真正的敌人。英勇的日本弟兄，应该调转枪来打倒你们的军阀啊！’

还有是：

‘你们的父母妻儿，正在等待你们归去哪！’

写标语的那个学生我是认得的，这是一个有着斗瞠眼睛和一对很高颧骨的人。

“这是给日本兵留着看的吗？”我凑近他的身边问着。他似乎在凝神较量那已经写成的字是不是适宜和美观，我这声音使他吃了惊：

“哈哈……谁知道能看见吗？萧先生……”

“我想他们占领了城池以后，也许不会就来住这房子的，即使住，也要派人侦查一个够……这标语……恐怕敌人的士兵是不容易看到了……”

“我也是这样想啦……不过写总比不写强……在出发之前……同学们决定……凡有墙壁白净的地方我们就写……让他们来个‘擦不胜擦，抹不胜抹’……”

“对！”我摹拟着山西人说话的腔调，同意着这个学生的办

法使他‘擦不胜擦，抹不胜抹’……一切全应该有这样的精神。

他向我笑一笑点点头说：

“萧先生……我们路上见啦……我们路上开座谈会去……”提起墨罐，他又到别的地方去写了。同时一个暗影，掠过我的心头，我悬想着，假如敌人占领了这个城池，那会怎样呢？他们会轻蔑地点数着所有的获得品——粮食和军械——占领了所有现成的“工事”和房屋……或是杀得一只狗也不留……而后再获取第二个城池……。接着我又想起了那些张在街头的官家们的标语：

‘与临汾共存亡’

‘誓死保守临汾’

‘誓死保守山西’

其实对于这些空头的标语，我就从来是打着‘?’号看它们。人是爱“事实”的，并且对于这些“誓死”的字眼，我也不大钦佩，如果你真的有了非达到目的不止的决心，即使你活着也不算不忠；如果你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即使你死了，那也是不能逃避责任的。能够活着，总要尽力地活着，来用必死的精神执行自己的任务；到实在非死不可的时候，企图逃避的那才是真正的怯懦……。达成任务为最终的目的，“死”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任务的过程中，一种可悲的附带的条件而已……。人类的真理——也就是一切的真理——不是为了“死”，却是为了“活”——不是为了活才抵抗，才战争吗？

在一本小说《一周间》（描写苏联十月革命内战时共产党人在一个小城市牺牲的故事。作者李别金斯基。）的结尾上，大意有过这样几句话：

“……一个革命的领导者，要象一个巧妙的舵手，弯弯曲曲想法通过你的道路……“死”并不是任务的完成……”

我仍然回到董教授的屋子里，他已经换上灰色的军装了。但这却使他增加了丑陋，原因是他还象穿长袍似的，两手对插进袖管里去，胸脯窿下，背脊拱出着。他似乎正在发着气恼：

“你总是这样自做聪明……你的聪明是有一点……但你是不会吃苦……聪明有什么用呢？去，一定取回来……我那是狐皮袍哪！他还没有四两棉花重……那不是一元两元的东西！”

那个站在旁边的勤务兵，这次看得出他底大眼睛算显明地茫然地动了一下，嘴唇翘着不甘愿地走去了。

“这些人……似乎他们是不懂得我们对待他们是多么客气啦……客气，他们理由就多了，必须要强迫……要骂着……”

董教授接续向我诉说他的气愤的理由：

“我的一件皮袍子脱下来了，我因为换穿军衣……看罢，他竟给我捆在行李车上去了……奴隶真是解放不得的……”

“并不是奴隶不应该解放，而是解放的方法，解放以后的办法……却应该研究一番的啦……。你是研究社会科学的……你总不能否认养成奴隶的历史根源……”

“这点常识我当然是晓得的啦！‘奴隶的习性不是一天养成的……当然也不能是一天马上就可以洗除得干干净净’……”

“这是很正确的……”

董教授似乎感到我损害到他的尊严了——我竟这样‘咬文嚼字’向他来提起这些浅薄的属于他所专门的学问门头上来——脸色阴沉了一下，可是马上又不自然地裂开那下垂的阴郁的大嘴，笑着说：

“您是研究文学的……”这话后面埋藏的应该是，“对于这些您应该是外行啦。”

“是的，兄弟不是专门研究社会科学的……”我把“兄”也

读作“风”，这却使董教授窘了，但我却象没注意似的还说下去，“……在一本小说里，描写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农民们不肯吐痰到痰盂里面去，必要睡在地板上……。他们说向痰盂里吐痰，这只是“资产阶级”的习惯……。其实无论那个阶级习惯，把痰吐在痰盂里而不吐在地板上，这总是对的啦……。可是奴隶们因了过度的仇恨的燃烧，他们一时会要失却理性，不批判地反对与他们的敌人有着关联的一切的习惯和事物……。这是当然的……。这不能就算作“奴隶解放不得”的理由……。何况只要经过一个时期他们就会踏入人生的正轨呢？懂得怎样承受一切，怎样处理自己……”

其实这些话是不必要的，可是我终于又说了这一堆。董教授神不守舍地望着他面前的灯火。贺老头叫着也醒转来：

“还不出发吗？”他看了看董和我，他动了我一下：“什么时候了？”我摸出表来：

“十一点——”

“拿回来了吗？”董教授从那个勤务的手中接过那包好了的狐皮袍，又重新看了一下说，“好好包起来……”

勤务痴呆地望着炕上六七件零星的东西——洗面盆，小包……——自言自语着：

“这些怎么能背呢？”

在第二天（二月二十七日）上午的一点钟，我们才算开始退出了临汾城。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日

晨，第一篇终。于成都。

•

•

•

•

第二篇

第一章 走出临汾

一 一群被惊扰了的蜂

这不是人，只是一群被惊扰了的蜂，无计划地分飞。

城门太狭窄，常常被进来的骡驮，出去的人群，以及人身上驮载的那过大的被包拥塞住。守卫的兵沙哑地吵叫着，骡子们摇摆着耳朵，灼热地喷着气息，骡夫们以及押解这骡驮的兵们，就理直气壮地大骂：

“……总得让牲口先过去啊！这是警备司令部的东西，一刻也不能耽误……你，守门的……为什么不禁止他们等一等……”

“扯你妈的屁……你腰里有手榴弹，甩出两颗……不就过去了吗？”

“你等着罢……”押解的兵，一只手高挑着那玻璃已经被熏染得发了昏暗的手马灯，挥着另一只拳头，狠狠地切动着牙齿过去了。出城的人，无言地各人跟定着自己已经占到的位置，缓慢而固执地向城外涌流……。

“第×队……”

“第×队……在哪里呀？我是×××……”

“在这里……这里！看哪……我给你动着灯哪……”

一涌出了城门，开始就是一片难堪的呼叫，各自寻找着自己的队号，他们有的是规定好在这里集合。

昏黄的灯光随处动着，从灯火的光照里，偶尔闪过一个人的面象，那也是昏黄的，呆板的看不出是女人还是男人。

被腾搅起来的浮尘，看不到边际地翻转着，浓厚的，只要一不注意，就会封闭了你的鼻子和眼睛。人在这样世界里如果生活一天，他的血流和五脏也许会被淤塞住，停止了它们的活动的机能。

好容易我们冲出了这尘土的迷阵，每个人全象被水复苏了的鱼似的，贪婪地呼吸着。

“啊哈！我的天！”

尖鼻子的小老头贺教授叫了。他象得救了似的，连连地叹着气，“啊！这简直要憋死人，这叫他妈的‘有计划行军’？别糟塌人了……”

他这仅是一个人在慨叹，没有谁和他酬答。

“贺先生，贺先生……”远远地在后面一个孩子似的声音在呼叫他。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贺教授的声音象一个老年妇人有点歇斯底里地回应着，同时把自己的手电灯，长久地向后面照了又照。从这照射里面，我回头看一看走在后面的人——那是断续的拉成了一条看不见尾巴的长行，每幅呆板的脸象，不熟练的迟疑的走路的姿势，看见了那个“两面派”的张教授，他是显着燥急地，企图跨过每个人，走向前头来。

“等一等啊……”随着这尖锐的不充实的孩子似的叫声，于青赶上来了。他更象一个舞台上的老年人：那狭窄的脸幅，时时被头上打鸟帽的阴影一刻遮没下去，一时又显现出来……他终于赶上了我们。

“你这老头，跑得真快啊！”他一面喘息，一面跟随在贺老头的后面前进，脑袋在黑暗里左右摇晃了一下，探询似的问着贺说：

“前面走的是谁呀？”

“肖先生……”

“老肖的前面呢？”

“密司……朱……”

“嗽……你们前面慢一点走啦！老肖！”

“这还快吗？象散步一样。”

一个黑影，接着又是一个……一共是三个黑影超过我的身边走向了前面。其中一个略高的我认得出那就是“两面派”的张教授。

“这家伙，还要跑‘马拉松’咧……”我玩笑地看前面那几条越来越模糊的背影，同时一股孩子气的好胜心鼓荡着我，“怎样？加点油……我们赶上他们去——”

“赶过他们去——”走在我前面作响导的朱女士响应着我。

“我是不成啦！我的眼睛不成……一下子跌进沟里去，一定要跌死的。”

“算了罢，一齐慢慢走罢……老肖……”

于青在后面怨艾地劝阻住我们的计划。

“贺先生，让我来……”我停止住，去接取贺手中那只过大的，有着相当斤两的皮包。在自己这是被一种强壮和年轻的自负蛊惑着的，要把别人的斤两移担到自己的肩头上来，这似乎是一种光荣。

“喊……喊……不敢当……你自己也有东西咧，让我自己……”贺老头遭了意外的袭击似的，惶惑地谦逊着，但我却沉默地从他那把持得不大坚牢的手中把皮包拿过来，提在自己的左手里，开始行走。贺老头一面被赦放了似的叹着气，“哎呀呀！全身是汗了！”一面却还在谦逊地叫着，“还是让我自己来吧……这怎么敢当呢？你的身体却是好哪！眼力也好……到拿不动的时候通知一声，还让我来拿……”

“你让老肖代你拿一拿吧！他强壮。”

我单纯得不知在想什么，同时也忘了自己手里提着的东西。听到了后面于青孩子似的，“他强壮……”这声音，忽然手臂感到软弱了，几乎把手里的东西落到地上去。

——哼！强壮的人是应该一生拖载着软弱的东西们一直到死吗？

那夜车站上凹鼻子杜的讥笑，“肖军是了不起的呀……”又那样清明地在我的记忆里铃似的起了响声。我咬了咬牙骨，同时把脖子更挺一挺，深深地呼吸了那还带有尘土味的夜空气：

——我要一直强壮到我的死！我一直要象一颗饱满的皮球跳

跃着活下去；要象一颗不经琢磨的金刚石，永久保持着它的棱角。

这象是在对自己发着誓言。

我为了要节省电便扭闭了手电灯。这起始是不方便的，慢慢地道路就显出苍白色在前面出现了。这道路并不平坦，有时要升到高高的谷壁上去，有时又要深深地埋进谷底，象涉水似的踢着那过厚的尘土前进。

“于青！这是我第一次过的生活！”贺教授慨叹地诉说着自己的幽怨。但他的语气是显得轻松的，没有多少激忿在里面了。这大约是个过重的皮包脱离了他的效果。

“这是刚开始呀！谁知道咱们将来会怎样？我也是第一次咧！”……这是走在后面的于青的声音，他好象一个呜咽着的小狗。

“是啊！过去，我们是尽生活在课堂里面的……这回我一定要得看一看……一定要看一看……”

“你全能这样坚决……我们青年人……一定更得象个样儿……我在‘北平大学’作学生运动的时候……”

“又是那次‘南京请愿’的事件……”我截断于青的话玩笑地接着说，“……你被关进监牢了……是罢？这是光荣的……”

“老肖……你这家伙……”

于青总是喜欢说到他在大学里的故事。这是一个善良的人，老实的青年人，但他的行动和相貌却象一个舞台上的老年人。善良，热情，但是却缺乏专一的恒心和更多一点的弹力……。

“人是总得懂得自己是生活在什么人身上的，不然那才是一架吃书的机器。”

“当心啊！后面的人。”

每一遇到下坡路或是上坡路，走在前边的朱干事总是殷勤地

呼叫。接着她对于学校应该负责领导我们的人，就发出了咒语：

“这些个饭桶们，养着他们有啥用？”

为了这，教授们打破了自己阶级的自尊，开始同这位朱干事生长着友谊。

“朱同志……真能干啦！”老贺不再悲叹了，他变得好象愉快得要跑起来的样子，毫不懈怠地紧跟在我的后面。

“那里的话……贺先生您是做教授的，怎么和我们小干事开玩笑啦？”

“哪里……这是实在嘛，不是你今晚领着我们，也许早就掉进沟里啦，至少是我自己。”

“真是的，学校太对不起诸位先生们。不独没有车，连个正当领路的人全没有……肖先生你走得来吗？”

“马马虎虎，对付着走。”我梦似的回答着她。

“再有二十里，就可以到了襄陵，到那里我可以带你们找一个地方睡一睡。”

“那再好也没有了。”不匀齐地，于青和贺教授一齐做着感谢的大叫。

“我简直就要睡在这路上。”于青自言自语地一面打着哈欠。

二 有计划的行军

遥远地有着一一点焦红的火光在我们前面游动。从什么地方呢？空空地，时断时续叫着狗的声音。我们每人全似乎在盼望着一个村庄，寻到一个温暖的人家，喝一杯热水，吃一点可口的东西，而后一直睡它到天明。

人们不再交谈，全是默默地加紧着自己的脚步。后面的人赶上来；那前面摇晃着的灯光好象也越来越接近。

“赶上前去……”

“赶上前去……”

前面人提议地叫，后面的人也附和地叫……。

“兄弟不赞成，忙什么啦？掉在沟里会跌死啦。”距离我后面不很远，我也听到了董教授这反对“赶上去”的声音。无必要地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是分辨不出的。

又是三个人影，嘻笑地，匆忙地从我的身边赶过去，同时撩拨似地向我这面叫了一声：

“老乡，‘压’呀！”

“好好‘划’你自己的‘线’罢。”

这是认识不久的那个东北同乡陆教授，他是担任教授行政和外交的，一个浅薄的有着一双向下弯曲的谄媚的眼睛的人，他用“东北”马贼们的隐语向我打着招呼，我也就用那半隐不隐的‘隐语’回答了他。

忽然一声悠长的哼声，从我们不远的路边发出来，我周身的神经起了一次痉挛。

“这里有人在哼啦……”其余的人们也开始停止住，用手电灯向着那发出声音的方向乱杂地在搜索。

“这里……这里……”

跟着第一个发见的叫着的人，别的人们也无必要地叫着……

“就在这里啦，谁过去看看……”

在一些手灯交叉的光照下，清明的在大路右边不很远的一带低矮的小土崖的下面，正有着两个灰色的人形：那个站着的，眼睛睁得很大面对着灯光；另一个是坐在地上，背脊依靠着土崖，

两手软垂地交叉在身前。因为他的脸望向天，就看不分明，只有那尖尖的下巴的黑影，时左时右地拉长地动着……。

“你们是第几队的？”

“第×队。”

“他怎么了？”

“跌进沟里……昏了。”

“怎么……你们两个单独走在前面？”

“担任侦探的啊！”这个回话的女同学，她好象再不能忍受自己的激忿和委屈，对这些既不能援助也不能解决问题的人们的询问，眼泪开始包围了她那过度光强的大眼睛，可是她却急速地把头侧过一边去，避开那些映在她脸上的手灯光，开始低下身子去用手战颤地摸抚着旁边那个没有声息的人：从额头，鼻尖，胸膛，一直到那两只土色的手……再转回来又停止在他的鼻尖。鼻尖和额头上有着大大小小的汗珠在轻轻地漫流。

“为什么没有一只灯？”谁在问。那个女同学并不回答。

“我们看着也没办法……一刻大队就过来了，让他好好在这里坐一刻罢。一时跌晕过去了，不要紧的……”

说着这话的人们一面说着，一面就去走自己的路。剩在这里的，只有我，于青，贺教授，还有那位姓朱的女干事。我们无可奈何地彼此寻找回答似的望一望。贺教授的小眼睛又开始红湿着了，他歇斯蒂里地尖着声音吐落着他的咒诅：

“天啊！这叫行军吗？这还叫‘有计划的行军’？派出侦探来全不给一只手电灯！这，一下子摔死了，怎么说呢？这算什么‘牺牲’呢？这也算为国吗？他们就这样埋葬着青年……我想，青年们一部分是死在了这些凶残刽子手的手里的……我们不能容忍……”

贺教授他的声音越来越尖锐，浑身颤抖，连连地用手拍打着他身上那半短的小皮大衣，他向着这四周黑夜的旷野在叫着“不能容忍”，又好象在准备着同它们格斗；好象这旷野上一有回应，他会马上就把自己整个的生命抛掷过去……。

那个坐着的人深深地有了第二声哼声发出来了，同时那从前仰着的脑袋也自动地挂垂到胸前。

“扶起他的脑袋来……”我命令着蹲在他身边轻轻抽动着背脊，脸埋在自己手里哭着的女同学，“放平正了它……这附近有人家吗？”我询问着朱干事。

“这里怎会有人家呢？”她茫然地向四面看望。——一时才在我们前面摇荡着的那点火光已经不见了；狗叫的声音也不再那样发狂。

“把这点药给他弄下去。”于青从什么地方摸出了一点“八卦丹”，递给那个哭得更甚一点的女同学；我摘下自己的水瓶来。里面的水已经完全冰冷，因为那是没有保温设备的军用水壶，而且有了冰渣。

“把他放在这行李上……”我搬过旁边从那个女同学身上卸下来的一件不很轻也不很小的行李。

“他坐在自己的行李上了。”

“让他躺一躺，把这两个行李并起来——为什么你们要带这样大的行李啊？”我奇怪地询问着这学生。

“不带……路上听说尽睡土窑……怎能成呢？”这个女同学证明着她带行李的理由。她站立起来，已经很有精神，不再哭了，因为那个跌伤的人被放躺下，已经有了不断的哼声。

“可也是啊……不带行李是吃不消的——学校没发毛毯吗？”

“哪里还有毛毯哩？”

“校长自己不是就有一个毛毯厂吗？”

“那还是在太原咧！”朱干事解释着，“全送给日本兵了。”

“看啦……我们的行李没有，路上要遭殃！”于青头侧过来又侧过去显着调皮地说着。

“这简直……不象一个学校，不必说‘革命’连一个普通的学校都不如！这也决不象一个有思想的掌政者……简直是欺骗，欺骗……一切是欺骗……”

刚刚平静下去一点的贺老头又噪叫起来。

“看，后面来了大队，我们走罢，大队会照顾他们……”

和那个女同学，大家全忘了“道别”，只是彼此无言地望一望。

已经走出了几步，贺教授才好象记起来似的，回头向那两个黑影存在的方向这样尖锐地叫了一声：

“你不要慌啊！大队不是来了吗？他就会好的。这算什么牺牲啊！‘愚蠢会毁灭了世界！’”

后半段那警句似乎他是在向自己说的。因为并没有谁回答他。

我特意到那个同学跌下去的地方察看了一下。那是一带有一丈高的墙似的悬崖，一条白色的道路就穿过这崖脊上。

“如果下面是石头，脑袋就会跌碎得象一个鸡蛋吧？幸喜是浮土。”

“是的啦！若是我，那就完了，幸喜他年轻……”贺教授更加感慨地叹息了又叹息，“幸喜他年轻！”

“那里……若是你……那会象一颗球似的滚下去，马上就跳

起来！”我说。

“为什么哪？”

贺是显着正经地期待我的回答。

“因为你比他更年轻！”

“你……你这家伙……又和我玩笑了！”他在后面打了我一下背脊。

“暖——你不是不高兴人家说你老吗？”我说。

连走在前面的那个朱干事全不能矜持地大笑了。

三 襄陵路上

这不能算村庄，岔路旁边，只是有几间平常卖些零星食物，廉价的香烟和糖块的土房。房里面还有灯光，出出进进走着灰色的人；在房外那些没了锅的灶台上下四周，也是堆满了人。但是并不噪杂，每个人的嘴唇，似乎全被这夜间越来越尖锐的寒凉给封噤住了，即使偶尔听到有人呼唤谁的名字，说起话来也是必要的简短的没有啰嗦。

“先生们……等得你们好久了啊！”这说话的是一个低矮的，但是却有着一管过于肥大的鼻子的麻脸的人。他还有着一双眼脸浮肿的蛇样的大眼睛。他一只手正提着一只玻璃罩的大马灯。

“为什么你提着灯却跑得这样快呀？你是在引我们的路呢？还是自己做‘提灯旅行’？”

我认识他，他是管理教员们伙食的庶务。这次学校是指派他来引我们的路的，而他却距离得这样远，自己跑在我们的前边。同时我也记忆起时才在我们前面摇摇晃晃的那点焦红的灯火，大约就是这只手马灯了。

“对不住……先生们……前面就是河啦，过了河就是襄陵，我们到了襄陵就可以向县政府要到一百头牲口，他们是给我们预备着的。哈哈。”

他的多肉的大鼻子拱动着不怀好意地笑着。人们对于这新的希望——到了襄陵就可以有牲口而且还可以睡，说不定还要有一顿热腾腾的饮食——过于热切了，就遗忘了对于这个不怀好意的人的责备。

“走啊，这回我们不要断了联络，兄弟以为……这现象是不好的。”

这当然是董教授了。我努力透过灯光，看看董他们——所有超过我们前面行走着的人——全在那里了。他们有的挺直着身子，有的坐在自己的被包上，脑袋停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抱拢着一双腿干，梦着了一般地缩作一团。

“怎么啊？贺先生。”

“还好，你咧？”

“马马虎虎。”

“我们这也是长征哪？谁知道这征出了多少里了？”

“三十。”

“哪里……二十五。”

“呸！过了河就是襄陵。四十里哩！”

起始，是对面的张教授，不停地搔着他那亮得出奇的秃额头，向这面的贺老头打招呼。贺老头的小鼻子红着，勉强地笑着，拍着节拍似的无必要地时时用手掌打着自己的小皮大衣。接着是人们对于里程的论争。

“兄弟的意思——我们不应该把精神全费在论争这些抽象的理论上，事实总会告诉我们的，它会有多少里。”

“总是董先生啦，哲学家，说话总是有根据，有道理。”远一些黑影里谁在嘲弄地这样说着呢？引起了全体人们的嘻笑。连那个麻脸的蛇眼睛的庶务也笑了。他从地上提起了那马灯，用着过重的“山西腔”说：

“对，我提着灯，在前面走，咱们照着路。”

“你不要再自己去旅行啦，妈的。”这庶务停止下，凶狠地看一看这个对他说话不尊敬的于青。也看一看别人——别人的眼睛全是那样尖锐地集中着他，我特别对于他那鬼鼻子憎恶得几乎要一拳头给他打飞了，我命令着：

“怎么，还不走吗？后面的人掉在沟里快跌死了，你却自己提着灯在前面作旅行。走——”

“你们不是有手电吗？”他陌生地看了看我，终于不甘愿地转着身体，嘟哝着走了。朱干事也很气派地在数说着他的不是：

“你蔑视自己的职务，那就是丧掉你的人格。到了乡宁这应该提到校务会上去批评。”

“随你的便罢。”他回过头来狼似的露着牙齿，向朱干事野蛮地回叫着。

“路上，他再这样，我们把他扔进山沟里去。”

于青和我并着肩，征求着我的意见。我知道这是不可能，所以也就没回答。

董教授我们忽然并肩地走在一起了，他问我：

“你有手电吗？”

“有。”

“那末，我们慢一点走。”

我懂得了他是有什么话要说，我答应了他。

“唉，这是怎样一个‘两面派’呀！随时全可以暴露出他

‘两面派’的性格。”

“为什么又提起他？”我淡然地和平着自己的声音，使每个字讲得全有点模糊。

“你看，他走路，全脱离了群众，要自己跑在前头，而他还和你们那位同乡——那个有一点‘法西’味的人——忽然亲和起来。那家伙是很能交际的，我们应该注意，到了乡宁……”

“有什么呢？无论谁，他若是尽想着自己鼻子尖上的利益，或者只顾念到那针屁股样的名位和尊严，那他将永远停留在那针屁股上；自己的鼻子尖上。至于想要利用什么样机会，把自己象一颗汽球似的膨胀起来，升腾起来……那它那不坚实的皮壳，很快的就会被用以膨胀起来的东西毁灭了，也许会象一阵烟雾似的，崩得无影无踪……只有真实的，不怀着其它目的，而为人生合理方面不倦工作的人，他才会永久健在，永久象一柄得用的手斧似的被人爱惜着，它不会因了锈蚀而失去了价值，也不会为了过度菲薄而半路就把自己崩折了。它永久是那样一斧一斧地，斩削着人生那些结瘤和弯曲，也就是一斧一斧地把那光洁的坦直的人生建立起来……一直到它应该休歇应该完结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完结了，同时就把剩余的钢铁，加进了新的斧头，而继续地执行着它们永久的工作……这就是人生。”

从他那时时转过来又转回去的脸的旋转的姿势，我推测董教授有点茫然。一直到我说完了话，已经走了一段路，他才实际地说：

“拧开手电罢。这路不平呢——你才说的话这是哪个作家的呢？巴尔扎克吗？托尔斯泰，还是鲁迅？”

“这是我自己的意思，也是我自己的修辞。也许这些话这些‘先生’们早就说过了，不过我没读过，但我相信我们的语句是

不一样的，也许部分的意思我们是相同了，因为他们全是伟大的，知道的多的，也透视得深……”

“你能随便就可以背一段某部伟大作品的语句吗？——卡尔是很瞧得起巴尔扎克的；伊里奇也很懂得托尔斯泰呢。”

“凡是伟大的人物，他们的伟大总是有形无形地相通的。——我没有背书的本领。”

“卡尔是可以在巴尔扎克的作品里，寻到他经济学的根据呢！”

“同样啦！存留于鲁迅的全部的作品里的也就是中国社会一整段历史的标本，你也可以从这里寻到你所需要知道的或是想要知道的东西……”

“伊里奇说托尔斯泰是俄国社会的一面镜，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从这镜——托氏的全部作品——他可以把整个的俄国——上至那至尊无上的皇帝，老爵爷，夫人，小姐，青年的爵爷；下至一个最卑贱的农奴，工人，娼妇，小偷，流氓，乞丐，兵士……——他们全是那样清楚地反映着。不过因了这镜的位置不同，光角不同，而反映出的明暗面也就不同。我们也只是从这里选取我们所需要的啦！这就是所谓，批判地接收。”

“鲁迅的作品，我是读的，不过并不多。听说鲁迅对于卡尔主义的学说并不十分留心，是吗？”

“是的，他只是留心那根源。他是并不爱那些被庸俗化了的，一些自命卡尔主义者们的解释的。”我觉得这话对于董是不大相宜，便补充了一句，“对于那些不是故意卖弄玄虚，企图把这主义的主旨和方法，弄得更鲜明，更简单，更容易使对于这门学问无多少修养的人也读得明白——这样人又当别论。”

“兄弟……就是努力着这样的工作——”董说话是急忙的，他不等待我的插言，又接着，“兄弟，一向是对于民众，对于青年……总是根据着卡尔的立场来讲话的。”

“你对于那跌落在沟里的学生，怎样解释呢？”我按开手电筒，向前面射照了一下。

“这是偶然的現象啊！”

“偶然的現象也要有它‘必然’的根源啦。”

董沉默了，却要求着我：

“把手电开着好啦。”

“道路看得很分明，越在暗里就越看得分明，如果，经常拿着手电，一旦手电灭了，那很容易就滚进沟里去。”

我诉说了这些理由，无非是要把那电池里的储电量，尽可能俭省下来，以备必要的时候用。这样荒凉的路上是不容易买到电池的。

“你很吝啬……”他在讥讽我不肯扭开手电灯。

“不能这样随便下定义，唯有懂得浪费的人才懂得怎样吝啬，对于不必要时‘吝啬’的人，到必要时他总是献出他们的所有……”

显然的董是不大理解我说话的意思，他说：

“你不是研究哲学的，说话却充满了哲学味，不大众化……”

“因为你已经不是‘大众’了，你的文化水准应该已经超过理解这话的程度很多了——我说的这是老实话，不是哲学，即使是哲学，你也应该理解得比我说得更好些……你是教哲学的教授了。”

“你不要讥讽兄弟，大家全是一样……我们全是为这青年来工作的……”

“哪里！……”

前边的人声响叫起来了：

“后面的人……跟上来。”

“别象一个小脚婆娘，扭啊扭的了……过河了……”

隔着三四里远的地方，一带长坡的下面，那里忽然疏星似的出现了若干灯火，轻轻地摇动着。我疑心那也许是一个小的市镇或城池。想要问一问朱干事，但她已经参加在前面的人群里。同时靠近左边更远一点，却有着一团更大的火焰在那里焚烧，火光长长地投落到水面上，一只宽阔的金色剑似的斩断着那河流。火光后面是一带黑的、看不到首尾的长林。

“我要和你谈的问题却被胡扯拦过去了。我是说，我们得注意那个‘两面派’的人，第一我们要顾到客观环境，巩固我们‘统一战线’的工作，兄弟以为……”

“我早就注意了，张这样连自己走路全不能决定先迈哪条腿、向哪一个方向去的人……是不会被任何人信任的。即使有的被他那小有才能的说话蛊惑了，跟他行一段路，那他们是很快就会向他这领路者的屁股上给一脚，而后就自己跑回来。这样，只有脂肪，没有骨骼；只有言语没有动作的软体性缺乏弹性和脊椎骨样的，只有一个虚饰装腔的外表的‘人’，那只是一个酒精瓶子里的标本。那是用不到在它的身上施放更多的防腐剂的，这是浪费！”

“你这是轻敌，你是接近鲁迅先生的人，他是最痛恨青年人们轻敌的。我读过他的书，那是在一本什么……名字？我记不起了，等有机会我查给你看。”

董象一个好容易才确定了目标的炮手，接连地向我发射了。我用手电灯照了他的脸一下——那是完全棕紫的，不好看的扣着

嘴唇，那军帽戴在他的头上也显得过小，只是敷衍地但却很严正地一只干瘪了的癞蛤蟆似的停留在那冬瓜形的脑袋上。

“你的军帽过小。”我轻松地笑着说，又闭死了手电灯。

“这是形式问题——你怎么又把灯闭起来了？告诉你，我的眼睛不大好！”

“噢！这是‘经济’问题……您的帽子的‘形式’，已经包载不了您的内容——脑袋——了。它将要被否定——这在辩证法上怎么解释呢？”

“随便这样的小事，怎可以随便应用辩证法呢？你太不严肃！”

“这很难！让我严肃起来吗？”我叹息了一声，“我也是总想严肃得象个‘什么’似的，但我的性格却坑害了我！它不能一刻不随便，除了被镣铐了以外。而且在我越看到那象个‘什么’似的严肃的货色，我就越要放肆，总企图要把他们这‘严肃’的硬壳弄开，看看里面究竟填塞的些什么？象个‘沙发’似的，我越看漂亮的沙发，也就越要想到装在它肚子里那些肚肠似的一团一团的木棉，钢丝，绳子……甚至坐在那上面，也很少感到舒服。还是记挂着下面那些盘曲得象一条条小蛇似的钢丝，什么时候就会破裂了那布蒙，穿进人的肌肤。更坏的是，无论看见圣象或是什么‘大人物’的画像，如果可能，若是它没眼镜，我总企图给它挂上一付随便什么样的眼镜；没胡须的就给他栽上两根鼠仔似的胡须……直到它比一个舞台上的丑角更使我欢喜的时候，才肯干休。更是到佛殿里，我却总想要在那佛爷的屁股下面安上一包黄色药，再引上一条导火索……这样就满足了……”

“你这……”董急切地竟寻不出一句现成的语句来批判我，我却代他寻找了一句话算作是自我批评：

“这……是‘破坏主义’对吗？”

“我们不要谈这些宗教问题，一些形而上的东西，我是说，第一，你不该轻敌，这是鲁迅的精神。第二，你不能随便到处应用辩证法，这是对于我们卡尔的不尊敬。第三，你应该把电筒给我拿着，我的眼睛不好……很容易跌进沟里去……”

“第一……”我要笑了，但是我把这笑镇压下去，“第一，我不把电筒给您，因为您已经弄坏别人的两只电筒了。”董在路上把于青和贺老头的电筒，很快就给点完了一只；弄坏了一只。我接着象一个可厌的律师似的挨条地解释着自己的理由。这一半也是为了要减轻路上的疲乏和寂寞，“……还是放在我手里比较安全些。我的眼睛是好的，就是没有电筒，也不会跌进沟里去——前面就是河滩，没有沟了——你跟在我后面是安全的。第二，我决定随便什么地方，什么事物我也全要用辩证法‘辩’一下：‘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大至天体的周转，小至电子的运行，以至于吃饭，吐唾沫……我全要试验着使用它，这正是我尊敬这位革命导师卡尔先生的地方。只有那些把这东西象自己的家宝似的，揣进自己的衣袋里，到处指仗他去装点自己，装成一个有学问的样子摆摆架子；或者一个巫婆，一个魔术师似的，到处吃喝的家伙们……才是侮辱卡尔的。卡尔若还活着，我相信他会打这些家伙们的耳光……。第三，我决不轻敌——只要够得上一个敌——但我也绝不为了一个稻草做的人形，或是一条失掉了牙齿的毒蛇，弄得昼夜不安。‘不要轻敌’，这是鲁迅先生告诉你的这方面：要时时刻刻补充自己，仔细研究敌人，准确打击敌人，彻底消灭敌人，不要使它再有复苏的机会；另一方面，他却告诉了我们，对于那些汗毛似的蒿草，也不必太费力气挥动你的镰刀，或是犹豫迟疑，不敢前进……。英勇地踏去就是……”

“你原来是这样啊！”董教授悲凉地长叹了一口气，“我们至

少在目前这工作……为了青年们……是应该统一起来的啦！”

“我并没有同您分裂的意思。”

“那末，我们到了乡宁……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

“团结第一要件……是不要把自己特殊化了。”我说。

开始行走在沙滩上了。沙滩上的泥土有些是冻结着的，有的地方一些积水还结着冰。河对岸那堆火光并不是火焰，而是一辆汽车上的前灯。而时那些象一带城市里的灯光，却也只是正在渡河的车辆。——人声在河边上响着了：

“渡口在这里呀！”

我们全收束起自己的言语，脚下的碎石乱响着。我也把自己的手电扭开，替董照着路。

这里的桥梁同临汾城外到刘村路上的桥梁大致相同，也是用了各种植物的秸和泥土构成的。过了河不久，就来到了襄陵城，进城的时候开始听到了第三遍叫起来的鸡声。朱干事焦急地走在前面替我们寻找住处，那个肉鼻子的庶务，却来和我们分别了，他谦卑地连连地说：

“对不住先生们啊！赶上这样的时候，我到县政府去代先生们寻牲口，他们一定得给我们寻牲口……”

他不知是向谁在抱歉，向谁在笑，向谁在点着头，那只是一种戏台上应有的动作。可是当他一转过身去，他却开始申斥站在他身后那个有着连鬓落腮短胡子高大的勤务兵：

“蠢东西们……在前面走啊！到县政府去。”

四 “回去，擦擦你的枪……。”

早晨起来，一种寒冷和酸痛贯穿着全身——我是睡在一条裸

着身子的宽阔的板凳上。朱干事走进来，我开始注意到她的脸和那过大的眼睛。

“请起来，我的朋友已经烧了很多的开水，还有些点心，吃完了我们好赶路。——够冷吧？”

“没什么……你睡得好？”我研究着她的年令，那是很难确定的。——十九岁或是廿五岁。

“简直是一宿没睡呀！这些教授老爷们全完了！他们等待要坐车，县政府却连一匹驴子也拿不出来，县长几乎要哭……”她说。

“那个庶务呢？”我问。

“鬼才知道他什么时候溜走了。——起来，我的大衣给我……”

“我给你带着吧！”

“我有办法的。”

我还给了她的大衣，她走出去，我却不肯马上就起来，看着窗纸上那一抹淡淡的阳光，无遮拦地快得近乎可耻地思想着。但全是一些无关的，自信在这思想里面，什么结论和定义也抽不出来。可是人对于自己的思想却不能象对自己的眼睛，要转动就转动，不转动就停止住或闭起来那样自由。

——为什么人全要诽谤她？到处宣扬她曾受过的‘卑贱’！宣扬别人的卑贱，并增加不了自己的高贵。相反地愈是造成这“卑贱”的重要的角色的人，他们却愈要时时刻刻宣扬被他自己以及他自己的同类所造成的卑贱的污浊的海中，苦难着的人们的污浊。这也正是在宣扬自己的污浊。只有造成这卑贱的污浊的海使别人受苦难的人，才是真正的卑贱污浊者！

尖鼻子的贺教授好象同我讲过，说她曾是个孤儿，后来她曾给一个外国人作了小老婆，生过孩子。不知为什么她于今天竟跑

到这里来，而且加入了“牺盟”。

“这是一个不很可靠的小东西，在政治上……”他们警告着我。

“她会是一个‘法西’小崽儿吗？这不可能，她还年轻。”

“你或许以为她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姑娘咧！她已经生过几个小孩啦。”

“我很不能判断人的年令。”

“那你从她那充满着悲苦味，常常闭得很严紧的大嘴，脸上的皱纹……你总可以懂得了：她是经过折磨的，那决不是有青春的姑娘们应该有的现象……”

“她很能干，也能吃苦。”

“受过折磨的人总是很能干，吃苦……不然她活不过来，而且听说她说得很好的英文……”

“这倒是不足奇。作洋崽的，他们常常说得比专门外国语言教授们还要好的洋文，但也只是限于做洋崽用……”

虽然我并不完全信任别人对于这个女人的决定和批评，但我对她却增加了一层可笑的戒备的膜。而同时神经过敏地使我竟疑心她那感光过强的大眼睛，有这样眼睛的人，他们全是精力充足和抗拒性较强的人。可是她的眼睛虽然光度很强烈，但却并不集中，而还是常常乱动着的，这是表示她浮浅和太灵活了！可能的……

自己又觉得这传统的玄学的“骨相学”似的来批评或是来决定一个人是可笑的，羞耻的，于是急忙就抛弃了这意念。

——这是可耻的，不能根据人脸上高一点或低一点的一块骨头，就说出些荒唐的结论或预言。

但是有一点却是真实的，就是我感到她并不是一个女人，她

完全没有女人的气味，这并不单是为了她穿着同男兵一样的灰衣裳，一样也束着皮带，一样头发剪得过于短，象一个男孩子似的披在前额……这理由是不能具体地确定的用言语表达出来，或是整理出一个系统……只是一种感觉：一枝冬天没有枝叶的枣树似的立在你的面前，既不想长久地观赏它，更不想用手去触摸触摸它，它对于人是生疏的。

朱干事的朋友是一个有一点红眼边的青年人。但是他头发看得出却正在脱落着，他是这城里的邮政局长。

“先生们，这在我真是光荣啊！千年难逢的机会！若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诸位先生无论什么风也不会吹到这里的……吃些，喝……”

他过度谦卑地笑着，时时呼唤着听差添茶添水；自己常是半躬曲着身子走到这里，走到那里，又邀请着每一个人：

“请吃点罢……啊啊！太干得不象样子，这是我自己做的饼干，预备敌人来占城好躲进山里去。啊啊！看这枪……”

他又急忙地从床后面摸出一支‘七九’式的步枪，歉疚似的自言自语：“这不象样……不象样……全锈了……”他企图用自己长袍的袖头，把那机柄上的浮锈擦落下去，但是没有用。

“你懒到这般地步吗？再过几天，你这人也快要锈得象这支枪了。”朱干事她从他的朋友手中直截地取过那支步枪，熟练地拉开那枪机：

“有子弹吗？”

忽然所有的正在谈天喝水的，频蹙着眉头，不甘愿地一点一点吃着那桌子上一些木片似的饼干的，在地上走来走去的，仰在床上假睡着的人们……全为了那个胖女人一声尖叫把自己的眼睛集中到那枪身。“有子弹吗？……”她又说了第二句，这更是尖

锐和急迫。

“为什么要乱动枪呢？这是为显示自己能拉开枪机的本领吗？这并不能算本领……”

那个胖女人由骨盘撑起，身子斜卧在床上的姿势火烧似的坐了起来。她的头发蓬散得每一根全要自由地拔起脚来去飞翔了，那过大的眼睛的周围人工渲染似的镶着一圈青色的边缘，就象曾经化过装的女演员们的眼睛，眼尾特别尖锐地拉长着向上，斜斜地吊起。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弹子还睡在枪膛里，并没有钻进谁的肉里去。”

脆亮的一声，朱干事把那枪机关起来了，勾死了枪扳机而后指着那个胖女人身上挂着的一只过大的“白朗宁”手枪说：

“既这样吃不住惊吓，我看就不配挂着一只枪！那是装雄。——并不比在耳朵上挂一付坠子对于你更合适些……”

“你……随便侮辱人……”胖女人从坐着的姿势，又火烧着似的跳着站起来了。一只手抓紧了她的手枪，但我看得清楚她并没有意思剥脱那手枪的皮套。我是很怕看女人们打架的，那不如男人们美丽，她们理论的时候总比行动的时候多。

“算了罢！看在‘统一战线’的面上，或者是看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面上……”

这是半玩笑地从后面谁这样说了。贺教授走进这个准备决斗的场中间来，他两只手手指分张地拍着自己的小皮大衣：

“哪哈哈……算喽！算喽……不要增加无谓的磨擦，造磨擦的就是汉奸……哪哈哈……”

小老人贺教授在那胖女人的身前——他只能抵得起她的一半阔度——，而高度他也只能达到那女人的鼻子尖。

“这用不着你管……”胖女人拨开一个玩具似的把那小老人拨向了一边，更进一步地走向了朱干事的面前，牙齿响动着，用了稀有的碎裂的声音大叫，“我懂得你呀……你打算我不知道你吗？”

“你还是多懂得你自己一点倒好些……”朱干事阴冷地笑着，把那男孩子似的头发用力向后掠动了一下，可是那头发毫不停留，仍又散落地复归到她的前额，“一个人总得懂得在这社会里是演的什么角色，不要‘买烟不吃装着玩’。”

“我们走……到外面去……”胖女人的声音更不成韵味，她企图伸手来抓她的“敌人”了，“走……我们出去……”

一只手却拦阻了她：“暖暖！一点小事何必这样大的火呢？”——这是那个眼尾谄媚下垂的我那位同乡，他嘻嘻地无隔阂地笑着看着那胖女人说。

“你不要管……”显然，这胖女人为了她那敌人静静的不改变自己地位和姿势，使自己空虚了，虽然她也在推开别人的手臂，但她已经柔软了，开始和她那多肉的面颊有了调和。

“你这女人……我是和××（胖女人的丈夫）有交情，老朋友……才来劝你，你却这样……哼！”

贺教授伤风似的抽着尖鼻子，手指分张着，表示着气愤，又响亮地拍打了他的皮大衣一下，脖子一转，固执地从人围中走了出去，人围外面谁轻声地在说：

“老家伙在吃那弯眼睛的醋呢。”

雇到了一辆大车，董和贺他们不能行走了的人坐上车来先走，我和另外几个人最后才走出了这小城。每一个上市来的农民，有的烟管停留在嘴唇边，或是交叉抱着自己的肩头……惊讶而痴呆地向我们这些既不象“军”又不象“民”的人们用眼睛研

究似的在追逐。孩子们就纷纷地跑在我们旁边。

“先生们……先生们……走了吗？”从什么地方呢？那个青年的邮政局长跑出来。他的光额头上停留着很多的汗珠，“再没有车了……”他向朱干事，也是向我们怀着无限歉疚似的说。同时也在喘息。

“没有，不要了……”朱干事严峻地摇一摇头，“这是教授们留给你的听差的一元钱”。她把一元很新的山西票，送向她的朋友的手里。

“不不，这哪里使得？……朱……你怎么还不了解我……这哪里使得。”青年象似感到了稀奇的侮辱，他的脖脸完全涨红，眼睛更模糊。

“这是教授们的意思啊！教授是誓言‘不扰民’的……”朱笑得有一点讽刺。

“到我这里，没有招待……车实在是没有了。这里的百姓，他们和我全好的……他们不欺骗我，因为我不是军人……我给钱……而有时他们邮信全要向我打欠账呢……”

青年邮政局长，他贪恋地固执地一直随伴着我们的行列走，一直到出了一道城门。

“再见……”朱干事握了他的手。我们也握过了他的手。

“再见……什么时候再见呢？”他的声音是不清楚的，被阻碍在嗓子里，极力张开着他那时时有要接合起来的可能的眼睛。

“回去擦擦你的枪……”我们已经走开几步，朱干事还站在那里用她的大眼睛严厉地注视着他，一面阴冷地叮哼着说，“一年不见，你就把自己‘锈’了……”

“我承认……我回去就擦我的枪……几天我想就要离开这里

了吧？”

“这是难说的……临汾一放弃，这里就不能……”

后面的话已经不再听清，直到我们行走了一段路，朱干事才从后面匆忙地赶上了我们：“我的全身全被汗湿透了，你们走得真快……”她除下了军帽扇着风，精神是跳跃的，眼睛和早晨的阳光似的光芒四射。

“好天气啊！”摇晃地走在前面的于青说。

第二章 一辆炮车坐在泥泞里

一辆炮车陷留在大路上的一滩泥泞里，其余的就不能前进。拉车的马一次一次地被鞭打着，它们也一次一次努力跳起来又落下去，浪费着从嘴里飘下来的白色的泡沫，而那炮车也好像更深一点，更坚牢一点有把握地坐下着。远方，呜呜咽咽地警报又响了。

“奶奶的……你们全等着变成弹粪吗？限五分钟，不，限十分钟，不把炮车弄出来，我全毙……了你们……”一个小身材的炮兵上尉他几乎是疯狂，当真的把手枪从木壳里抽出来，挥舞着，指指这里又指指那里，追赶着所有的人。一刻是马大声地喷着泡沫，鞭子放在马背上，声音不再是清脆响亮，而却是沉闷地抽打在破败皮革上似的在发响了。数不清的人的腿脚沿着车轮两旁，一起深深插进了泥泞。那象一些肉的支柱撑立着。一声吆喝，炮车就不能再安详地坐在那里，它移动了。可是在这一片焦切呼喊的暴躁的声音还正暴烈地腾扰着的中间，一滩新的更柔软的泥泞又使这炮车安稳地坐了下来……。

“加劲呀……加呀！……”一任后面站在干地上，暴跳着，瘦得象个猿猴似的那个小上尉怎样挥着他的手枪，或是几次做出

要射击的样子，而人们却象是变得平凡，不再恐惧这死亡，眼睛彼此询问地看一看，才又阴沉地一齐集中看问这个小猿猴：

“报告连长……这里的泥泞太深了！需要用木枝和柴草……”

“为什么这时候才放这样的屁呀？去呀，去寻柴草去……”

一群人——原来在干地上的，在泥泞里的——全拔起腿来要去寻柴草。

“滚回来——那不是上前线——去十个人……其余的人滚回来，限十分钟。”那上尉开阔地用手枪在自己的面前挥舞了一下，于是那些被截留下来的人，就缓慢地无精打彩地拖着脚走回原来的地方，张开或者闭起嘴巴呼吸着。从襄陵的方向，也开始有着震响的飞机声——我和我的同伴们为的怕遭到连累，沿着一条更小的路，从这里急速地离开。

——这会怎样呢？

我行走得虽然是同别人一样快——也许更快一些——可是我却慢慢地在思量。我想着那炮车的命运，想着那只有权力而没有感情交融，没有思想联系的官与兵之间，这样，战斗起来只有败亡！

机声更近了，大路上行走着的人也开始分解了，纷纷地一些碎乱的灰色点似的，随处点染着。大路很快变得空旷和苍白。

沉闷地，两声爆炸的响声轰传过来。看得见，那一条银色的小鱼似的机身，游来游去，象正在襄陵的上空。

“我们躲一躲罢。”于青脸色栖惶地提议。我们便开始寻到了离开大路更远一些的田地的尽头，有着一带断崖的长谷旁边的枯草地上，停留下来。

“用一个人瞭着哨，飞机真到我们头上来开玩笑请知会我一

声——我要睡一睡……”为了夜间太寒冷，自己的身体如今感到一种酸疼，脱下了大衣铺在地上，先吃了一块干粮，又喝了一点水，开始睡了。还未近午的太阳，晒起来很愉快，很快就由朦胧而沉沉地睡去，好象还做了一个离奇的梦。

第三章 古城

到了古城。这里还有些卖日用品的小商店，也就是过路军人们的旅店，门板上杂乱地一次又一次写过的粉笔字迹：‘副官处’，‘军医处’，×团×营×连×排……门里如今也还是出没着灰色的兵——武装整齐的或是不整齐的。

那个肥鼻子蛇眼睛的庶务又出现了。他这次却为我们预备了一次较好的晚餐，而且他更显得谦卑，人是很容易被这种有毒味的谦卑陶醉了的，而忘了自己的愤怒。

大家又在这里遇着了。奇怪是人与人之间却又隔开了一道隔阂，随便说笑。除开“卡尔主义”的董教授和“两面派”的张教授之间虽然从正面看起来也象是更亲热，而侧面看起来却更疏离，就相同他们的脑袋不相同：一个是光秃闪亮，一个是有黑黑的头发。

“我们的董教授，太有点‘那个’了……时时刻刻要‘特殊化’，表示自己的娇贵……这怎能做工作呢？”

第一次贺老头在街上遇到我，两手分张着就告诉了我，他不满意董教授了。——他们是一同坐大车先到来的。

“你刮了胡子啦！更年青了，嘻嘻……”我摇着他的肩头。

他的脸微微有点红，腼腆地笑着解释着：

“哪里！……你这家伙。……我从临汾出来没有来得及剪发，到这里趁有闲工夫……谁知道此后哪年哪月才能有机会割头发呢！”

他悲叹地漫然地点着他的小脑袋，一只手到下巴上来抚摸，下巴已经完全变成了光秃。

“不用悲叹，头发总是有方法弄掉它的。”我说。

“你明天早上来找我，还是我们一同走罢。我吃过饭了……”

“晚上……你来一趟，我们还有些事要商量。”我嘱咐着贺教授。

扬一扬手分别了。

我要把这个太小的城市跑一周，便先不回到住的地方去。第一先跑到了北门，那里正有一些刚刚来到的人，他们无论坐在车上，骑在骡马的身上，或是步行着的，脸色却是共同的：刚刚从泥土里挖掘出来的泥石人型。没有动作，没有血色，除开那眼睛和嘴巴有时还张动张动以外，很少有人会怀疑他们还在呼吸着。这一天路上的风实在很大，在我们临到这城的二十里路的途中，一直是摸索在尘土的迷雾里，所有鼻腔耳槽……全作了尘土的巢。到这里费去了几盆水，才算大致肃清。

几个人抬着两口粗陋的棺木，叫着，嚷着……却从这个城门挤了出去。询问了旁人，才知道路上飞机确是投了“蛋”也伤了人，这使我的神经突然感到了一种冲击，心脏加紧拍打起来，为了晚饭时饮过几盅酒，这时的脸上也开始感到了一种燎烤似的燃烧，我拉住了一个刚刚走进城门来的兵：

“飞机在哪里投的弹？”

这个兵是一个长得又瘦，细得不成形的人。他软弱地勾曲着身子，勉强地看一看我：

“谁知道啊？你自己去看好啦。”他呜噜着走了，我又截住了第二个人：

“知道吗？飞机在哪里投的弹？投了多少？伤了多少人？有‘民大’的学生吗？”

这回我已经放下了决心，如果他不说明白，是不能放他走过的。

“投了两个弹，伤了八个人，离这里二三十里……谁知道是学生还是兵？”这却是个爽快得机关枪似的家伙了，他说完就风似的走过去。我看着这个走去的急忙的一条惊恐的鱼似的细瘦矮小的人物，和那肩上的越来越看不分明的步枪口的小黑孔口……却溯想着我们经过的路程——什么地方是属于离此二三十里路的地方呢？想来想去，还只有那片泥泞和中途我们曾吃过茶的一个开店房的人家。

——啊！那些炮手们！

炮手是不会那样愚蠢的吧？他们会爬到田野里去。也许那炮身和那没有被解脱的牲口就作了这投弹的目标，再不然是那个有着店房的小村庄。

——全完了！

为什么呢？自己竟又想到了那店主的一只长毛狗，那畜生也许一同完了。他的主人称赞过它那是同他自己生命一样不能任人损伤，它从来不吃不准它吃的东西，夜间他就守卫着这店房。我想这也就是人爱这畜生，养活这畜生，称赞这畜生的理由了：“它从来不吃不准它吃的东西。”

记得我们的肉摆在那里，试验它：我们装作去睡觉，而它

呢，就爬伏在那放肉不远的前边，眼睛被磁石吸引着似的放着光，长长的涎水条从它的嘴上挂流下来了。

“这确是一匹好狗！”我称赞着抛了一片肉给它。它吃起来快得竟无影无踪，我就又抛了一块给它……。“它大约是不饿了，不然它就很少吃过肉……”我说。

店主人不明确地点着他的头，也许是同意我的意见。

我寻到了学校一个负责任的人。

“你知道，路上伤了人。”

“听说不是咱们校里的。”

“谁去看过呢？”

“这……还没有人去看过——听说伤的是什么‘防空委员会’的人，还有某部队的兵……”

“我们的军医处是不是应该出发去看看呢？万一伤到了我们的人……”

“对……”这是一个迟钝的中年人，他眼皮沉重地抬了一抬，“对……我和他们去商量商量……”他嘴里“对”着，寻什么人商量去了，我也就又开始去巡城。

一串骡驮，几辆牛驾车，装载着粮食以及各样的东西。在这车驮行列的旁边有走着背着枪的挂着过多手榴弹的兵。他们脸色没有光彩地也是挂满了尘土，服装油污得全不能确定那是什么颜色，既不黑也不灰，每个人全敞露着自己的胸膛，或者把帽子除下来扇着风，那些肋骨是一条一条排列得很分明，这和他们那细得使人不相信还能走路的腿肚是很调配的。我看了看他们那些几乎要认辨不清的臂章——又是“八路军”。

登上了城楼。那城楼是很低矮的，而城门也是狭小得差不多

只能容许一辆车自己通过了。在那浑浊的没落着的太阳光的余晖里，我目送着这迂缓，单调，剪影似的行列。他们的被投落在地上的黑影，一刻比一刻拉长着，也一刻比一刻模糊下去，但我还是一直地望着。那宽阔的土的海的那岸，一列群山的黑影也更直切地耸立起来了，我知道，到明天我们也就要翻过那群山。

一个没有符号也没有武装的兵，当我走下城楼时，他拦住了我：

“同志……费费你的心……”他一只手里正拿着一块从城墙上剥落下来的石灰块，颤颤地递给我；眯着他的发了红烂的眼睛，“……你给写在墙上。这样写：‘×团×营×连伙夫×××过去了’。”

我按他在城门边的墙上指示的地位，嘱托的言语，写好了，又把石灰块交给了他。他也依然拿在手里：

“谢谢你啊！同志。”他还侧转着头把那写好了的字迹端详了又端详，才连连地点着脑袋，匆忙地走出了城门。我也又爬上了城楼，目送着这个匆忙的孤独的最后走去的背影——那群山的黑影也更显得尖峭和接近。

我们的住居也是在一个商家店员的宿舍，阴暗和寒凉。一个“教育处”的人来说，我的行李和皮箱是只能留放在古城了。

“为什么呢？”我问着这个人。

“再有三十里就要翻山了。大车不能行走，只用骡驮……”

“那末就用骡驮罢！”人在不完全绝望的时候，总是不乐意自己有什么损失。

“骡驮是成问题的啦！看罢，能够驮总给萧先生驮去，不然是……”这个人迟疑着。

“随你们处置就是……”

后来他们通知我，说把我的东西——一个小皮箱，一卷行李，那双坚实的骑马靴也在内——给埋在古城了，据说还是埋得很安全。大约如今还是“很安全”地埋在那里？——在我写这游记的今天。

晚饭后，×主任——就是那个苍白浮肿教跳舞的女人的丈夫——苍惶地从临汾到来了。他说他几乎被“解决”在临汾。

“我们的行李怎样了啊？”所有的教授和非教授全集拢了来，焦灼地询问着关于自己的事。×主任一只手掌只是干干地在面前摇来摇去，喘息了又喘息，但是并不能作一句回答。而人们的询问也就雨似的越来越无秩序，甚至有人开始了不正式的诅骂。

“全完了……”谁给了×主任一杯水，他才迸出了这三个字。接着他的呼吸也渐渐复原下来，“全完了！你们的行李——这很对不住——我因为要把你们的行李运出来，加上学校一点别的事，才留在了后边……但是……我几乎遭了他们的‘解决’……”这“解决”当然就是“枪毙”的意思了。

“日本兵吗？”那个挂着手枪的胖女人冲动地截断了×主任的话。她张大着嘴，似乎要等待吞吃这惊恐。“……哪里……若是日本兵还好啦，那我也就不必去乡宁了……是我们自己的人。……”他把‘自——己——的’三个音节，说得特别斩断有力，而又有着相当的距离。

“怎么是‘自己的’人？”

“那是守城的警备队——”

“为什么呀？”

“我抓了他们没有插旗子的车……要他们给我们拉行李……可是他们的弟兄报告他们的长官……说我们抢了他们的车，于是

就来了四五十个武装的兵……和两架机关枪……把我们围在南门外的一片空地上……”×主任又喝了一口水，他的脸色更变得苍白。

“开枪了吗？”

“他们先要我们缴械……”他无意地把自己身边挂着的一只手枪移向了前边，“我就把它交给了他们，”他拍打着那手枪，“可是他们还要绑我。我说：‘有你们这些人我还能跑吗？还有机关枪……’他们起始非要绑起我不可，说我是‘持械行凶’……更是兵们……结果同他们一同到了他们的司令部。”

“行李呢？”谁在后面这样尖声地响着。

“我已经又想法把它们运进了城……这样一直到他们快退却了……才算释放了我……而且还留下我的枪……我说：‘这是司令长官给我的，你留下也可以，你应该给我写一纸收据’。他们思量了又思量，才又把这枪还给了我……”×主任又把那手枪拍打了两下。他此时变得安宁了，一只手在轻轻地颤颤地颠动着那手枪。

他说，他也曾用那面粉厂的面粉散给城里还没有走尽的百姓，要他们把行李和学校的一些东西给运出来，这些百姓们在掙扛面粉的时候答应着，可是一去就不再回来。后来连掙扛面粉的人全不见了。

“我妈妈的照片还在里面啦！只有那一张——我要给她画一张照……”

这个有尖红鼻子的画师，他抱怨着从人群里挤了出去。其余的人们彼此无言地望看望看。那些没有行李的，或是有行李而没有遗失的，装作怜惜的样子。

“兄弟……批评一句……这完全是没有计划……盲动的行

为。”董教授从抄着手的姿势站起来，推一推鼻子上的角边大眼镜，说着也走了。

“这他妈的倒干净！”贺老头狠狠地打了一下身上的小皮大衣问着我，“你的行李……能运过山去吗？”

“那只有随他们的高兴了。”

“这不成……我的一些底稿……还有不容易寻到的参考书，全在那行李里。”贺老头的眼睛又开始了红湿。

“咱……没啥……”那个有着谄媚弯眼睛的“东北”人，看了那个挂枪的胖女人一眼，“走，出去散散步去吧？……”她和他走了。贺老头眼看着这一对不调配的人唾了一口唾沫在地上：

“呸！骚浪货！”

“你这是拈的那门子酸啊？”我搔着他的肩头。

“我同他的丈夫是老朋友啦！”

“少管闲事……”张教授在准备最后走出这房去，他搔着那光头皮笑着，也拍了贺老头的肩膀一下，“你不要忘了客观的条件……”

从×主任那里我又知道了，在襄陵东门外敌人的飞机投过炸弹，一辆车被炸成零碎；轹车马的肝肠，有的就高高挂在了路旁的树的枝杈上了，象一些不好看的大葡萄朵似的。也炸死了人。在襄陵这面的路上，也投过弹，也伤过人，但是他并没提到是否有“民大”的学生。

晚间，我和贺老头商量了一下，又征得了其他的教员同意，对于学校提出了下面三个意见：

一、为避免敌人飞机的袭击，明晨在四时即应出发，用疏散队形。子日出之前，一定要到达山口。

二、为减小目标，行动灵便，应通知学生，尽可能丢掉

不必要的被盖以及书籍，集合起来，埋于较稳妥的地方。

三、速拟临时简单行军计划，使学生周知，并尽可能发给
学生旅费准备干粮。

学校代表人也完全接受了。

“对——”学校代表人这样无条件地应诺着，“对，我们一定要
要有计划的行军……”这也还是那个迟钝的中年人。

第四章 盘道村的早餐

我去寻贺老头，贺老头却来寻我，弄得两扑空，但终于在天明以前约四点钟的时候，大家一同离开了古城镇。

为了怕失掉联系，便约定互相等待，互相呼应，起始确是这样做着的。于青是呼应得最勤快的，他一时喊着我的名字，一刻又呼喊着重贺老头，他的声音是不正常的，尖锐得象孩子似的，而又那样歇斯蒂里。

“你再这样喊，你的声带会裂了……就这样走罢。”我警告着他。

“为什么要跑得这样快啊？后面又没有敌人追……也不是到刑场上去送死，为什么不顾应到点联系……这就是中国人……”

于青呜噜了又呜噜，他在诅咒地骂着前面的人。

“让他们先走罢，我们慢慢赶，早晚总是要到的……”贺老头懂得于青的愤怒：一半是为了于青没力气行走得那样快，一面也是为了他的眼力不济，走得太快了，也许就滚进路沟里去。

“走啊……”手电灯一闪，我先看到了董教授的白牙齿，后面走着他的那个勤务兵，他的肩上已经有了一条扁担，一头是一只软藤的书籍，一头是一个行李，另外还系着一个小包，那大约

是包着董教授的狐皮袍。

“你没有损失吧？”我掐闭了手电筒。

“……没有……不过，我的脸盆和洗具全丢了，你不是买的两只小鸡放在那一起了吗？也丢了。这个人……”他在灰暗中向走在他后面的那个晃晃荡荡担着行李的勤务转了一下头，说：

“他总是这样自做聪明！在临汾临出发时，你看见了，我不是让他把那些东西提在手里吗？他却又把它们偷偷地弄到了车上，而那辆车是没有来的啦……”他又转过头去，温柔地命令着，“为什么你不能快一点走？年轻人，不能怕吃苦……你看你不独丢了我的东西，而且也丢了肖先生的东西……”他又接着和我说下去，“幸喜我的狐皮袍是我注意到了，不然……那也丢了。”

那个担行李的勤务确是加快起来，他摇摆着，喘息着，一股汗的臭味，重重地冲过我的鼻端。

“我要向前面赶一赶啦——你脖子上挂的什么呀？也放在担子上去一齐担着罢。”

“自己身上背点东西走路好，不累。你先走……”我把自己背上的东西整理了一下。

因为天亮了，我便自己行走着。让贺和于青他们行在后面。一条鱼似的，我贪婪地呼吸着早晨的那带有甜味的空气，也看着这宽阔的早晨的景色：有一些成片的发着浓绿色的沉默的松林；在荒凉的山脊和山凹有些地方还积留着白雪。所有的从山上导流下来的河沟们全干涸了，一些冬天枯萎下来的杂草，还没有要绿起来的意思。村庄是稀少的，也很少听到狗叫或者人叫的声音。土，一切是土：土的山，土的田野，土的人家……。这些景色很象我的家乡，但这里却使我生疏，而且我的家乡也并没有这样荒凉。

太阳还没出来，我们已经到了距离山口还有八里路的盘道村。他们准备在这里休息了，我的右脑后的神经也开始感到发疼，这大约是因为昨夜喝了点酒，今天早上的那个防水布囊，在路上又压得脖子不舒服。

我躲在一间黯淡的屋子里，吃着从古城买来的冷牛肉，那是毫无盐味的，只是象嚼着一些软的木片。窗外面贺和于青的声音交杂地在争吵着：

“你说在这里给我们预备早饭，这就是早饭吗？这是水？这简直是饮猪的泥汤……”

“先生们多多原谅啊！实在是没办法……”这是那个肥鼻子庶务的声音。他在昨夜承应下来，今天早上在这里给我们预备早饭，而预备下的却只是半盆冷了的泥土很多的水。

这是一所关帝庙，也是村公所，庙廊下昨夜住宿的是“随营学校”的学生，他们正乱轰轰地准备出发了。

吃完了肉，我把那泥水也只好喝了些。

第五章 夹谷

走啊，走啊，走啊，向前走……

走啊，走啊，走啊，向前走……

一队“山西妇女工作队”走在我们的前面，她们穿着军衣，手里拿着小旗，前面还有一面大一点的白地红字的旗，那是写着她们的名称。

她们一直是唱这只歌。大约是在借了这行路的时间来学歌，所以这样反复地唱了又唱……很快地我也就学会了。她们在前面唱，我就在小声地哼，藉以免除孤行者的寂寞。

每次听到那孩子们——最小的不过十二三岁——的歌声，就感到一种酸楚，同时看着前面那森严地开张的山口，也为了要早一点爬进山口去，我便越过了她们。

她们是到黄河西岸宜川去的。

贺和于青他们甘心要慢一点走，我答应了到山口的“三官庙”去等他们。

又和董他们遇到了，他们比我更早一点到了这里。有的已经在谷口水边的乱石上睡过去了，使自己的嘴巴向着太阳；一些学生们也开始集结到这里，纷纷地嘈杂着买水煮丸子吃。

董给了他的勤务两角钱。

“你给他一元‘山西票’多干脆！”我看着他手里那些新鲜的‘山西票’笑着说。

“钱是不能滥用的！”董不耐烦地看一看我。

“那票子……也许没什么用了。”我也就不管他耐烦不耐烦，依然贯彻着自己的理论：

“他的脚已经破了……担这些东西还要爬山……”

那个大眼睛的勤务兵吃饭回来，董殷勤地问着：

“是你的脚破了吗？”

“早就破了。”

“那为什么不早说？”

那个兵，只把那大眼睛迟缓地转动了一下，看一看我，也看一看董，什么也没说。

“看，我这全是重要的东西啊！箱子里是参考书和原稿，这比我的生命还贵重，怎能扔一点呢？那是我的行李，这是我的狐皮袍……我有胃病，遇不得凉的：忍耐一点罢，青年人总要锻炼……这是锻炼吃苦的好机会呀……”

不会说理由的人总是要屈服在会说理由人的“理由”下面的。那个大眼睛的青年人，终于又担起他的担子来。董教授又仔细地那些新鲜的‘山西票’里面，寻出了一张油污的两角票，手指颤颤地，酸楚的样子，眼睛睁大着递向那个年青人：

“再给你两角……你们这些人……”

那个青年人这次却没有接取，他只是怯怯地把那无光的大眼睛眨了一下，向董的眼睛望了望，摇一摇头，就走了。他走起来是那样沉重和摇摆。

董又把他的钱票收起来。

我的脚跟也开始刺痛，脱下袜子来察看察看，两个隐隐的白色水泡已经可以从厚皮茧的外面看得见，我从另外的同行者那里要了一点棉花，把鞋跟垫起一点，也就开始前进。

路上，董又同我提起了那个“两面派”的人：

“全在说他是‘托派’啦，你看见吗？他那前额——他就睡在那水边的石滩上——晒在太阳下面的前额……很有点象‘托洛斯基’……”

“那么你的头发很重，一定也象‘斯大林’了……”董知道我是讥讽着他，不舒服了。我也就不管他舒服不舒服，“这不是你这‘卡尔主义’的学者应该说的话，这是不大科学的。断定一个人要从他的表现思想的语言和文字，而后再根据他的语言文字来参酌他实际的过去的和现在的行动……才能够决定一个人。道听途说是不对的，就凭他自身一段的思想，一段的行动……就来很快作终身的结论，也是不妥当。我对于‘张’那样‘两面派’的行为，是憎恶的；而对于他那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思想，胡乱地向学生们宣传，近乎‘丑表功’或是发自己的牢骚，以期得到谁的垂怜和拥护的行为更是憎恶的。在临汾的时候，听过学生向我讲，我几乎要同他作一次公开的论辩。而他对于托派那种暗昧的，不肯决定表明自己的‘是’‘否’，另种原因固然是有的，主要的还是说明了他的‘两面派’，也就是‘机会主义’的哲学，也就是自己是一个劣等的近视者，看不清自己的路，也决定自己是应该走哪条路，如果再有四条路，他也许一同来走……实际呢，一个人是没有那样多的腿，除非象‘孙悟空’，他有分身法，不然他只能走一条路，不是向南就是向北；这条路不走了就得走那条路。除非你死了，就是死，那也还是走的死的路……”

“那么，你说一说……张是走的哪条路呢？兄弟对于这些‘路’的问题，还没有充分研究过……”董似笑不笑地，轻蔑地拖下他的嘴角，神不守舍地截断我的话，问着，同时他却关心前面那个又把担子落下来休息的勤务兵，“看啊，仅仅是走了这样远的一点路……他又休息了。”

“记得我向你说过，张是一个连自己走路全决不定先迈那一条腿的人，他当然不会把人带到更高的山峰上，也决不会把人推到更深的泥塘里，他已经属于历史上的人物，他自己就正在消灭着他自己，而我们的任务，却只是更精确一点指出他这临死的病菌的所在和效能，和有效的防范方法，而他的寿命却要他自己去送终……这不是姑息，也不是浅薄的人道主义……这是思想理论斗争上正当决胜的方法，也是原则。至于籍了其他不正的方法，这是不该的。至于那些不走正路的没落的党派们，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又不惜用了违背一个真正党派斗争所应遵守的原则，这已经丧掉了这‘党派’的资格，那只能按照它们所制造的罪恶，而公正地获得它们应该领受的惩罚。张是不明白这些的，所以他对于已经失掉了‘党派’资格的托派还寄着留恋和同情……这是可怜的愚蠢的人物。”

“你走的是那条‘路’呢？”

“我走的就是这条路……”我指一指脚下那用大大小小圆石头堆积着的谷底说。

“不要又开玩笑啊！”董郑重地提示着我。

“怎么是玩笑呢？”我指一指两面的那些墙壁似的山崖，“……真的嘛，除掉这条路，还有哪条路好走？虽然石头过于多些，还不致子阻害住人……。我真佩服这河，它无论在怎样没有路的地方，只要它要出去，它就可以自己随便弄出一条路来……”

看那石崖！”我指着我们身边那座不知在若干年代被侵蚀的石崖，是那样一层一层清明地用着栗色，青色，黄色描画着它们那些被侵蚀的遗迹，好象昨天才被造成一样；如今水流却是在它们的下面几丈深的地方，喧嚣地流走着了。而它们仅是成了一列不必要的遮簷，被闲却在那里，有时也轻轻有一些小块的屑末洒流下来。

——人的寿命，并不比侵蚀成那一分厚的一层层薄岩片所费的时间更长久些！

虚无和幻灭的拳头轻轻给了我一下击打，摇晃了一下，可是很快就被脚下的石尖把我安定住了，这是痛激全身的，我踏在一个石尖上了，为了我的鞋的胶底过薄了，而脚跟上又有了伤痕。

“好得很！”我咬了一下牙齿，呻吟地叫了。

“怎么了啊？”董关心地问着。

“没什么……被石头刺了一下。”我摇一摇头，把脚提起来活动了一下，仍然继续前进。

“你自己不加小心嘛……”董推一推他那角边的大眼镜，抹一抹额上的汗，对我做着友谊的警告，“总得加小心……走这样障碍多的路……。比方，前夜走路你就不肯打开你的手电灯。”

“正因为障碍太多了，小的伤痕总得要留一些，不然你是过不去的。”

“你在文学上一定是个‘象征主义’者——”董决然地说出了他的结论。

“你这结论又根据什么？你读过我作的书吗？‘象征主义’的书你读过很多吗？”被人呼做“象征主义”者这还是第一次，使我却要追究追究这根源。

“我没读过你作的其它的书，只是那本什么？八月……

的……村……但那不是象征主义的，——还是你刚才的言语。”

“我刚才的什么言语？”

“我问你的‘路’，你却含糊地指一些什么山呀，崖呀……兄弟是爱科学的，一切名词全喜欢有个确定范畴，明瞭的说明，我是不喜欢用感觉的。”

“呐！原来如此啊！”我不能禁止地大笑了。这笑声就从山壁上反回来，致使那前面担东西的勤务兵，以及前后行走的学生们，全扭过他们的脸。“危险得很！我几乎又被你这结论把我‘确定’了，这却得同你辩解一下。”

“象征主义……是以唯心主义哲学作基础的，它不敢从正面描写现实，全是空虚的，似是而非的……”董把每一个字全说得那样有力，那样严正。

“你理解得很不差，不过，兄弟还是感觉到您是在背书，除开这书上说的以外，好象没有您自己底一角钱的意见在里面，这是太‘客观’得过火了。”

“兄弟总是站在‘卡尔主义’立场上来讲话的。”

“这……我很相信。兄弟却并不敢说是总站在‘卡尔主义’上来讲话与作小说的，因为我还没读过‘卡尔’十分之一的作品，但却有一点是自信的，就是却也并不站在‘完全象征主义’的圈子里打磨盘……。大概我这人什么主义的成份全有些，这很难，生在这什么主义全有的社会里，要想把自己弄成一个纯粹的什么主义者，在我这样人是难的！”

“对于自己不正确的倾向总是该克服的啦！不然你产出的作品也一定要带着不正确的倾向啦，这会影响了青年人。”董的言语越来越严正。我也就为了他这严正，越来越懈怠。很想把这谈话结束下去，让我自己走向前边去罢，把一些言语和力气，浪费

在这样带着尘土味的论争里面，实在觉得不大上算。

“这不要紧，青年人并不会拿我做导师看的，他们只是把我当一个会作点小说和他们差不多的青年人。也许他们觉得还要比我高超和正确得多，因为我也常是被教训着的……。人是很少有受比自己差不多或者不如自己的人的胡说白道的影响的，比如我，若是负着指导社会指导青年的大责任，那就不得了了，至少我一天总得把自己的倾向用指南针纠正它三次或四次；而思想呢，也应该每星期用X光照一下，再象检验梅毒似的把血抽出一管管来，而后再注射进一管‘血清’……不然，那是危险的！”

“你这是很轻浮的态度，你是不是蔑视‘卡尔’的学说？蔑视科学……？你能否认这些学说的伟大性吗？”

“这是废话——伟大的是‘卡尔’自己：他的思想，他的著作，他的精神，他的无比的对人类的热爱……绝不是那些在毫没有危险的时候在自己脖子下挂一块‘卡尔’铜牌的，到处‘卡尔，卡尔’的蠢材们！相反的，他们才是蔑视科学的，卡尔——这伟大的人——的沾污者！这样挂铜牌的蠢材们一多起来，是危险的；他们会完全使一种伟大的思想，伟大的学说……失了它们的光辉！蠢材们会象一些苍蝇似的用自己的粪便代替这光辉。一个政党，一种学说……若尽容许着这些苍蝇在排泄粪便，那才是可怜可恨可悲而到可耻的程度。”

“为什么你们这些作‘文人’的总喜欢借题目骂人呀！”

“我骂的是这些尽排泄粪便的苍蝇，有功夫我还要用捕蝇机消灭它们咧！从那方面看来，除开对于自己面外苍蝇总是没有用的。消灭苍蝇也并不仅是‘文人’的任务啊，只要不承认苍蝇在人世间有生活和传播病菌的绝对权利的人，那是全应该动手的，连你也在内……”

那个挑东西的勤务又停止下了，他拉下了他的袜子，正在用小刀刺着他脚下新起来的水泡。

前面的山口越来越狭了，也越来越弯曲，两面的崖石也越来越雄陡和削峭，更是那干河床就更不成话，好象故意安设下的障碍我们前进的工事：小石头们尖着脑袋，大石头横竖躺卧，也常可以看到那些英勇的原先走在前面的学生们，现在在山崖下的石坡上休息下来了，有的长长地拉着自己的身子。休息的人越来越多，而路边那每块石头上用粉条写下的标语：‘×队……加油啊！距××只××里了’，‘女同学加油啊！不要落在男同学的后面啊！’也有用一句歌词的：“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越来越多了。

一缕疲倦的歌声从前面飘扬过来，我辞别了董，单独地向前行走。

我这好象在巡礼着一个残败的战场，行走在这沉闷的狭谷里常常可以看到仰卧着的人，在路边的崖壁下悲凉地激怒地唱着。女同学们有的大步地同男子一样行走，身上还背着过大的行李，或是一支步枪，有的已把自己的东西交给男人们，空身在移动。我也曾看见一个缠过脚而后解放了的女人，她的年岁并不轻了，每行一步在她是很艰难的，但是她并不休歇，也不悲叹，她的脸色是红的，始终闪着光辉，而她的眼睛更是光辉的，一直是固执地看着前面，也勉励着别人：

“走啊，人是不能可怜自己的。这样空身行走还不成，还怎么和敌人去打仗啊？”

唱歌的不唱了，躺卧着的跳起来，慢慢地形成了一条小队，可是这小队一刻又脱了关节，零落了，而走着的又是她自己：

“萧先生……”

“唔……”当我要超过她，她却叫住了我，我也就使脚步放慢些：

“只有你自己在走吗？”我不知道她的姓名，但却认识她。

“她们是些孩子们……”她老气横秋地大笑着，使手里的木棍在地上触了又触，努力要使自己的脚步更快些。

“你在第几队？”

“我是第×队。你是不记得了，我到你的宿舍去过。那次夜里的‘文学晚会’我也参加的。我是不懂新文学的，但我爱它。我不是向你提过关于作诗的问题吗？我学过旧东西……”

这记忆清明了，那次晚会上，她是发过浅薄得使别人全笑得不能够停止的问题。她到我住的宿舍里去，也是谈论的诗。

“你还在作诗吗？”我想起了这故事，不能克制使自己不笑起来，可是因了有些头痛，笑得又很不舒服，这使我感到了恐惧！怎么办呢？如果当真疼起来，那是不能再行走了，我是懂得自己头痛的来临，那不是轻微的，它会酥软了我的全身，一直要继续一天或两天。

“怎么不作呀！不过作得不好……”她腼腆地摇一摇头，稚气地笑着，把手里的木棍向地上搥了一下，坚决地说，“谁管它好不好，反正作了自己看，也不指仗传留后世……。你说，肖先生，为什么人要作诗呢？”

头痛的征兆又有点显明了，左眼开始旋起了星花，一种要呕吐的感觉催迫着我，我确定了这一场剧烈的疼痛马上就要到来，身上的力气一刻一刻地化成了蒸汽似的飞散了，而鼻尖和额头上的汗却一刻比一刻增加。这时候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赶快投到什么地方放下自己的身子吧，什么心情和意念全断绝了，一任那个学生在我的耳边接连地响着她的声音：“肖先生你说……我为什

么还是对旧诗更感到趣味些？一个题材，我常是用两个形式写：先用新的；后用旧的。用新形式写起来的总不象样，没有诗味，可是要说的话全可以说出来；用旧诗的形式就不同呢，它念起来又可口又有味，可是里面所说的常常不是自己所要说的，那好象在替别人作诗，而这诗好象无论指什么，在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而字眼也必须用旧诗所规定的那些，可是那些东西，象我们这年令，很少是看过的。说实话罢，我从来是没有看见过‘杜鹃’的，可是我作起诗来，也‘杜鹃’长，‘杜鹃’短地放在里面；我也没看见过竹子和梅花，但我也歌咏它们……比方现在我们这‘行军’，我就想不出怎样可以把它写成诗——旧的——，第一、飞机这名词就很不象样……肖先生你说一说，可以不可以把新的旧的加起来……另成一种诗式？”

我眼前的星花越来越扩大，也转动得越灵活，实在没有力量来回答她，但我心里是清明的：

——你要把诗也造成象你的脚吗？这是不可能的。

“你怎样了？”大约她觉察出了我的脸色白得难堪。

“不怎么。我的头疼病犯了……”

眼前是一阵昏黑，一阵恶心，要跌倒下去，模糊中一只很有力的手臂擒住了我：

“快到崖下边去躺一躺……”我也就随着这条手臂，走到了山崖下，我开始失了脊骨的蛇似的委落下去了。

她到河水里沾湿了一条手巾，安放在我的额头上，这是没有用的，每条血管象是要开始爆裂，同时我的心也空虚到不自信了，我想着我就会死在这里了。我看了看那头顶上的崖壁，也看一看脚下边那喧闹的小河流，沿着河流这边，那边……经过着的那些伛偻的，疲乏的人影，静静的太阳光，一只只盘旋在天空的

苍鹰溜溜地叫着……我觉得如果真的就死在这里也不算坏，那是用不着棺木了，乌鸦，老鹰，狼……他们会照顾我的，那会把我的骨头舔剔得干干净净……这时候，我没有恐惧，也不贪恋，更不想念谁……。我知道，当我死的消息传过去，熟识我的人他们会叹叹气，惋惜两声，偶尔也许流几滴眼泪，至于曾经爱过我的人，我曾经爱过的人，她们会在流过泪后表示她或他们的见：

“这人太固执了呀，逞英雄……这是他的自找……”

起始我还要轻轻地哼咳，当我一想到这里，连这哼咳我全吞咽了它，闭了眼睛，横定心肠，我这时却只盼“死亡”快一些降临。我决定了要把自己用“固执”，“逞英雄”，“自找”这些毒物酿造起来的美酒，由我自己饮干了它，一滴不留。

那手又送到我的额头和鼻尖上来，我推开了它，渐渐的一种梦一般的昏茫浸淫了我。

“他怎样了啊？”

“头疼……”这是那个女学生带颤音的回答。

“谁有头疼药？”

“谁有？”

“谁有？”

为了这错乱的人声，微微地我又睁开眼睛——他们围成了一个半人环——接着又阖闭了它们，我不愿意他们来麻烦我。

终于有人把我的嘴掀开了，一些酸味的药末同一些冷水冲下了咽喉，这对于自己，这时是稀有的冷淡，那吞药的不是自己，头疼也不是自己了，自己恍惚是和这个躯壳已经断了关联，同别人一样，站在旁边，鉴赏着这个陌生者的尸身。

又醒来了。

那干瘪的河床，这崖壁，太阳，老鹰，零星的流过的人群……对于我又开始存在着了，也开始对我又有了新的关联。也更亲切和鲜明。

“吁……”我长长地叹息了一声。经过这震荡，头也又开始震荡了一下，我知道这是药的力量控制着它。待这控制的力量衰弱下去，它也许更猖狂起来，我不管，我企图要坐起来，但是那只有力的手却按抚住我，简单地限制着：

“不许动……要停几分钟——完全好了吗？”她用手把我额头上的毛巾翻转了过来，使那凉一点的一面挨近我的前额。

“象是完全好了……我要坐起来，这下面的石头太锋利，也潮湿……”

她察看了我身下的石头和那潮湿的地面，允许了：

“你可以坐起来……让我扶着你，不能起得过猛了啊！”

我不能推辞她的帮助。在我凭着她的臂膊坐起来时，我的眼睛遇到了她的眼睛——那射出来的光是坚贞的，正直的，炽热的……不是为了自尊，我会一直伏向她的怀中——但我终于无声地哭了。

“你睡了有一个钟头啊！”

“呐……”我不能抬起我的头来。

“你能走吗？”

“能……让我自己坐一坐。”我推开了她拦在我身后的手臂，但我的头还是不能就抬起来，我撒谎着她，“你走远些，我要小便……”

“这有什么关系哪！……”她虽然这样平淡地说着，但她仍然依从了我，走开去了。我抬起头来送着这个挺直的背影——眼睛又开始了模糊……。

.....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

“肖先生，你是‘东北’那一省啊？”这个女同学，她把那条棍子给了我。因为我不乐意她来搀扶我，也只好接受了她的棍子。

“出生在辽宁，长大在吉林……”我没有更多的力气回答她的问话。——歌声落下去了，代着起来的却是一片笑声。这笑声虽然听起来多接近，但为了崖脚过于伸前了，我看不到这唱歌的人们，也看不到这笑的人。

“你爱唱歌吗？”行了一段路，觉得自己的力气有点恢复了，忽然又记念起这个人的关于“诗”的问题，但我却先问了她唱歌。

“谁不爱唱歌呢？我唱得不好……一唱她们就笑我！”

提到唱歌，她似乎感到了一点羞惭，头不再那样昂扬得象一只马鹿似的了，眼睛也不再那样直直地看着我。竟象一个怕羞的女孩子似的头侧向了一边。

“女孩子们总是爱笑话人的……”我说。

“是啊，男同学们倒不……”

“我们来一同唱个歌罢！”我忽然象一个穷到了底的人，反倒开起心来，征求着她。

“我不……你头疼刚好一点，不能唱歌。”

我确是还不能唱歌，软弱，流汗……胃里似乎又开始了空虚。

“你是哪里人？”

“山东。”

“靠近海吗？”

“我家住在一个海岛子上。我父亲是渔夫。……萧先生到过山东吗？对啦，我知道你是到过山东的。”

“我经过几个城市。”我开始要研究她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的原因了。她已经不象个学生，无论她的身体或年令。

“你在山东读的书吗？”

“我没上过正式中学……我做过小学教员，也做过助产医生，我结过两次婚，生过两次孩子……”她似乎在谈论着别人的故事，无论结婚，孩子……对于她毫无关联。我开始注意到她那充满着突起的脉管的过大的手，那高突的胸膛，肥满的臀部……她确是结过婚了，也确象是生过两个孩子……而她那脸额上过于粗鲁的沟纹，夸张的骨角，也确是应该生在山和海的地方——一个渔夫的女儿。

“你的孩子们呢？”

她严正地看了我一眼，把头上的军帽更向后挪了一挪，那宽突的前额，和一管男人似的直鼻子就更清晰一些。她的牙齿是人工雕刻了似的整齐和洁白。

“我的第一个丈夫是渔夫……他很年青，我们生了一个孩子，他就死了。”

“怎样死的？”

转过了崖角，我们看到了时才那群唱歌的人们和轰笑的人。

“萧大姐同志……你怎么和萧先生在一起啦？”

“停下来……同我们唱个歌……”

“你的粮食包里有吃的吗？我饿得再不能走了……”

我们都是神枪手，

喂不饱肚子……消灭不了仇敌……

我们都是飞行军……

拿着两腿当车轮……

呜——哈哈……

好容易我们才从这个饥饿的倦怠的城，费了一些可笑的唇舌挣脱出来，更是肖，他们和她玩笑，几乎近于侮辱。

“他们的感情在反常。”我说。揩着脸上的汗。

“为了什么会这样啊？”她朦胧地看了我一眼。

“疲乏和饥饿，天气也热起来了。”

“他们平常也是这样的啊，看见吗？那个尖脸的象个小狐狸似的女孩子，她平常全喊我作妈妈，她们不把我作她们一样看待，象一颗孤独的贝壳似的，总要把我挤到沙滩上去，这使我很……‘那个’……我觉得我的心情，还象比她们更年轻些咧！”

她，不好意思地大笑了。

“你的第一个丈夫怎样死的？”我的身体和精神似乎更好了些，一种看不见的生命的暖流，在我的血液里时刻在加添着了。

“当然，渔夫总是要死在海里啦。他喝酒，春天出去捕鱼，睡了娼家的女人，生了花柳病……他自己跳海完了。”她大约恐怕我误解了她的丈夫为什么喝酒，为什么生花柳病，继续解释着：“……渔夫们总是要喝酒啦，也要睡女人……不然他们就抵抗不了那海上春天的寒冷。渔夫们自己的女人，留在家里，他

们一去总要几个月才回来，他们受不了那海味的刺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遇到死亡……卖了钱他们总是要喝酒，喝了酒也就要睡女人。哪里有干净的女人给他们睡呀……结果呢，钱是很少有带回家来，青年渔夫们带回来的却是一身花柳病……他不愿意把花柳病带给我，就自己跳了海……”

“你第二个丈夫是做什么的？”

“一个我们村子里的小学教员。”

“他是怎样死的？”

“据说是肺病。亏得他，我才懂了一点新的知识，可是又死得太早了……”

这样追根问底对于一个人应该是残酷的，我已经懂得了这是一个从什么样的泥沼里拔出自己的人。

“还有时怀念自己的孩子吗？”记起了，那夜在临汾车站上，我也曾把这话问过段同志，她给了我的却是‘一切属于党’的回答，如今我又要知道知道这个不属于‘党’的人的回答。

“孩子们吗？他们自己总是有路的。到没路的时候，就是我在他们身边，又有什么用呢？趁着我自己还能找路的时候，还是先走我自己的吧。”

“你到这学校来，就是你所要走的路吗？”

“就是的。”她回答得简短得毫无表情。

“你觉得这学校怎样呢？失望吗？”

“我并不象他们那样失望。我也并没对这个学校存过什么希望，我只是要寻到一个工作的机会……我看阎锡山并不比韩复榘、蒋介石更好一些……”

“你常读文学作品吗？”

“外国翻译我读起来很吃力，我喜欢诗……”

一流弯弯曲曲的水似的，话又转到诗上来。我看着这个不大象诗人样子的人，却时时刻刻欢迎着诗。粗糙的人，他们却更爱把自己的“粗糙”表达出来，但他们却很难寻到一个表达的工具，即使寻到了，那也常常是古旧的，不是他们所需要的。

“对了。诗在文学里面是表达感情最直接的东西，象音乐里的歌一样。”我说。

“对了。我也喜欢唱歌……人家全说男人愁了唱，女人愁了哭，我却是相反哪，我爱唱，不爱哭……唱总要比哭漂亮些，但是我唱得不好……一唱她们就笑我……”

她不能够禁止自己，竟开阔的河似的大笑了，而且一时还不能制止。她笑得是那样充实，那样饱满……也可以说是美丽！

“常常练习会好的。”我虽然被这笑声感染得也不能不笑一笑，但是在这笑的里面，自己始终是被一只空漠的手爪抓擒着似的，竟不能够自由行走行走。所有的人物，山川，太阳，以及脚底下的石头，如果它不是常常在使我受痛，或许觉得连这些也不存在了。存在可以，不存在也可以；活下去可以，不活下去也可以。——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情。

“你跟谁学的诗？”

“我第二个丈夫教我认的字……起始我拒绝他……后来我也就当了教员，和他在一道……”

三个跛着脚的学生：两女一男，其中一个女的背上除开一个大被包以外，还有一支步枪。起始他们是走在我们前边，现在却被我们赶上了。

“啊呀呀，还是你们哪，一齐走吧。”我的同伴肖女士她向他们大叫着，彼此诉说着哀怨：

“他简直不能走了啊，从临汾走出来他就是病，走到三官

庙，他几乎不能再走。”我随着这个走在前边的女同学说着和指示着的那个男同学，他确乎象不能再走的样子了，两只长睫毛深陷的大眼睛，询问似的不转动地盯视着我，我把头轻轻转向了一边。

我被冷落着了。我那同伴，东一句西一句匆忙地和那跛着脚的三个人搅作一团，我只好把脚步放缓慢一点，好使自己与他们有个距离。同时，我还是梦幻似的，看着这三个跛脚的和一个人工跛脚的不协调地动着的背影，忽然想到了中国的命运——不幸和被摧残——虽然那前面有着无数的，强壮和英勇的先行者过去了，而大部分还是软弱的，他们不能不和这削壁，土原，充满着怪石的干河床，饥渴，寒冷……以及每日在身上繁殖的虱子斗争着。不然只有等待在路边去喂狼。虽然第一个所要到的到达站的路程并不遥远，可是第二第三……个到达站，也还在前面等待着去经过。没有经过训练，突然行走这样艰难的乱山的途程，是一种刑罚！也许有人会说：这是锻炼呀！不对的，这仅是要逃避掩饰他们可耻的无计划性，或是坐在大都市的厅堂里叫的高调的，狗屁似的山歌。锻炼是有渐进性的，到了相当于突进的时候，他才使用于突进，不然，那除开要担负着过大的损伤，也许会获得灭亡。从这“突然”性的锻炼中，那也会收到一些益处的，不过，那付偿的代价是过多一些了。假如在平时有了准备，那所获得的“锻炼”的果子，一定要比这样获得的多到不可知的数目。

——这是愚蠢和自尊，腐朽的软体性，封建主的行为！自己无能，而又不忍退开，自己不拉屎，而又要占据着“茅房”的“肉头式”自私的行为。

这成分存在于中国民族性中是浓黑得阴沟里的脏水似的不容

易澄清！更是一些握着权柄的封建主们。

——把自己的缺点也认为是长处，这比夸耀自己的粪便如何香甜，如何美丽……还要使人不能忍受的丑行！

这是要中国夸耀这样喜欢歌颂自己粪便的人全灭绝了，或是到改变了他们这行为之后，中国才能算真正踏上了得救的道路，而亚洲的阴惨的雾障才有灭根的可能，不然，那是凄凉的，所有的人将要无绵尽地在没有太阳的下面呼吸着，屠杀着……。

“萧先生，一同来走呀。”

我的同伴单纯得一个孩子似的向我招扬着她的手。我也扬一扬手，算做回答，同时把脚步也放快了些，因了重一点的震荡，头又有了要疼的征候，我恐怕药力过了，再复发起来，那就不高妙，想要超过他们，自己先赶到清风崖。

“这是萧军先生……”我的同伴把我介绍给那三位跛脚的同学。

“你们的脚全坏了吗？”我无固定地随便问了一声。

“全有泡，破了一个又一个……它们竟象针刺那样疼！你走路看样子也有点不得力哪？”走在前头的那个年令较大的女同学开敞地反问我。

“噢……也破了。待破过以后，生出新茧来就好了……。”我说。

其余的两个人并不言语。而那个大眼睛，窄条脸幅，病得皮肤下面的脂肪和肌肉象被刀子从里面剔除净尽的青年人，他还是询问似的叮望着我的脸，我也就仍把自己的脸侧过一边去。人的眼睛在这样无感情无表示的对撞的情形下，是不舒服的。

走在他身后，那却是个短胖胖，年纪看起来很轻的姑娘。她一直是垂着头，偶尔看一下人，眼睛也就很急速地逃开。

“萧先生，他是我的弟弟呀，看他那样高的大个子，却才只有十八岁啊！刚从高中毕业了。他也是爱文学的……”这是那个走在前面的女同学说的。

“那很好。”我这简直是应酬，因为一遇到这样说“爱文学”的话，我实在寻找不出一句恰当得体的回答。他确是很高的，甚至高过了所有寻常的人，也瘦过了寻常的人。一条不安宁的桅竿似的在空中摇摆。

“他也能作诗啦！”我的同伴肖女士补充着说，我把手里的棍子递向了她。

“为什么呀？你拿着，我并不需要它。”

“你更需要它，我要先走了。”

“为什么呀？你不能行走得太快，我要一直护送你到清风崖。”

“不——让我自己走……”

“我们在路上要开文学‘走’谈会咧！我才同他们商量过了……我们要知道点关于诗的知识。”

我迟疑地把递出的棍子又收回来，思量似的缓缓地走着。偶尔自己的视线又和那个十八岁桅竿似的青年的视线碰到了，这一次他的眼光不再那样询问似的逼迫着我，而却用了一种饥渴和乞求似的半瘠哑的声音说：

“是的，我们要知道诗！”而后那个年轻的姑娘也抬起了她的头，红着整个的圆脸，望了望我，也望了望那个十八岁的桅竿似的青年。

登上了一带高岗，前面一带墨绿的松林可以看到了——清风

崖。

我也是爱诗的，但却不爱那些撒谎的诗；我也爱歌，却不爱那从破留声机榨出来似的歌，一些只是一杯不需要的白水似的东西。与其这样，我倒还不如去喝烈性的酒精，虽然它会毒害我的生命，使我头疼，但总比一无所有强。

“为什么呀，我竟不能做出一行我所要做的诗来？当它们被写出来，几乎是和我的意思相反的，恶劣得简直要气死我，我就撕了它……接着再做……也就再撕了它……。”那桅竿似的青年梦似的，但看起来又是激动地诉说着他的失败！为了要和我行走一平，他竭力地跛着他的脚，汗珠就鲜明地从他前额上排流下来，他的姐姐警告着他：

“你应该慢一点啊！你总是这样渴死鬼似的追求着每件东西……如果你不是渴死鬼似的跑到山西来，你不会病得这样的。叫你去西安你也不去，拐带得我们也跟你来吃这苦头……”

显然的，这青年并不重视她的话，也不注意她的叹怨，还是企图和我走得一样快。眼睛盯紧着我的脸。

这几乎是一种怜悯，我把脚步放慢些，我的那位同伴她是走在我的前面，这样，五个人却并头地成了两个小行。我的同伴，开始和那青年的姐姐不断地扯起了话的连环。

“一个射击手，起始他总是瞄不准他的靶心，或者击落他所要击落的，即使偶然打中了，而第二次他又会‘飞了’的。”我开始了议论。

“今天又要睡什么地方呀？走在我们前面的人，他们会把近的地方好的地方……全占光了！能吃的东西也一定吃完了……”

“越是跛脚的人越是多走路……越渴的人却要多流汗……他

奶奶的！哪哈哈！”

“我们在这里谈论诗啦！你们这是……”青年行走着跺了一下脚，暴躁地申斥着他的姐姐，“请求你们……向前面快一点走罢……”

“我们也要参加这‘走’谈会……我也要听一听萧先生关于诗的指示咧！为什么你要赶开我们？”

我的同伴象一个妈妈似的耐性地笑着引逗着这个发怒的青年，而他却一只竖起来的蛇似的站立住不向前走了。

“走罢，我们不再谈论。我们是说今天晚上的住宿和吃的问题，还不是为了你这病人吗？你……”我看着她那姐姐——那温和的，毫无牵强的爱，忽然觉得这青年是幸福的了！而他后面那双关注着的眼睛——那个圆脸的姑娘——那是更非寻常的。忽然感到自己是一颗不必要的果核似的，被人吐留在路边了。不过，这样的爱对于自己，却又是需要也不能承担的，也只适于那青年。

人们又如初地静静地走着。那山坡下面干河床也又横在了脚前，清风崖的松林，却好象又遥远了一点。

我终于还是辞别了这所有的旅伴，自己走向了前边。

“萧先生，我们到乡宁还会再见吗？”我那第一个旅伴——就是借给我棍子的——她直直地向我看着。我是侧着身子，准备告别举起着一只手臂，也向着她。忽然一种说不出的酸楚溶解了我的心，我急忙把手臂摇动了一下。

“总是能再见的……”又把手臂向其余的三个人也挥摆了一次。

清风崖并不是很大的村庄，人家是零落地散出在河床两而一

些石壁和土崖的下面。每一处全是出没着灰色的人。这是先来者。路旁每块石头全用粉笔画留着各式的路标，我开始寻找我们的先遣者的路标了，但那是没有的。

人家越来越稀少零落了，我的灰色同伴们也越来越稀少零落，最终只剩了我自己。偶尔遇到一个百姓，他们全是那样生疏而隔离地向你望了又望，而后再阴沉迟钝地迈脚步走过去。前面山坡上我发现了一所人家的孤独的院墙，院墙的黑影长长地延伸着。——太阳已经搁在了对面的山梁上。

一个瘦小的人影站在那院墙的墙边，有一条小路，盘曲的溪流似的，引下山坡。

“老萧……”这声音是狭窄的，渗和着山谷的回应，使我停止了一切胡思。

“啊哈……”使一只手放在前额上，我认清了这叫喊我的是于青。一种幸福的明亮轻轻地笼罩着我了，觉得今晚至少可以睡到一间洞窟里面，即使睡在地上，那也总比暗夜摸索在这山谷里，或者睡在随便的岩石缝里要舒服要安全些。我充满着元气地向他的方向大叫，并且摇摆着帽子——那时候，在胡思乱想里面，我也正在为了夜晚的睡觉吃饭面忧愁。

“全在这里吗？”当我准备要爬上这山坡时，我先停止下，要喘息喘息，好积存一点力气，同时仰头问着于青。

“贺老头不在……其余的全在这里啦！看见贺老头吗？我是在这里等待着你们啦！啊！这里住处真难啊！”

当我爬上了这山坡，额头和身上已经全透出了汗，我吃惊，我竟变得这样虚弱了吗？在最后一步，于青握住了我的手。

“你不是走在我们前头的吗？”

“我半路犯了头疼——贺老头呢？”

“他碰到了董，董要和他一同走，这老家伙就同他一同走了，不知道走到那个山窟窿里去了。——你吃过什么吗？”

我摇一摇头，气弱得使我不乐意多说一句话。

“他们在里面正和这家的主人交涉着买面咧！”

“我们先给你钱，这不是钱吗？我们又不是兵……”

院里面正有着一群人，围着一个高身材狭肩头深眼睛狭脸幅的农民，叫着。叫的最凶的是那个会搭舞台布景和画画的人。他的脸完全红着，一只手摆动着一张钞票。红尖鼻子的画师也在他的身边，奇迹似的那个肥鼻子的庶务竟也出现在这里了。

那个农民，两只手无主张地在面前挥挥摆摆，要来接取那钱票，但又把手缩回去，摇一摇头，嘴里呜噜了两句什么。

我和于青一同走进了这土窑。

黄昏的时候，我独自从土窑里走出来，站在门前，我看见了我那四个同伴的背影，转过了前面的崖角，不见了。

第六章 清风崖的夜

这窑洞有三丈深，一丈高，顶上面是弧形的，为了说明这年代，土色看不到了，表皮上是染满了蒸烟的锈，那是黑色的，有的地方还闪着光。在最深一点地方，为了防止塌落下来，就不规则地顶架了一些梁和柱。这土窑是三洞并列着的，要从中间的一间走进来。中间是一行喂牲口的槽，右面的洞是曾做过羊的家，因为那羊骚和粪便的气息还是刺鼻地新鲜和浓郁！于今，羊却不见了，槽头上，夜间也没有一只驴或牛……。穿过左面洞壁，那就是我们现在的“行营”，这里靠着南洞壁——那里是有一面窗和一个通气的孔口的——有一面大炕，炕的外面有着一个大土台，上面安置着两口大铁锅，里面的水正是满着，滚翻着，急忙地升腾飘转着白汽。无论是坐着的，爬伏在炕上的，或是在地上走来走去的人……他们的眼睛，全要集中到那些把一片一片的面块投进滚水里去的手——这就是我们的晚餐。

“你们这些家伙们只能吃啊！我老金……做给你们吃……”这是那个会搭舞台布景的老金，一个多血质小脑袋长身子眼睑发红的人。他嘴里罗嗦着，一半是抱怨着；袖子撸到臂根，他是比别人干得全熟快。每一片面看不见似的，就从他的手里溜进锅里

去。人们并不为他这罗嗦和抱怨而怒恼，相反地却是露着自己的牙齿，笑着，鼓励着：

“老金是行的呀！老金伟大……”

于是老金的眼睑更红，手臂抖动得也就越快……。

吃过晚饭，我又去站在了门前，太阳的余晖已经不见了，而在山坡下，却还有着零星的，一个两个……灰色的人影在经过。

我向着坐在门边那个正在吸着烟管的房主人：

“前面还有人家吗？”

“嗯……有人家。”

“还有多远？”

“二十里……”

“二十里路？”我思量着我那几个同伴和将才过去的这些灰色的人影……他们将要宿到哪里呢？心里微微感到一种空凉，同时又好象在幸福着自己，竟能够寻到这样一个窠，而且那土炕又是那样地温暖，肚子里也装满了滚热的而和汤。

那个房主人，他竟象崖壁那样，一动不动地吸着烟，而且也岩壁似的那样严峻，那样不乐意和谁发生关联。——我是坐在门这边一块石头上。

“你的羊……哪里去了？”我忽然想到了他的羊。

“在山上。”除开要说的话，他一个字也不浪费，就象他那没有浪费的骨头和肉的狭窄的脸幅一样。

“为什么夜晚还不赶回来呢？”

“为什么要赶回来呀？”他熄灭了他的烟管。

“山上不是有狼吗？”

“我的狗，会赶跑了它们。放在家里你们会吃光了它，那时候……我这‘人’也是没有用的啦……”

这使我记忆起在我将一走进院子，为什么人们围着他买面他不肯卖，而又为什么拿出钱来他还是拒绝的理由。

“你的羊被吃过吗？”

“怎么没有……”他又装起了一管烟，但是他先不点燃它，却眼睛直直地看着我，身子也坐直起来，“怎么没有？羊还在山坡上，他们就用枪打死它，不管是公羊还是母羊。也不管肚子里有崽没有……他们就打死它……”他带着气愤地划起了一根火柴。从这吸烟和一闪一闪的光亮里，我看见他那两条稀薄的眉毛森立着，聚斗得要连结成一条，“吃了肉还不算，我说：‘把羊皮还给我罢？’他们却象打了一次胜猎似的，把皮也搭在了枪杆上，笑着走了。我要用我的羊去喂狼，也不让它们再喂这些狼心的强盗……”

我是懂得这“他们”就是官军。

“我们并不是兵啊，为什么你还不肯卖面给我们？”

“我为什么要管这些呢？你们是不是兵？那么，那个小短矮子，鼻子象肿了似的，有蜂窝眼的人，他是什么呀？”

这是指的那个肥鼻子的庶务了。

“那是学校的庶务。”

“反正他是穿着兵的衣服的，他的派头和兵一样，就是没拿着枪……”

“他怎样了你？”

“他逼迫我，让我拿出面来，说吃完了给钱……狼知道他给钱不给钱啦！……他给的钱，谁知道要到阴曹地府去用？”他从怀里，矇眈地小心地把一张钱票摸出来，使那声音折动得发响，

“这是阴曹地府的钱罢？”

“怎么说呢？这是‘山西票’嘛。”我记得那就是买面给他

的那张‘山西票’。

“日本兵一过来，这还会有用吗？明天若不花了出去……”

我们用了自己全没把握的“山西票”换了他的面吃，而他将要到哪里去换面呢？——是欺骗！

“明天，我让那庶务……再多给你两元……”

他并没有回答，只是烟管里的火光闪了两下，模糊地，他又把那钱票弄得轻碎地响着，装进怀里去了。

我们虽然是说了话，感情上似乎还没有引起任何关联，而后我们就各自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耗费着夜色。

一阵笑声夹着叫骂声从里面引出来，我们全向那唯一的窗口望了一下，头又机械地转向正面。

“你们是什么啦？不是兵？”

“我们是学校的。”

“什么学校？学校 and 兵有啥不同啊？”

“学校是要讲道理的，比方他吃了面要给钱，他们也不能乱射你的羊。”

“道理！阎长官还说讲‘公道’咧！哼！”他站起来了，身材是很长的，他用那没了烟火的小烟管，连连地叩打着他时才坐过的那石块，吃吃地说着，“道理！我听过四十年‘道理’了，每一次道理全要使我花钱吃亏；无论在‘前清’，还是在‘民国’……。钱花完，亏吃完，道理也就没了……你知道吗？只有‘八路军’他们才是真讲道理的，他们不让老百姓吃亏。走了，连住的屋子全给打扫了，比你自已打扫得还干净！这就是道理。我只信不使老百姓吃委屈的就是好道理，别的全不信……”他大声地吐着痰，走进院子去了。我也本来是要预备一篇“道理”向这个愚顽的农民开导一下，但他却并不给我一个机会，这使我

感到一点悲凉和寂寞！这整个的山谷，整个的夜，好象只有我一个人存在着了。从屋里引起来的那一阵一阵不正常的笑声，也使我不能忍受，忽然要想到山坡下谷底去走走。

一个人影牵连着笑声从窑门里冲出来了，从那身材，我判定是“两面派”张教授，在里面还有人在叫着：

“他逃避斗争了呀……哈哈……”从这声音，我也判定了这是我那个弯眼睛的同乡。

“你们在做什么玩啊？”

“捉汉奸……你一个人坐在这里，看夜色吗？毕竟是诗人啦，哈哈……”张教授抓紧搔着他的前额，身材挺了又挺地呼吸着。

“谁被捉住了？”

“我……哈哈……”

“赌什么东道的？”

“到乡宁清吃一只鸡。”

“一只鸡？”……我竟沉思在这一只鸡身上了。人赌东道，人游戏，却要送了鸡的性命！也许我也要分吃到这只鸡。

“你不去玩一玩吗？”张教授呼吸完了，他又搔了一下脑袋，向我说。

“我没趣味。”

“诗人们总是别有趣味的。这夜色是满有诗意的！明天应该作出一首诗来大家瞧瞧啦？”

“作诗的情绪被‘汉奸’冲破了！”我笑笑地说。

“哈哈……那你就作一首‘汉奸’的诗罢。”

“‘汉奸’的诗也并不容易作咧，总得要观察……”

“我要去赢回我那只鸡来喽。”

张教授转了转又回进了那笑声的漩涡。

“抓……抓……‘汉奸’回来啦……”这是于青的尖狭的声音。

“汉奸已经自动地打回老家来，你还‘抓’什么？真是‘小儿病’……”这是张教授的声音。

终于我走下了那山坡。

太阳出来又落山啦……

监狱……永远是黑暗……

我反复又反复地哼着高尔基这只“囚徒歌”，不觉不由地已经走到了那崖脚——就是每个人经过这里要转向北，不见了。我的日间那四个同伴就是在这里不见了的。

骑在崖脚下一块石头上，起始我哼着歌，还检着身边的小石块，向对面那轻轻响着的小河投掷过去，听着那噗登噗登……一下一下的响声，可是接着就厌倦了，歌也不哼了，只是呆呆地坐在那石头上，似乎是思想，而自己又不能确定是在思想什么，或是为什么而思想？

——明天，过了前而的分水岭，水就要流向西了。

自从我学会了那支“囚徒歌”，红就是不喜欢的。她说她不爱那样沉重的锤似的击打着人的心脏的歌，她爱轻飘和快乐，所以她也就很少和我合唱。临由武汉来临汾，在车上我也把这歌教给了别人，而她也还是不喜欢它。

——一切是这样“水”似的分开了！人生是要经过这样多少“分水岭”呢？在你每经一道分水岭，你的流伴们总要更换一次吧？那是不容易流在同一的河床里，一直到你们所应该归宿的地方的，除掉“死”而外。

山谷里的暖气换成凉气了，我也就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又

默默地爬上了山坡。

窑洞里面的人大部全睡过去了，有的已经大大地响起了鼻鼾，响亮地错动着牙齿，离奇和模糊的梦话……。于青正在一只长颈的菜油灯下，缝补着一只袜子。

“我以为你被狼吃了呢，”他抬起头来停止了手里的工作，眼睛圆圆地关心地望一望我，“我出去找了你好两趟，也没找到。”

“你的袜子也破了吗？”我脱着鞋子，看到自己的袜子，破碎得整个的脚踵和脚掌，几乎全部脱露出来，在有水泡的地方，也还正在源源不断地流着白水。

“脚也破烂了啦！妈妈的，这就是‘生活’了。”他说着继续去缝补他的袜子。那工作起来的样子，拙劣得竟象个没有手的人。

张教授是睡在炕东端第一位的。他的身材是和这炕的宽狭正调配了，他的嘴巴拖张着，一枚金牙齿和额头微微地在反射着那油灯的光亮。

“你也应该睡了……”我退进了炕西端自己应该得的位子上，脱下身上的大衣来复盖在身上，弄好了头下的防水布包，准备要睡，同时也这样叮咛了于青。

“我也就睡……”

他结束了他的工作，熄灭了灯，模糊中他说：

“贺老头……不知是睡在哪里了？”

“人总会照顾自己的。”

一片鼻鼾声，模糊了我们的谈话，同时它们自己——炕上和地下的——似乎在酬答，形成了一只没有旋律的交响曲……。

第七章 乡 宁

三月二日

昨天到了乡宁，我是最末一个进城的。——因为在路上贪看风景——进城门的时候，朱干事正站在城门边，两只手插在裤袋里。

“你在这里等谁呀？换了新军衣了。”我问她。

“就是迎接诸位先生的呀！”她的脸红得象刚吃过酒，头发象更剪短了，深灰色的军衣，也象从来还没穿过，新的。

“先生们不是全到齐了吗？”

“还有你啦！”

“这怎敢当……”我的脸微微也感到一点烧。

“为什么你做了‘殿军’？你走得并不慢……”

“看风景……耽误了。”

“昨天呢？”

“贪吃鸡……”

她给我们领着路，进了城。我的同伴是两个朝鲜人。

一 谁该流亡呢？

为了生活和日本兵迫来，此地的乡人们开始要去流亡了。大家由拈阄来决定，谁拈着“走”的，就应该带一个男孩去流亡，即使日本兵真的杀光了全家，还有一个在外面，也不致绝了后根。

二 不是姓张的

一个村庄尽是姓张的，忽然逃来了一家姓王的，姓张的就会对这异姓消极抵抗了，和他断绝了往来，于是这姓王的耐不了这寂寞，半年以后就担起儿女，领起老婆，跟着一只狗……自动地走了（这是说明了封建宗族的势力）。

三 两个媳妇两千元

路上在一个小村上买鸡吃，我吃着鸡，一个长鼻子的老头对我说：

“一年中我死了两个媳妇，每个媳妇的身价是一千元！”

他说着叹息地点着头——我知道他不是 在叹息 那死了的人——又伸出一根手指头来指着天说：

“每年的捐税要十六七元……”

三月三日

一 四个朝鲜人

随着学校一同来乡宁的有四个朝鲜友人。

昨天，我随同其中的两个去登城南的山，路中我请他们随便唱一支朝鲜歌。起始不肯，后来唱了，声调很凄凉忧怨，有点象日本歌。我又请他们给我解释出，他们说用中国话他们解释不出，名字是“流亡歌”。唱歌的人名叫李云，住在满洲兴京，从“九一八”事变，弟兄三个即参加中国游击队，在双城（吉林省）曾以十八人打走了五百日本兵。我问他：

“你对于将来……是怎样感觉的？”

“感到很开心，很有意思……”

“什么使你们最苦闷？”

“原先中国不肯抗战的时候。”

“你的家呢？”

“早就没了，由兴京，上海，绥远，热河，太原，临汾……兄弟们渐渐就分散了：他们有的仍在东北游击队里；有的在国内别的部队里……”

他还有一个叔父，原先是个民族主义者，如今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向了，现在在岢岚，今天他去寻他了。他们要组织一支“中朝联军”，所以来到山西和此地的执政者接头，惟到现在尚无结果，执政者也无具体表示和答复，所以他们很苦闷。

这是一个性格单纯，个子矮壮，一只眼睛微闭着，有点凶狠味，大兵型的人。他的伙伴说他很能走路，所以让他只身去岢岚。

其余的三个全是知识分子型。一个是生长在满洲的，一个是

在北平中国大学读过“中国文学系”，他很能背中国的古文。另一个是从朝鲜来中国不久。他们全说得很好的中国话，长象也就是中国人。

“我们的‘三一’在路上过了！”那个小身材的喜欢吃烟管会读古文的朝鲜友人，他把他的“三一”宣言，给我看过了。“三一”是他们伟大的纪念节！

他们的一般文化水准不很高，那是因为他们只有工作，没有功夫读书。

昨天下山的时候，星星点点落了雨，正有一部军队从东方退过，连绵地拖成长长的行列，蚂蚁似的沿着城墙外面向西爬着，大约是准备渡黄河——约有一旅人的数目。

“呸！怎么能这样退下来呢？若是我有一师人，就是到非退不可的时候，非得到剩几个人……才退……”

那个雌雄眼的朝鲜友人，在山坡上跺着脚，唾着。

二 城

这整个的城是破落！狭窄的石条路上，随处堆积散布着牲口的粪便。装束得不伦不类的兵，抢着买馒头的兵，拉着棍子一步一哼咳移动着的兵……也有小脚长发的女人，头上也顶了军帽，穿了不合体的军装，艰难地走着，这大约全是一些官长们的家属。

商家的门板上，贴着各样颜色纸的标语，部队符号。……

城西一个空场上，两个百姓正在剥落着一匹死马的皮，我知道那肉就要当粮食被卖出了，一刻也许那死马的肉，就会送到我的肚子里来了。

要把头发去修剪一下，可是那剪发铺里，竟象一所屠宰场似

的，全挤满了要把自己的头发屠割下去的人——只好任它生长着吧。

午间来了两个少将阶级的军官，他们是来寻贺老头的。从他们谈话中，讲到了战略，也讲到了苏联：

“我们和日本打起来了，为什么‘苏联’还不出兵呢？”

“听他们瞎说罢，他们怎会帮助别的国家打仗呢？就是打，也不一定能打得过日本，在世界战略上，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不就是一个例子吗？俄国打败了。”

“这时候不能和那时相比了……”贺老头含糊地应酬着在更正。

我知道他们是忘了那个国家曾经革过命，现在的红军已经不是沙皇的军队，而是人民的军队了。他们已经变了“质”。

这就是我在山坡上看到从东向西退走的军队，他们是中央军，他们准备渡过黄河。

昨天还发了一封信给红，她会收到吗？

三月五日

查过乡宁的地图，知道南山还有一个温泉。昨天为了和他们开会扰得头疼，便自己去寻温泉。

那仅是在山顶上的一口古老的石井，水大约含矿质较多，作黑色，并不温了。

立在山顶四望，风尘迷茫，尽是连环的土层山，这也许就是古老的洪水流过的河床。

晚间和学生们谈了一些话，他们要由禹门去渡黄河了，但尚在徬徨中。他们要我带他们一同去渡河，我说我不能这样做。

今天早晨，心情略好一些，同了贺老头，于青，还有另外几

个人跑到了城西一个小村庄，那是想要去买两只鸡。

这里有八九户人家，他们全姓杨，他们住在自己祖先遗下的土窑里已经三百年了。他们过去没有见过打仗，也很少见过兵。

一个善良的老年人，他是村长，也是族长，他把我们招待到他家里。那土窑是稀有的光亮和整洁，沿着窑壁涂着白的加了油的颜色，靠近炕脚，又用了绿色的漆，绘画成一带短短的围饰。地上排列着红色漆的描绘着金色花纹的柜和箱。

为了他们招待得殷勤，关于买鸡的话谁也不先说出来了，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各处走着一些白毛红冠的很肥胖的鸡。

贺老头唠叨不绝地向百姓们讲着不合体裁的殷勤话，使我代他很不舒服。那对于他们是不需要的啊！

那村庄很缺水，吃积存下来的雨水，或是把冬天的雪水积存下来。

孩子们多不能读书，小的时候自己不能到别的村庄去就学，而稍大一点，又要牧羊管自己的生活去了。

每天要有几次去催缴粮草的兵，所以他们总是有人在山岗上的最高处瞭望着兵，兵来了，男人就躲起来，兵走了，再回来工作。

——这是木头样的生活！这不是人的生活。

他们越诚朴，越使我感到一种悲凉……。

路上又想了一些自己的事，也想到了红和段她们：

——她们如今在哪里呢？

二 他做了官了

我自己行走在街上，遇到了“两面派”的张教授，他正在一

群学生的围绕中说着什么。他的额头还是那样亮亮的，也不时用手去搔抓，但他又换穿了他那蓝色的长袍了，胸襟第一个扣扭上正坠挂着一枚圆圆的大铜牌：

“听说你做了官了？”我不怀好意地简直是刻毒地问着，眼睛看着那小铜牌上的‘××军司令部’字纹。

“哪里呀……是去做两天‘客’呀！”

他尴尬地笑了一笑，脸红了，我也笑了笑，我们就分开。

张教授确是到×军部做了中校秘书，因为那师长（就是我昨天所看到的那两个对“苏联”出兵抱悲观的将军）曾是张教授的学生。因为张做了官，所有的人便把“轻蔑”纷纷地在背地传播开了：

“学者，革命家……做了官了！而且仅是中校啊！”

董教授几乎欢喜得发了狂！他从这个屋里走到那个屋里，听取这“轻蔑”！传达这“轻蔑”！虽然他是矜持地并不发表他的主张和意见。

“你以为怎样？张当官了……”他欣喜地问到了我。

“这很好……当官是好事情，不过太小一点……张卖得太便宜了……真正当官和准备当官……总是一样的。我也是想当官哪！”

“真的吗？”董稀奇地推一推他的眼镜，眼睛睁大地看着我，“你也要当官？……”

“我不想当张教授那一类官……那太小！起码总得弄个将军之类。”

董知道我又在向他开玩笑，就离开了我。

三月六日

一 他又走了

张教授又不做官了，他要到禹门渡黄河去西安转道武汉……。

我们在大门外为他送别。每个人的眼睛里全流动着笑！更是董，他的喜悦几乎要使得他飞翔了，那阴沉的嘴角再也严肃不起来。

“张先生听说今天要渡河了！还带了一百多个学生咧！这是不对的，这是破坏学校……”

一早晨董就一只喜鹊似的跑进我和贺、于青住的一间屋子里来低声噪叫着。我知道了一批徬徨的学生终于要跟随张渡河，我对于这事是没说过什么的。他们来问我，我只是告诉他们“自做主张”。他们也要求过我和他们同行，到河那边去组织一个服务团，我拒绝了，我说现在我还不想渡河。

“你们要捎信吗？”董看张走进来，脸色又变成了沉黑。张露着他那金牙齿，笑着问着我们每一个人。

“怎么，张先生今天决定要渡河吗？”大家一齐这样问着。这声音好象比平时有了感情。

“暖暖……我要回到武汉去……这里我不能做什么——萧先生要捎信吗？我这邮差可靠呢，尊夫人还在西安罢？”

“大约还许在——没什么信可捎的，如果见到她，或是我所熟识的人，他们如果问到我，就说我还是那样‘平安’和强壮。”

如今，我是同旁人一样，一列地站在一带低矮残落的石墙上，向张在纷纷地扬着手，他也不停地一闪一闪地点着头，逊谢

地鞠着躬……。他的腰间束好了一条带子，大约为了行路方便，把那蓝色长袍的前襟折短起来，衣角捆进了腰间的带子里，一只手提起了一个白色的小包和一根棍子；右手则是空着的，向送别的人们挥扬着……。我一直是木然地看着他那闪光的额头不见了，消逝了，人们纷纷走散，忽然竟记忆起昨天我在他衣襟上看到的那个小铜牌：

——不见了。

也想到了他那尴尬的带点颤味的声音：

“哪里……是去做‘客’呀！”

对于这样常常做‘客’的人，我是不爱的，也没有同情。但却感到一点悲凉——这是没有意义的。

二 一个脚夫和一个兵

在城门上有两个被盘查的人，一个是脚夫，一个是兵。那个兵他不知道自己军长的名字，只知道团长的名字。脚夫是他在路上新结交的朋友。

“你怎么连自己军长的名字都不知道啊？”盘查的军官是个中尉，他一刻是严肃，拍着那个兵的脑袋，“你不说实话，我毙了你，你为什么同他——指那脚夫——在一起呀？”

“夫……夫……半道道……遇遇……上的，……就做了朋朋朋友友……”

“了不起呀夫——夫……你还有个脚夫咧！”那中尉他又嘻皮笑脸起来了，他命令着他的兵搜索着他们的身上，除掉一个破钱包以外，那是什么也没有的。

“也许你们在我面前装傻……汉奸”他又派了一个兵，简单

地把这两个人引进城去，那两个人，也就简单地去了。

“他们也许是汉奸……”中尉说向围观的人，

那个兵是缺了门牙的，他说话就要先发出‘夫——夫’的声音来。他从河南被拉丁当了兵，七个月了，他还不知道自己军长的名字。

“夫……夫……我是从从……河河……南南南……来的啊……”

三 教员会上

教员们为了要改善这学校，近来尽在开会了。可是，每个人似乎全挟着另一颗心……这是不容易有前途的！但我总要尽力支持它。

下午，很有点想念红……如学校事不能为，也只有过河了。

得到了消息，说学校不让我留在乡宁的艺术队里工作了，他们要调我到吉县去。这是为了什么呢？而且今天那个学校主要负责人忽然向我说：

“您是从事文学的啦，可以住到司令部去，我可以有好些材料送给您写小说……不必同他们下乡去作‘民运’了……”

“这很好……不过别人送给我的材料，常常对我没多大用处的……我高兴在艺术队呢……”他听了我的话暧昧地笑了。

天落雪了。我们去看过了艺术队的学生们：

他们是零散地住在更高的山坡上一些土窑里。几个男同学和女同学正在换班推着石磨磨麦子，这是很艰难地才从村子里寻得的几斗麦子。

没有吃……（女）

没有吃（男）

没有穿……（女）

没有穿（男）

自有那敌人送上前……（合）

哈哈……笑着，唱着，疯狂地转着石磨，那被磨碎了的麦粒，就轻轻地沿着磨周分流下来了。

天还是阴沉着，雪不落了，地上的泥泞已经冻结了。——有时从别的土窑里也发出几声不是这样愉快的歌声，那是沉闷的，好象这天空，马上就要一片铅似的沉落下来了。

“就是我们这一队好啊！教授也多，同学们精神也好……”

“这又是一个老将军，也投降到我们的‘艺术队’来了……”
每到一个窑洞，我为学生们介绍着这分拨到“艺术队”服务的教员们——这里有三个画家，一个导演——也拍着贺老头的肩膀那样说。

“这是甘愿的‘合作’呀！怎能说‘投降’啊！”贺反驳着我说他投降。

“好好好呀……合作，合作……欢迎，欢迎……”

每到一个窑洞，接待我们的是拍手和唱歌。我看见每个人全似乎被这些青年人的感情燃烧着感动着了——要献出自己的精神和力量。

第八章 吉县

三月八日

昨天上午四点三十分，我们又由乡宁出发了。十点半钟到了吉县——途程六十里。

因为落过雪，天气骤然变寒，路中只能急走，耳鼻均冻得甚疼！道路是尽在群山环结中用人工开辟出来的，据说是为了通汽车用。不过，如果敌人占了乡宁，这路对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又有用了。

——费去了人民的汗和血，想不到却给屠杀人民的屠手们造了道路！

吉县也是位置在土山的环弯中，城南也有一条河，河水是绿色的。河南岸也有一山，上面有些树木和一座碉堡。因为找不到住处，我们只有坐在一家商铺的门前石阶上等待着，那很象一群不伦不类的乞丐。这里的气象比乡宁要好些，“第二战区司令部”就在这里的。

二 给了他一棍子

那个大身材大脑袋狼眼睛的蒋教授，是从德国回来的。每

次教员会议上我总是反驳着他的意见，于是平常我们就生疏着。昨天在我们寻到了房子要从那商家门前走开了，他命令那个担行李的勤务秦顺——一个有志气的勇敢的青年人——把一件那个弯眼睛“东北人”放下的行李还要加在秦顺的扁担上。

“他已经不能再多担了，走了六十里，担着东西……”蒋并不理会我，他用手里的棍子命令着秦顺：

“担起来——”秦顺的眼睛迟疑地望一望我。

“你不能担了，谁的东西谁自己拿，若不，他的朋友就替他拿走——。”我命令着秦顺。

“这是你一个人的‘勤务’吗？”蒋转身向我。

“是你一个人的吗？”我走近他一步。

“挑起来！”他又去命令正在迟疑着的秦顺。

“不许动！”我命令秦顺——同时开始打量蒋这个大脑袋，应该承受我的棍子的地方了。我想着如果我的棍子斜着按了他的太阳穴的位置劈下去，那他会死了的。我没有打死他的必要。

“你浑蛋……”

一棍子劈下去了，断了！——这算我回答了他的骂声。

开始混乱了，行路的人也开始停止下，贺和其余的人也钻进了我们的中间，他竟被撞了一个觔斗。蒋教授挥着他的小藤手杖暴叫着也在我的头顶上打了一下。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啊！”路上的行人中这样讥讽地叫了。蒋急忙地走了去，我看着他那逃去的背影，也看了看自己手里那根断了的枣木棒，过去把断下来的那半段也拾回来——我开始感到了一点空漠！

三 见了阎锡山

这是一个火气全消了似的老人。

他说这次打仗是误在“迟”字上。近来的军事消息很好，有几次守城的日军反被我军“解决”了。他说，日军在山西有九个师，我军有二十万人。他说话习惯喜欢用一只手反复地摩挲着自己的头和脸。为了表示愤怒和焦急，有时也顿脚，也用拳头打着桌子……。他说动员民众是重要的：要先动员一百万，而后再动员四百万……。他也说最近“蒋委员长”有电来，还是“坚持抗战到底”；他说在山西的中央军××师纪律很坏，沿途射击人民的鸡和羊，吃了羊肉还不肯把羊皮还给人民……。

我们同去的十一个教员中：董，蒋，何，贺……为了表示自己的存在，有必要无必要的全说话了。那态度并不好看。

晚间，他们为我和蒋调解早晨打架的事情，蒋教授说我侮辱了他。据说他很委屈。我说，我是打过大家就拉倒，也不记在心里，也没有委屈……如果他实在感到委屈，那就随他采取怎样的报复手段全好，我等待着他。

我知道了，我们要把艺术队提出一部作山西战地服务团的计划是无望了。在离乡宁的时候，学校已发表请我脱离艺术队的通知，要我到吉县本校的“军政系”里来。我知道这是我应该走的时候了。

四 两个管水磨的人

吃过早饭，我同贺和于青到了西门。

我自己走进了一所水磨坊，那里正有两个管水和筛着麦子的人。

“日本兵来了……怕不怕？”

“怎么不怕呀？怕有啥办法？”

“平时养兵……该打仗的时候兵全跑光……阎锡山人好不好？”

“好……好……”他是连连地说，连连地点头，但这看得出是机械的，不自然的，象是不得不这样说的。

回答我的是一个红鼻子，小身材，五十岁左右样子很精明的老头子。他说他是磨主人的族中，很小父母就死了，被族中养大，老婆也死了，抛下两个儿，大的十五，小的十二，平时读书，现在为了打仗，到乡下去做了牧羊童。

水磨每一日夜可磨三石麦，每石磨工五角，两人每日夜各两角，磨家可赚一元一角——水力是天然的。

——只有下级的以自己力量生活的人才常是真正可爱的！一些软骨的知识分子是什么呢？只是不中用的巧得可厌的麻雀！和随处排粪的乌鸦！

五 锦屏山

从庙碑我知道了那有着树木的南山名字叫“锦屏”，归途中我爬上了它。那上面有“晋文公”（重耳）庙一座，院中还有柏树一棵，墙垣大部荒颓了。沿城的水名棋水。我坐在碉堡下面的石座上，晒着近午的太阳，很真切地从东北方向有炮声时断时续地传来了。

——走自己的路吧！这里已经不再需要你了！

下了决心——离开此地去五台。

很久忘怀了的红和段她们，这时忽然又被记起，我重新躺下去，看着天空轻轻动着的太阳和白云……。

记起了，当我从乡宁走出，经过艺术队驻在的山脚下，曾想上去和他们——同学——告一声别，终于我还是无言地走过了他们。

三月十日

根据了前夜自己的决定，昨天我去见了×××，告诉他我要去五台，请他给我开一张护照。我说：

“在这里，公的工作不能开展；我自己的工作也不能开展，我要去五台，请你给开一张护照——”

“现在去五台不容易啊！等我们一同到了汾西，我也许去五台，那时候对于你收集材料，我一定帮助你。如今你一个人走，是困难的，不必说要冲过敌人的几道防线，就是言语，你也是行不通的呀！”

我也依了他的意见，待到了汾西再说。

前天晚上，老贺在“教员会”上和几个专为自己打算的臭虫们吵起来了，而第二天会却又开得很顺利。

昨天早饭菜太坏——一碗胡萝卜上面放了几片黑紫色的马肉，大家拒绝吃了——晚上的菜就又好一点。

午间到城西一带有绿色水的河湾玩了半天。园地上的葱已经攒出绿芽来了，拔了几棵吃，自己的心情感到一种空漠漠的遐想，要离开这里的心更加迫切。

河边的草遥遥看去也有了渐浓的绿意。一些不很大的野鸭，见了人就飞起来，在天空作了两个大的盘旋，又平平地落到水面上……游着。这时候我忽然想要上一支打鸟枪。

——什么全是空虚的啊！只有切实的幸福才是美丽！

这算什么思想呢？这是臭虫的思想。臭虫只有在吸血的时候才是不空虚的，待吸饱了，马上又空虚了。

回来路中，看见一个穿白色孝衣孝帽的人，他的背上背着一个很小的红色的棺材，我以为他的儿女死了，问他才知道是为了他父母“并骨”用的。

我的父亲等待我去复仇是无望了，也许他还在想着到他死了以后，我会把他和妈妈骨头并埋起来？据说他是并不爱她的。

今天早晨，那个浓眉，长身，鼻子凹下，眼光暗淡的×政治主任来讲：

“……日本的广播说，华北一带他们把敌军（我军），用巧妙的战术已经打退，又增兵山西。又说，中国的汪精卫讲，中国政府若不和日本妥协，不独政府要塌台，‘国民党’也塌台。肃清‘华北’之后，如中国政府再不妥协，仍继续前攻……”

离石已收复，县长跑了，河津尚在激战中。

×主任又说，蒋委员长曾有五次电报来，催阎将军过河到西安去坐镇，阎将军已宣誓决不渡河，誓与山西共存亡。

前天从乡宁去河边要渡河的学生们，昨天有的回来了，据说中央军把守着渡口，五里以内即不准进入了。回校的学生，校当局说他们是“动摇分子”，不肯收留。

乡宁曾落过十八枚炸弹，伤了一个女同学的手指。

“兄弟以为……若是他们在河滩上讲恋爱……那就活该……”

这是“卡尔主义”的“为青年们”的董教授说。

一个“八路军”的兵到酒店来买酒，要赊账，老板不肯，后来他把臂章给老板看了，老板就连连地点着头：“好好好”，说着就满满斟了一碗酒。

二 一块石板

东门的墙壁上镶着一块石板，那是刻着民国二十四年四月十六日“红军”攻城的战绩。文曰：

守城阵亡纪念碑

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十五日丁卯共产党徐海东毛泽东等约四五万峰围县城并分据城围高埠斯时防兵仅有三百余人自朝至夕炮声隆隆不绝共产党复架云梯顽强猛扑先后再击退者数次午后敌在城外高地架大炮以为掩护进攻便利计我兵沉着应付敌卒不逞傍晚敌出死力环攻前仆后继悍不畏死我兵奋勇抗拒击不胜击东城子弹且渐告尽城遂陷敌入城收枪械除武装开狱门搜执官吏凡衙署局所绅商公私财产劫掠一空洁旦呼哨东窜是役也我兵毙敌约八九十名伤倍之五月二日平定张公来摄县事初下车即以恢复善后为己任缮城池修战具查账灾黎百度俱举特念死者其功绩随城陷而忠肝义胆诚有不朽之价值苟不搜罗表扬窃恐数十年后或竟泯没无闻其何以安幽灵表忠节励今而劝后用捐鹤俸之余题名寿石流传永永不徒饮弹者则可瞑目九原即后之生斯地守斯城者亦可激发天良步趋前烈虽然微张公谁肯殚精图治维立碑传世则死者不几与草木同腐乎既闻而喜故乐叙其梗概以志之

守城阵亡姓名列左

警士×××

团丁×××

小队长××

共十二人

署理吉县县长 张光壁

全县士绅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上浣

这里是只说“红军”，“缴枪械……开狱门”，并没有加上“赤匪是奸淫妇女的魔王”，所以我把它抄下来，算做一点“存古”工作。也许在将来修稗史的时候会用到它。

在我抄着这碑文的时候，一些“八路军”的非“八路军”的，他们来往地从我的背后不相关地穿过着……。他们现在是把刀尖和枪口对向了我们的民族的敌人，我还等待着那些日本觉悟了的奴隶们，把刀尖和枪口转向驱逐他们到战争之路的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阀——……那时候，我也许在什么地方还会抄录着这些用愚蠢或聪明的血写下来的碑文……。

三月十一日

乡宁的学生也集中到这里了，原因说是粮食发生了问题。原先由学校负责人发表以乡宁，吉县，大宁……等地，作为复兴山西的根据地，粮食是四个月不成问题。而到了乡宁还不足四天，学生就要自己寻找麦子，自己磨着吃……于是我们这教员的“一面行军一面教育”的梦也就碎得无影无踪。

又是一道新闻：校长把学生集中到吉县，要开始亲自训练十天或两星期，而后分发。上午由教员们上课，下午由校长讲授

“物产证券学”“共产主义的错误”等。

我已决定渡河去五台。贺说他留在这里，要讲一点他的“战时经济学”。董我们已经很少来往，虽然全是住在位置一个山坡上的窑里。

昨天由贺代表把我们“教员会”的“意见书”递给了阎锡山。据贺回来说，阎看了意见书说很好，上面所说的正是他所要办的。

这就是我们两月来的“工作”！为了这“一纸书”，秀才们确是费了心血和精力；吵嘴和打架……。

“秀才的工作一纸书”如此而已。

一个青年画师，听说我要渡河，他苦闷了。他在“太谷”参加了“民先”队。一天他们的组织要开始游击去，他回家去送东西，贪恋地宿了一夜，再回来时，城门已被溃下来的×军把守，不准进内，×军在内抢掠。“民先”的自卫队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于是他开始感到了脱群的悲哀。

那个自卫队，起始仅工人七八十，后来扩增至三千，有女工七百，由三十个女学生作指导。他们有无线电，手榴弹，电话机，手枪……队长×麻子，与各部队取着联络。

在街上一个岗位上，一个自卫队员，一只手持着大刀，胸前挂着手榴弹两颗。

“会使用吗？”我问他。

他点一点头，用手指一指手榴弹的尾巴，表示只要把那尾帽一掀，一抽引信的环，甩出去就完了。

“你的刀，为什么未开刃呢？”

他敦厚地笑了一下，用手把那破乱的棉袄前襟拉一拉，企图

掩一掩他那敞露的，多骨的胸膛。

~~~~~  
夜间，心里闷塞得很，便站在院门外山坡上大声地唱了一支歌。全城看不到灯火，也听不到人声……在我的歌声歇下不久，从遥远的下面有一缕尖细的女人似的歌声起来了，第一句也还是：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您决定明天走吗？请把这封信给他带过河去罢。”从什么地方呢，那个大颊骨的朝鲜友人转出来，交给了我一封信接着说：“我的家是在鸭绿江上的……”我没有回答他，他也静止了，相对着，就了那清明的月色下，我看见他那大颊骨轻轻地在搓动着——歌声深沉了；但渐渐竟宽大地加多起来！

一九三八，十，

卅一日成都。

# 第三篇

## 第一章 渡河

### 一 春天

为了寒冷，我不能够再睡下去了。——炕那端那个老年农民的咳嗽声，还是那样隔不了多久就啞——啞——啞……响一阵，而响完了以后就是呼噜噜，呼噜噜……地哼着。

“死了罢，死了的好！省得活着受零罪啦罢。”

他这咒诅的话句也还是同一的，只是有时候把语句的顺序变一变。

“唉唉！孽哟！”

我知道他并不需要死，而真切的却是需要活。在日间当他不咳嗽的时候，这个驼背细脖子的老头子，一种求生的意志是那样蛊惑着他。从他那对于春天的到来的喜悦是可以得到证明的：

“好啊！春天！他妈妈的……河算开了，雨水怎样呢？”

他站在院子里的石阶上，两只手分插在腰间，面对着山脚下那不安静流走着的黄河；同时还好象要试验着把自己的驼背也藉了这春天的温暖的太阳光，弄得舒直一点。可是这舒直并成功不多少，也成功不多久，而那条看不见的弓弦——由脖子到脚尖——又重新把这古老的弓脊弯曲回来了，看起来似乎还好象更增加了一点屈曲度。

“你为什么……起得这样早啊？唿——唿——唿……”

“睡不着了。”我等待他“唿唿”完了，呼噜稍轻一些的时候回答了他。

“是冷吗？”

“也有点冷。”

有一片僵硬得象一块木板似的小毡垫抛到我的脚下来了：

“用这个盖一盖脚……再睡一忽儿。鸡还没叫咧……”接了他又解释着，“那里还来得鸡呢？全死光了……唿……”

“我不想睡了，我要到外面看一看月亮。”我又把那毡片掷还了他。为了这毡片的掷来掷去，那只长颈的菜油灯的光焰就开始不安了，我索性就熄灭了它。

“唿……唿——唿……小心那狗啊。”老人隔着窗子嘱咐着我。

确实是有一只狗的。在我们日间要到这山坡上的人家来的时候，它是那样发了疯狂似的叫着，阻止着我们。于今它却是蜷缩成一个黑色的团团。用尾巴把鼻子掩埋着，位置在一堆柴草的脚

边。

月亮象是新磨洗过了的银盘，完全白色，位置是微微偏向天西。星的光辉不甚明亮了，我寻找着自己所熟识的几个星座，要决定我们这住宿的地方的方位。

黄河大概是正南正北地流着的，它的一阵一阵喧嚣和暴躁的流声还同日间一样，有的时候大约是一处冰崖塌落了，就要响一阵，那声音象一面巨大的，用着韧厚的皮子蒙的鼓，被一些大小不同的槌子，不规则地在击打着……。

对面山壁上没有一棵特殊的树木可以做标记。两天前曾经被敌人的飞机投过七枚炸弹斜对岸的那个小村庄，大致还可以看得清明，还有着一点灯光透射出来。如果在日间看起来，那已经不再象一个村庄，变成了一些残破的石堆，只是有时候有几个灰色的兵还从那石堆里出出进进。那里看不到一个象样的人民，或是一只狗，一口猪；也听不到一只雄鸡高亮的啼鸣的鸣声——这只是一个古代的“废堡”。

有一条小路狭窄得象一条绳，绵绵延延地沿着对面的山脚，和着黄河的流向永远保持着平行。若是日间在下面的那渡口侥幸能抢渡过去，我们今天就要在这条绳子上走着了。如今那条绳虽然看起来是那样地接近，只要一伸手似乎就可以拿到它，只因为有了这条不规则的河，却也只能等待在这里。那条绳就疏远得好象永远也不能抓到它。

我也曾想，如果到非渡不可的时候，自己也许能浮过去，这是说应该在夏天。这时候，即使浮过去不被河水吞吃了，也会冻僵在对岸的冰崖上的。

老人的啞啞的咳嗽声，又接连地传来了；那只狗从院子里跑出来，动着那狭窄的削瘦得要不存在似的身影，轻轻地竟挨近了

我坐的地方。我伸出一只手，它起初惊惶地退走了几步，接着它就开始嗅着，而且试验着用舌尖胆怯地舔到我的手指了。接着它就蹲坐在我的身旁，迟疑地用眼睛追随着我的每一个动作……。

我抚摸着它的头顶、它的眼睛、一直到它那过度透露的肋骨，我不能再抚摸下去，这畜生瘦得使我吃惊了！

屋子里面老人的咳嗽声好象不再有间断。我幻想着他咳嗽的时候每一次肋骨的抽动——手才从狗的身上缩回来。如果我是一个画师，我会把这幅夜景记载在我的画布上；我是一个乐师，我也会把这交响的旋律——咳嗽声，河流声——存留在我的曲谱上……这是代表着一个古老的多病的单调的民族命运。于今这个民族正在为了争取它的新生，粉碎着障害它的一切甲壳，不久这新生的民族会从被它所粉碎的一切垃圾的培育里，长成它的身躯，而喷吐着它的伟大的、美丽的真理的光……。

前个夜间的那幅别离的画面，又是那样鲜明真切地占据了我整个的记忆，我此刻没有力量能够模糊了它。

## 二 回 忆

……人影随着灯影动着——我开始回忆——几十双坚强的眼睛全含着泪，对着我。整个的黄土窑洞，几乎全是充塞着人，面每一个人的头却全似金属浇铸的，没有动作，没有声音，象是一所年代久远的古墓，墓外就是一带没有边际的沙漠或是停止了流动的海洋……

我坐在那灯的后面，注视那一刻安静一刻又跳动的火焰，我的眼睛开始被感染着模糊，好象再没有力量从座位上把自己站起

来，从这墓洞里走出去而斩然地别开这些暗色的人……。

“……萧先生……”一个大头颅的有一条高而直的鼻子的青年人，他是第一个开言。那每一个字的发音全是颤动着的，他的嘴唇也是颤动着的，呼吸迫促得象是就要断落下去，也看得出他是怎样努力要企图把自己控制下来，镇定下来……他狠狠地绞着手指，“……你不能走啊……你不能走……我们一同打游击去吧……这种学校……他们就是要企图不负责任地葬埋了我们……我们……我们……”

他的言语后来虽然流畅了一点，但是却终于不能再继续下去。他是站在我对面的一个人，我看得很分明，有两条细细的泪流从他那不大调配的细小的眼睛里垂流下来了——我使自己的头低垂下去。

“我们……不是容易的呀！我们来到这里……我是云南人我徒步跑到武汉……我本是打算入延安‘抗日大学’的……他们说这个学校是和‘抗日大学’一样的性质……我才来了。谁知道……这些猢猻们……”

声音是破裂的，但是强壮的，这是从一面屋角无节制地响出来。那每个字的发音又全是那样僵硬，不分明。而这说话的人真切的面影也不容易看到，他被别人的脑袋的黑影遮蔽了。

“我们青年人……总是容易被欺骗的……我们青年人……”

这是蹲在我身边一个看起来最年轻的人。他的脸幅，象半颗饱满的小皮球，胖得使那细小的眼睛和一条翻孔的小鼻子，全似乎要不存在的样子了；眼睑和两面的腮颊全是鲜红的，说话的声音尖锐得象一个女孩。

“你们不能再说啦！应该让萧先生说……这里又不是公堂……有什么十大冤枉的状子，拿到别处去告罢！——让代表替我



们说话…代表——”

被呼作代表的就是第一个说话，而后哭了的那个直鼻子细眼睛的青年。他揩抹了一下眼睛，手指颤颤地摸出一张纸单，努力想把那上面的字迹辨认出来：

“萧先生，请你给一点意见罢，我们同学全很苦闷：留在这里等待学校分配呢，还是自动离开学校去打游击？总而言之，我们不乐意无条件地被敌人俘虏了去，听说敌人已占了大宁了……”

这大概是他们全体议决的第一个条件。这是他们生死存亡的转折期，每个人象全停止了呼吸，这使我感觉到自己此时似乎成了一座碇泊柱，一些飘摇的船只，全把他们的系留的锚索，套进了我的脖子，我不能不勉强使自己真的成为一尊碇泊柱了。虽然我自己也还需要一尊更坚牢的碇柱，我也还是一只不大能够安定自己的船……。

“我该怎样说呢？我是不能再在这里存在下去了，学校方面已经不需要我，他们不要我在你们这个‘艺术大队’里，他们不给我工作，只给饭吃……他们说不要去随学生参加民运工作，他们说让我住在司令部里，由他们供给我写小说的材料……这全是那个暧昧的×主任说的。我憎恶这个奴才性的人物。他们供给的材料我是不需要的，我需要自己的观察……我不能再在这样的环境里居留下去了。他们集中学生，却在每天诋毁着‘共产主义的错误’，宣扬着他的一些胡言乱语的‘学说’，而用一些教员们的功课做他的陪衬。在当前的‘统一阵线’艰难地走向成功的今天，这算什么行为呢？把成万的青年人招摇了来，每月费去若干财物，青年们抛弃了自己的幸福、家庭和生命……原是企图寻得一条报国的大路，而只是为了完成他这小小的卑劣的目的而来

的吗？我们对这样‘有意的糊涂’，那是没有饶恕的，至少是属于历史上的现阶段……”

一种气愤开始充沛了我，从座位上站起来，把披散到前额上的头发推向后面去，深深吐了一口气，想要把这激动平息平息，因为这激动是不相宜的。接着我把声调放得平和了一点，对他们提供着自己的意见：

“在我是不能留在这里了，但我又不能同你们一道走，或者是去打游击。你们没有可用的枪支，没有子弹，主要的还是我们对于此地的人民太生疏了，而人民们几乎又逃得精光，让我们吃黄土吗？即使他们不把我们赶回来，那也会饿倒在旷野里，而且他们会很快把我们截留住，捉回来，他们会加我一个蛊惑学生叛变的罪名，如果高兴，他们也可以杀了我。在这样地方，这个时候，一个人的生命随便被消灭了，那是不会被谁注意的。即使注意又将怎样呢？他们可以随便消灭了我，但那是没有人消灭他们的……我很懂得这一点。所以我还是早一点走自己的路，到自己要到的地方去罢……。至于你们呢，那不必过度担心，他们既然招拢了你们来，非到于他们毫无益处或者毫无办法的时候，他们是不会甘心丢弃你们的，也决不甘心使你们自由去漂流……”

“我们就等待在这里吗？我们的精神太痛苦了……”

另一种带颤的，暗哑的叹息声音，从别的一个看不见的黑角里，无力地投落出来了。我下意识地那个发音的方向注视过去——那只是一些暗昧的人头影，轻轻地骚动着。靠近灯光的，他们的脸有的一半或大半被这发红的暗弱的灯光鲜明着，而另一半却是黑影——那是分明而峭削……

“我们既然出生在这个时代里，就承担起这个时代给与的每人自己的命运罢！生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阶级……的

人，也就承担起你自己的运命！不要逃避——也不能逃避——不必悲叹……接着人生合理的方向改进它就是！在这改进的路上，如果遇到障害你的事物，能够利用就利用，能够消灭就消灭，能够绕开就绕开……总之，不要有一刻耽误或延迟，要固执，要坚决……无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里，总要忍耐的踏过去……”

“我们要你同我们共在……”

“不要为了一个人而影响到整个的斗争……”

我试验着……但是我实在不能有什么可说了，我仍然坐下去，使两条手臂撑住前额。

离别的时候，我们唱着歌，从洞外吹进来的风，使地上矮凳上的灯光发狂地摇摆着，人影杂乱地伸长，轻轻地在洞外消灭着……。

我们默默地全握过了手，在月光朦胧中，彼此叮咛着眼睛。我站在大门前，一直目送着他们的歌声和人影走下了山坡，不见了……自己的两眼才感到轻轻地、凉凉地似乎有着两条泪流挂流下来……。

### 三 人与人之间

这回忆是不愉快的。——身边那只狗不知什么时候从我的身边走开去了。黄河的急流声和洞里那老年人的咳嗽声又在我的感觉里开始存在：

“死了罢！死了罢！死了的好……好……噤——噤——噤……”

这同一的诅咒的语句，又是那样说了又说。

身子下面石块的寒凉，一刻比一刻浸彻着人；从河对岸飘过来的风，也不再温和……使我轻轻地起了两个寒战，我站立起

来。

天虽然要亮了，但是一刻还不能就走路，从院外我听得见睡在旁边那间石窟洞里的同伴们，还正在响着惊人的鼾声。这时如果把他们叫醒起来，他们一定是不甘愿的。

“天还没亮啦。你还应该睡一睡啦……啞——啞——啞……  
暖暖……”

在我回到窟洞里来的时候，那个老人摸索着，把一只软铁做的小火柴盒递给了我：

“你要点起灯来吗？小心，那里面只有两根火柴了。”

我站在地上，眼望着那方格窗上淡白的月光，手里摸转着那只光滑的火柴盒，蹉跎地说：

“不点了罢。还是省点油好……这屋子并不黑。”

“黑是并不黑……你们是看光亮看惯了的人……”

咳嗽又把他的言语替代了。

“你是山西人吗？”我爬上了炕台，奇怪是那炕台还有一点温暖，把我的腿曲撑起来，用两只臂膊环抱着它，使下巴搁在膝盖上。大衣散披着，背脊微微曲下，象一只躲在洞口的耗子似的，看着对面那条微微有一点蠕动着黑影。

“我是河南人……因为河南遭水灾，才逃到了这里。”

“这是你的家吗？”

“不——啞——啞——我哪里有家……”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这个洞窑并不是他的家，他是为这家主人种菜的。因为这黄河沿岸有一些人是靠种菜为生，这菜就分销附近的小镇和村庄，太平的时候就经常到河西岸去卖，那里因为尽是陡峭的山坡，缺乏水，无论什么菜蔬都不能种植。

“现在这一打起仗来就不大容易了，那渡河的只有一只船。

你们是知道的啦，下面渡口就是那一只船，摆过来还停不了屁大的功夫，他们就摆过去，如果你强着渡，对岸就用枪打，打死人是不偿命的。”

老人的咳嗽似乎渐渐减轻了一点：窗上月亮的浮光已经不见了，代替它的却是真正的黎明。

“起来罢，是赶羊的时候了……唿——唿——”他伸出一条骨角严峻的手臂，推动着他身边那睡得正酣的牧羊的孩子，同时絮絮叨叨地自言自语，“每天早晨总得要这样……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如此啦，只要睡起觉来，就是打雷也打不醒的，如今却不能了，象饥渴一样要想好好睡一觉，竟不能……”

牧羊的孩子哼着，叭哒叭哒地继续响着嘴巴，但是把身子更缩紧了一点，又响起了鼻鼾来。他的头是用了自己的破棉袄包裹着的，很不容易分清楚他身体每一部位的轮廓。

“唿——”老人呛嗽着在这孩子的头上猛烈地拍了一掌，孩子便没头没脑地滚了起来。他哼着，把头上的棉袄扯落着，一刻他的蓬乱的头发也显露出来了，昏茫地用那棒似的小手抓着眼睛。

“你们的羊群不赶回家来吗？”我想起了在清风崖那关于羊的故事。大致我已经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把羊赶回家来的原因。

“赶回家里？怎能赶回家里？连人都要跑得离炸弹远一点，羊怎能喂炸弹呢？”

“这里落过炸弹吗？”

“怎么没落过？——你到家里去一趟罢，叫他们今晚来人把锅抬去罢，听说下面又来兵了。”他殷殷地嘱咐着那孩子。孩子没有回答也没有表示，只是专心地接结着刚才为了过度用力而被扯断了的羊毛腰带。

“你听见了没有啊？没有锅，没有席子，兵就不会到这里来住了。”

一任老人怎样焦躁地叮哼着，而那孩子始终是连结着自己的腰带。腰带连结好了，还是那样用力地系在了腰间就走了出去。

“这家主人搬到哪里去了？”

“离这里有几里啦——你看见了吗？河对岸那一片象乱石堆似的破房子，那就是前天罢，被炸过了的。看这窗纸——”他指点窗上那大部破裂了的窗纸，慨叹似的说，“就是被震破了的。一共下了六颗蛋！他们以为那里藏着汽油，汽油这里确是藏着千把箱啦，可是并不在那里啊！他们错下了蛋……”

日间，我临来的时候看见过了的那石堆，也回忆起我们将一到渡口的时候，一个敞着衣襟，喷着酒臭，头脸通红的军士就向我们倾诉着他的牢骚：

“你们要渡河吗？哼，连我们还没办法咧，看——”他遥指着河对岸，“船不是就系在那里吗？”

“哪里？”我因了对岸那反射过来的阳光，竟看不清楚，叮问着，他暴躁地又把手臂伸出来：

“那不是吗？就在那山脚下冰崖较低一点的地方，象一个飘儿似的动着动着的……冰崖上面那不是还蹲着一个抱着枪的人吗？若要强渡，他就开枪打的。”

“为什么？不全是自己的军队吗？”我的一个同伴讥讽地说。

“呸……他妈的……自己的军队！”这个军士在眼角上开始堆积起两点白色的眼粪，抛着嘴角，吵哑地叫着，“……这些军队，是只知有长官不知有国家的。纪律坏得很，随便放枪，有时还劫行人的钱咧。他们有的是子弹……咱们就不行。那船还是咱们这面的船，船夫也是咱们每天供他们烟膏抽，早先两方面大家

也还蛮客气，忽然从昨天起他们竟把船霸占住了，无论我们这面怎样呼喊，他妈的算不理……”

这军士尽在申说着自己的理由。人在说理由的时候，罪恶总象是应该留在别人的肩头上的。

我在这回忆的途程中，起始那老人还在絮絮地向我述说着一些不连贯的希望和憎恨——这时候他竟睡过去了——而且还是那样狂放地响起了鼾声。

窟洞里已经完全变白，炕台上每一处席子破了的地方露出来的土面，象一些阔大的落叶似的随处增加着点缀。老人的一只脚露在外面，为了枯瘦和皮茧过多，已经不象还有血流贯走的人的脚，只是一具石质的不美的脚的模型。每一颗脚甲，全是鸟的嘴角似的，隆起得很高。

一种困惫也开始侵袭了我，但我并不想再睡下去。

## 四 冰 崖

我们沿着河流上溯离我们住居有十里距离的龙王辿，向当地驻军一个旅长的地方求得了一封信——那是给河对岸管理渡口军官的——便开始又回到渡口上来等待着，等待着……一直到下午两点的样子，才看见沿着河对岸山脚下，星星点点有一些黑蓝色衣服的人集向渡口来了。但是他们并不就爬下那冰崖，却站着或坐在石头上向这岸指指划划。

“快呀，他们就要开船过来了，快呀……”

仍然是那个军士——他今天还是无改变的头脸通红——吵叫地警告着我们，“他们船一开过来，就开过去的，连两分钟也不停——你们不是渡河吗？”他鲁莽地推了我的肩头一下。

我正在张望着我的几个落在后面的同伴们——其中有一个患肺病的——他还需要人搀扶。这里到能渡船的地方，还要有一里多路，那道路是由一块块巨大的冰雪结成的冰块接连起来的，上面敷满了一层被日光溶解的泥泞。人踏在上面滑着，在不滑的地方森立的冰齿就被摧折地响着，一刻，一种刺骨的寒凉就由脚底激遍了全身。

当我窜跑到渡船的地方，爬下了冰壁，河水击撞冰壁和流动的响声，使我的听觉完全无用了。对面的船夫们也已经猿猴似的沿着一条粗大的绳索，从冰壁上爬下到水边上来。他们中间的第一个已经跳上了船……。我又重新爬上冰壁去——我的同伴们才走到一半的路程。看起来是那样艰涩和缓慢——我把双手围在嘴上向他们开始呼喊：

“不能够再快一点吗？”

我的声音完全被下面那流水声压碎！

他们向我挥着手臂——对岸的船夫们已经全体跳进了船，正在解着缆绳。中间的河幅并不甚宽阔，我可以看清他们的每一个动作，有时候也可以听到他们偶而高笑起来的声音。清楚地，对岸上也又增加了一些抱着枪的人，似乎还有一个背着武装带的军官。

我又爬下了冰壁的坡，对岸的几十条长桨，一齐张狂地开始举起来了，象一些伸直了巨大的蜘蛛的腿脚似的，一刻就全插进了水中。还不等待我平均了呼吸，那船已经以一个狂妄的姿势，在河面上描画着巨大的弧形，随着人群的呼喊声，已经停在了我的眼前。我的心跳跃得要呕吐，看着那些抢渡的人。我又重新爬上了那冰壁的坡——我的同伴们还有两百步的距离，而那个害病的人，还正在两个人的扶掖下，一点一点地在移动。



等我再爬下冰坡，那载满着人的船已经飞近了流心。这时候，呼喊是没有用的，我只有呆呆地看着那船同样趑趄地在那不平衡的水面上划着长大的弧形，贴近了对面的冰崖，一个一个被载过去的人轻快地从船身里跳出去了，接着船夫们也猿猴似的爬上了那冰崖。无论我，以及其余没能渡过去的人，站在冰崖上怎样呼喊着，要他们把船再开过来一次；我甚至摇摆着手中的护照和信件，表示自己是“官准”渡河的人，可是仅仅从一阵偶尔的风声送过来那个类似官员的人一句粗糙的喊声：

“明天见啦！”

船夫们以及那些背枪的人，又沿着山脚下那原来的小路，起始还是指划地，后来竟头也不侧一侧地就走了。

我抹了一下额头的汗，看一看我的同伴以及其余没能渡过去的人，只有彼此无边际地喷着咒诅，而后默默地爬上了冰崖的坡……。

直到黄昏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伴们只好又回到了夜间我们那住宿的地方！

“没渡过去吗？”那老人背脊弓着，接迎着我们，说，“锅已经拿到村庄里去。”

那只瘦狗这次却不再吠叫，轻轻地动着尾巴在接迎着我们——同昨天一样我仍是第一个爬上那洞窑的山坡。

饥饿和疲乏，竟使人们彼此断了言语。

## 五 “人”字形的路口和碉堡

第二天，将将黎明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伴们分了手，他们仍然要到原来那个渡口去试试看，因为从那里渡河，对于他们转道

西安，路途要近些；我是准备去五台，从平渡关过河去延安，也是适宜的。

“再会罢！”

“再会——”

当我们一同走下山坡，说着“再会”的时候，我忽然感到一种酸楚。虽然我们还不是很好的朋友，彼此是不理解的，但我们却是在一个条件之下生活过一个时期，而且也同了一段漫长的路。

从山坡上下下来，那还是一同行走在唯一的小路上，到了山坡下面，道路就分叉开，一个“人”字形的路摆在我们的眼前：我要沿着河流北去，就要走“人”字的这一边；他们要顺着河流南去，就选择了“人”字的那一边。原先我们曾经约定一同过了河，到对岸的宜川再分手的。

我回头看了看他们的背影——老金依然跨着大步走在先头，第二个是红鼻子画师，最后走着的也还是于青。他的身体悠悠荡荡的摇晃着，缓慢得已经不象在走路，脖子更见苗细了，从背影看去，搭配上他手中的棍子，就也更象一个舞台上的老年人。——我一面也就走下了这面的山坡。

那个患病的人，昨天就留在渡口附近，睡在一间原先的羊棚里。

瘡痍开始封锁了我。冷清的清晨里看不到一个人影。每处的景物，好象昨夜才铸造起来的，而一铸造起来就是这样干枯，呆板……又象这干枯，呆板……已经存在了几千万年；而一铸造起来，这些残缺也就存在着似的。

山顶上，每一处的碉堡是残破的——无论那是方形还是圆形的——山脚下的人家是残破的，所有的房屋只是一些凌乱的石

堆，遗迹似的存在着。偶尔从一两段还没倒尽的墙壁上柴烟熏过的痕迹，才可算作一点这里确曾有人类存在过的凭证。

“如今的碉堡又要拆落了……噫——噫——”

这是昨夜那个老人告诉我的。

“为什么呢？”

“说是怕日本兵占领了这地方利用了它……噫——噫……”

“为什么要修这些碉堡呢？那是很不容易啦。”

“是——噫噫——是不容易嘛！哪处山峰高，就在哪处修，每一块石头，每一撮泥土全要用人力从山脚下背上山顶上去——噫噫——现在又要拆……”他停了一歇，大约是想使自己的咳嗽平静，喘息了两声，而后又不顾一切地接着说，“……那时候修碉堡当然是打‘红军’的啦——现在的‘八路军’就是过去的‘红军’变的啦——听说‘国’‘共’又和好了，‘红军’的将军们和国家的将军们如今是在一起打仗了，山西的军队也和‘八路军’合在一起打日本人了，不再象早先那样隔一条河就阳阴界似的水火不同炉。如今的‘红军’是常常在这里大大方方地经过了，谁知道这天下会变到什么样？早先‘国军’打‘红军’，我是看见过的：‘红军’在河对岸的山坡上满山爬，‘国军’就在这岸的山坡上爬……在碉堡里向隔岸就开枪，有的时候枪子弹就飞过这屋里来。看罢，那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枪伤……”老人指点着这窟顶和窗边上几处被飞弹撞伤过的地方。“谁知道将来？噫噫——将来……‘国军’，‘红军’，日本军也许会合起来，更去打什么军……。反正如今的碉堡是拆了！修‘万里长城’不容易，拆‘万里长城’也不是容易的啊！现在正征人拆碉堡……人可是跑光了。那时候有鞭子还可以打到人，如今连一条象样的狗你也抽打不到了——噫噫……”

老人曾经告诉过我，修成那些碉堡整整费去了一年的日月，每天要有千百人轮流地忙碌着，每人每天一角五分钱，带一匹牲口去也算一角五分钱。

我数着那碉堡在行走，这样可以减轻寂寞和疲乏。

因为没有锅，昨夜只是寻到一些玉米面的干饼，除掉当时吃了一些，大家便分配开，连同一点小米各自装进了自己的一条肠子似的千粮袋里。行起路来，这些东西好象每步增加着重量，我停止下，要把它们抛弃一些，可是那老人的话忽然又在我的耳边回响起来：

“一口水和一粒粮食……也不能浪费啊。行路在这时候，这样的地方，一定要携带充足……”

还是忍受着，背起了它们。

老人们还不知道满洲已经被日本兵占领了的消息，但他们却有一个信念：

“若是军队全象‘八路军’那样，中国才有好，山西的军队是没好了！”问他们根据什么理由，他只能告诉人说“八路军”是和老百姓一样的人，他们从来不肯给老百姓亏吃。

## 六 狭路

道路是越走越艰难，有的时候狭窄得只能容许一只脚站立着，从右面的山壁上还常常要随时崩落大小不等的岩片。有的时候它们在你的面前滚下，有的时候也许你刚刚拔起了脚，它就在你曾踏过的地方溜下来了。下面的河水是张狂地在吼叫。

曾看见一个行人跌进河里去了。侥倖的是那里的河水流得并不甚急，是一处较浅的地方，被另一个人才把他拉拽上来。在

我经过那里，那个人正是脸色青白不能克制地在抖动，蹲在一堆篝火旁边。另外拖拽起他来的那个人，从四外拾检着草根和干枯的蒿秸，企图使那火堆再旺盛起来；也一面为那湿透了的人烘烤着衣裳，看见我在旁边，便诉说着自己的功绩：

“我再晚赶到一秒工夫，他就完了！这样冰冷的水，人一到里面就会完全麻木的。”

我猜想那个落过水的人大约还不能说话，他的牙骨击打着发响，两只眼睛直瞪着那火堆。

当我行走那新崩颓了的河岸的窄径上，忽然想到自己的脚如果偶尔一滑动，或者从上面滚落下来一块再大一点的崖石，正好撞到我身上，那会怎样呢？这里的水看起来又是流得那样近乎残暴和贪婪……。腿脚感到一点软颤，同时心脏跳得使眼睛发了模糊，我停止下，稍稍使自己宁静宁静，同时把脖子上和肩头上背搭的粮袋和包裹取下来，预备万一这机会一到来的时候，我可以先把这些抛开的，省得累赘了自己。可笑地，我还向这路的前面和后向看一看是否还有一个行人——除开一些在天空吱啾吱啾叫着盘旋飞着的老鹰和山鸦以外，陪伴我的却只有天空那辉煌温暖着的太阳。

狭路总算平安地通过来，疲乏和饥渴又侵袭着人。寻到一块大的石头下面，就着那阴凉，坐落下去：吃着，喝着……而后就试验躺下来恢复恢复疲乏，可是在我平安地看着天空还不到一刻工夫，一切意念便开始模糊了，竟睡了过去。直到一片喧笑声和歌声才惊醒了我。

一队兵正在我的身边经过——这是他们的歌声和笑声……。

我茫然地坐起来，一切：河木的喧嚣，天空的太阳……对于我又开始存在。但我还不想马上就起身，象是还在温习着时才的

梦境……。

“同志，由哪里来？”

“吉县。”

“到哪里去？”

“到平渡关去渡河。”

“走吗？……”

“就来……”

这和我说话的是一个行走在那队尾上的少年军官。他身上挂着两只驳壳枪，手里挥动着一枝柳条。

梦境的回忆被他扰乱了，自己也就不再整理它，爬起来，抖去了身上，耳孔和脸上的细砂，起来追赶这队伍。

起始，周身贯彻着一种不愉快的酸痛，腿脚的各关节也欠灵活，行走得很慢。过了一刻，我也就擒住了那队伍的尾巴，跟在了那少年军官的身后，他回过头来笑了一下，招呼着我：

“哦！你也跟上啦。”

“嗯。”

为了刚睡醒，我不大乐意多说话，只是对这善意的招呼“嗯”了一声，笑了一下，算做回答。自己默默地走着自己的路。

这一队的数目并不多，只有三十几个人：他们担着行军锅灶，煤油筒，面粉……以及一些类似粮食的袋子，最耀眼的还要算那一颗除了毛的猪头。另外一付肝肠肺脏和两片猪身腰还鲜明地滴流着血水……。

“你们新买了一口猪？”我被一种要说话的欲望充沛着了，就不想选择说话对手。因为我虽然只有半天没有和人交谈，但我已感觉到几乎有了若干年月，竟至恐惧到自己说话的机能是否还完好如初？如今又遇到了人——只要他是个人——能说人的言

语，就满足了，还要什么选择呢？而且我只是和他试验试验自己的声音；并不企图他来了解我的思想和感情，选择又做什么呢？更是在这样除掉山和谷，人类是仅有的地方。

“啊哈！”看得出这个少年军官还是稚气未除，一个性情愉快的人。他挥着手里的柳树条，使它在空气里鸣——鸣……地发响，仰天笑着，说，“这才是不容易咧！这时候，一口猪比一条龙还不容易找到咧！这是人家下面部队弄到的一条老母猪，我们分了一颗头，一挂肝肠，两片肉……这完全是面子哪！”

他更用力地挥着手里的柳条。有时也有必要或无必要地吆喝着前面那行走着脱了队的人：

“跟上哪。”

被吆喝的人就勉力地把脚步紧一点连续起来。担着行军锅和汽油空筒的人，就使它们发出啞——啞——啞——啞……的响声；担着猪脏腑和肉片的人，就使它们加紧地振颤着，一滴一滴鲜明的血水，闪耀地滴落下来，落到地上——不见了。

少年军官的身材很苗长，但是肩膀并不宽。他的头发是浓厚的，前额狭窄，鼻梁凹下得几乎不存在，而他那对过大的鼻孔和象浮肿了似的鲜红色的眼睑，给人的印象却很鲜明。

行经一处谷口，他忽然把一支驳壳枪抽出来，指向那谷口，接着就有了两声悠扬的响声，在整个的山谷里滚落着。

“你打什么呀？”我吃惊地沿着他枪口指的方向，用眼睛在搜索……。

“不——不……不打什么……”他说着每一个‘不’字，还在把手枪的扳机努力勾动一次，同时又斜起一只眼睛，使牙齿完全显露地扣咬着。——我明白了他是在“试枪”。

前面队伍里有几个兵也关心似的停止下来，帽子推到脑后，

衣服闪开，使胸膛一动一动地承接着凉风。

“妈的，这枪……还要打仗吗？”他把第一只塞了膛的枪插进了腰间，把第二支抽出来，“看看这家伙……”

这确是一支好枪，它好象在用自己的意志吐着每粒子弹，一颗追赶着一颗，毫不迟缓连续地响着。被抛开的弹壳四周飞落，碰在石头上，常常还要响出细小的叮啷叮啷的声音。

“这是一支好枪。”我说。

“是真正的‘德国造’嘛！”他侧着脑袋，正在用一块灰色的布片揩拭着留滞在枪口和各处的硝烟。

“那一支呢？”我问。

“那是咱们的‘山西造’啦。还是打‘铅子’的咧。”

我意想不到山西的兵工厂还能自造手枪。我感叹这山西的执政当局，确是能在“应有尽有”的原则下面从事一切的，可是却又常在“有而不求精”的方法上，把一切停滞或结束着。这次“民族革命大学”的创设和收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一个山西兵，每月多少饷钱？”当少年军官安插好了他的枪，看起来时才放枪时候那过度激动的感情已经恢复了常流，走着，我问他。

“咱们山西兵，每月六元三角，外有津贴四元五。”

“官们呢？”

“少尉二十四，中尉三十三，少校九十六……”

我知道，再上一点官级的数目他就再背不出来。我也不想知道这些。中国官员的官级愈大，你是越不能知道他们的薪水的数目的。即使你知道了，如果你用他们的薪水来决定他们所有的财产和生活，那决不是数学上的比例法则所能够限制的。它们是海，它们的边缘愈广，它们的明和暗的源头也就愈多……海也就



是这样形成的。

“你们比起他们‘八路军’那应该是财主了。他们的大将每员只有五元钱！”

他出乎我意外地大笑了。用手里的柳条，在空中很快很大的划了一个弧形：

“那是一些穷鬼！从阴曹地府里赶出来的穷鬼！穷得连裤子全没有穿……我早先被他们俘虏过三个月。”

“你这是说的在什么时候？”

“当然是从前啦。”因为那柳条不断地被挥摆，断了，他就远远地把它丢进脚下的河里去。

“你觉得他们——红军——有什么长处的地方？”

“人总归还是人，有什么长处？人不会变成神的。——他们唯一长处是能跑路，现在还不是靠了跑路打仗吗？”

“他们跑得怎样快法？”

“一昼夜，他妈的可爬三百里……爬起山来象猴子一样……”

“你是怎么被放回来的？”

“不是吗？‘统一战线’成功了，大家讲好了一同赶走日本人。”

少年军官时时要表示自己 and 兵们不同，在说话的时候总要企图说出一些正确的字眼，或是加一些较新的名词进来。一种向上的意识和着他的体力和青春正在膨胀着。

一架飞机，从北面的天空竟向我们这面浮游过来。起始，只能听到那嗡嗡振响的声音，接着才发现了一只白色蜻蜓似的机身。那行进的速度并不快，大概驾飞机的人一半要仔细地侦察，同时也似乎想在这晴好的春天的天空里做一次空中散步旅行。

“不要走了……马上散开停止下，扯下脑袋上的帽子来，

快……”

少年军官慌乱了，他无主宰地指挥着，骂着这个又骂着那个，在跑起路来的时候，那两支驳壳枪的木盒，就玩笑似的击打着他的胯股，或是彼此在撞击。他本来是命令那些戴斗笠的把斗笠除下来，可是那仅是戴军帽的，他们也除下了它，就用它扇着风，而且他们是显着安闲得好象慌乱的只有官长，那飞机也好像只为那个肿眼睑的官长而来的。

我不愿意停止下。他们是预备明天到平渡关的，而且并不渡河；我是今天就要赶到，只要有机会我就要渡河。我单独的走了。

“等飞机过了你再走呀——”他们关心地命令着我。

“不要紧的。”我回头轻轻向他们摆一摆手。

飞机已经从直对着我的方向飘过来，那闪耀在银白色的机身和机翼上的红色“太阳徽”，已经看得清明。那象征着殒杀人类和平的东西，激起我的憎恨，它们在我的周身浸透和流走……。他们也许又去寻找前一次它们轰炸过的，认为有汽油窝藏着的地方去。

当然这又是一次毁灭！也是贼人们对于他本国劳苦人民的血和汗一次的浪费。

机身从我的顶空飘过去……。

又是我自己陪伴着那河流声行走着了。有时候我就观摩着河两岸那些高耸的被多少年代以前，洪水浸留下来的岩层，那有的是很奇妙的象一些人工琢磨钻凿成的大小的洞孔，一些山乌鸦和老鹰把它们的家就居留在这些地方。它们来去地盘旋着，叫着……。

在我转过一带山脚时，忽然两声沉闷的爆炸声，从后面接连

地传过来，接着又是一串碎小的枪声。

## 七 褴褛的战士

道路任是无止尽似的漫长，人的脚步却任是那样狭小，终于我仍是把这一百二十里的途程走完，在山岗上已经望见了平渡关的渡口。太阳靠近西面的一带山头了。

河沿岸开始卷起了风沙的队伍。一些黄色的火焰似的，一队比一队高昂，一队也比一队阔大，更一队比一队行走得颯急……。工夫不久，整个的宇宙已经迷失在这黄色的雾障里。

我探望着，走着……身边的枯草沙沙地发响；一些较有弹性的灌木的枝条，尖锐地呜呜地乱叫，周身因行路积留下来的温热也被这晚风吹跑得无影无踪，脊背上的汗水开始由冰凉而粘腻——轻轻起了两个寒噤。

这时我行走在这山岗上，竟成了一枝海洋上逆风的帆桅，肩背上背负的行李牵制着我，不能更快的行走一些。一种焦燥烦扰着我：眼见那些船只虽然还正在来回地穿走，可是那数目已经一次比一次减少下来，而间隔的时间却一次比一次延长……。

——一定要赶过去。

河对岸，在风沙的群队稍稍空离的时候，那些排列着的船只是可以看得见的，那象一些仰天僵死了的大甲虫。那些惨白的，横横直直堆积着的长槳，又似乎是一些不知从什么年代遗落下来的巨人的骨骼。

几座碉堡样子的房屋，在河对岸更远一点，耸立在一处围绕着盘旋的道路的半圆锥体的山顶上。似乎还有些蓝色的烟氛在飘出——渡过河去的一些人和牲畜，现在正是向那里不断地爬行。

终于我算踏上了那最后的一只渡船。

“拿出你们的护照来。”

一个黄胡子，黄眼球的老年人，他两只手脉管突起地把捉住一柄已经伸进河里的浆柄，大叫着；另一个人便走近我的身边。我把自己的护照给他们检验。

船上除开载满了人，还有骡马，牲口们起始是执拗地不肯从那狭窄的跳板下行走，勉强地被人们胁迫上了船，而它们还是神经不定地疯狂地颤动着浑身的皮毛。船开始是摇摇不定，因为一阵风沙接着一阵风沙，河里的浪头也就一刻比一刻加多和加高，粉碎在舷板上的浪花，激怒地任意飞溅着。船虽然装载得不算少了，可是它还象一枚蛋壳似的颠来摆去，随时还作出可以把我们人和畜，一骨脑随便送进水里的神情。

“船开啦……再没有船渡过了。”还是那个黄胡子的老头叫喊的。他的声音是刚强而破裂！一些伏在自己行李或是马鞍鞯上瞌睡的人，全被震醒。

一声呼喝，船已经被吸进了河的中流。

黄胡子的老头，他不断地呼喝，呼喝……狂暴地动作着，从那破了的衣裤外面，可以看到他那周身的肌肉已经膨胀到了极度。每一条筋络，全似一条绷在一张弓上的弦。眼睛是狂暴而赤红。

一直到了对岸，船被碇了索，才算听到了人声，同时那个黄胡子的老头也开始离开人的意念中似乎不存在了。河这岸，检查我护照的是一个褴褛的小战士，他恭谨地立正着自己两只腿脚，僵硬的手指颤抖地扯开那护照，而那东西在风里不情愿似地被张开。

“好了吗？”

“好，好了。”

我从他的手里接过护照，同时这小战士的过细的脖颈和那杂乱地缠着裹腿的腿肚，更是脚下那双使两只脚踵完全脱落到外面的破得不成形的鞋子，不禁使我竟问了我不应该问的话：

“冷吗？同志！”

“不，不……冷！”他说这话时牙骨的震响，我可以听得很清楚。

“‘兵站’就是在那山顶上吗？”我指点着在河那岸看过的那半圆锥体土丘顶端上的那些飘着烟氛的房屋问着他。

“……”他没有回答，只是动一动牙骨，两只大眼睛迟疑地向我望着，点一点头。我看了他臂上那小块油污得连“八路”两个蓝色的字全要认不清楚的臂章，接着是一阵风沙就把我们分开。

——我们就这样款待一个承担自己民族命运的战士吗？

久久在我的记忆中沉淀了的渣滓——那些在后方用别人的鲜血养活着、养肥着的走兽们的荒淫无耻的不断地享乐——牙骨开始咬得感到了痛楚，竟忘了是怎样爬上了那圆锥体的山坡，也忘了身上的汗水和疲乏。——那个灰色的小点似的青年的战士，似乎还在那河岸边的风阵里隐隐显显地伫立着。

## 第二章 渡过黄河以后

### 一 为了“穷”的缘故

竟在这里遇到了×村的王主任。

当我寻到他，他正裹着一片军毯，弯曲得一条灰色的龙虾似的在睡着。那屋子是阴冷的，土炕上只有几片残破的席页，窗纸是完全没有了，只装点着几条赤裸的窗棂。

“喂，”我轻轻地摇动着他的一条腿，但是他并没有回应。这使我犯了迟疑：把他弄醒呢，还是任他睡下去？终于我还是摇醒了他。

“唔……”他直直地看着我，停顿了一下，才起来抓紧我的手重复地说，“还是你呀！你怎么来的？怎么来的？”

“当然是走啦。”

“从哪里？”

“小船窝。”

“一直走到这里吗？”

“嗯。”

他把我的手意外地顿了一下，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说：

“啊……你还能走得这样远的路哪！简直……比我全强了呀——那是一百二十里。”他颓然地把自己的手从我的手里放落下去，接着就干干地咳嗽了两声。

“我也曾是个军人咧！”我顺便就坐在了他的身边。

“你吃饭了没有？”这几乎成了这里人们的习惯，见了人总要先问“吃饭”的，因为人在这里第一个重要的节目就是吃饭。

“我将到这里不久……”

“你的东西在哪里？”

“在前面兵站办公室里？”

“是吃饭的时候了，我们吃饭去。”他从炕上有一点艰难的样子移动下来，他瘦得更象一只鸛鸟了。

王我们是并不十分熟识的，仅是在临汾刘村和那夜送段同志和红他们去西安的车站上，前后见过两次，可是如今我们却亲切得相同有了相当年月的隔离而重逢了的故交，一切全是诚挚和简单。

饭吃过了，我们各自付了自己的钱。那钱是很少的，饭菜也简单——小米饭，外加一点灰色的盐末，一点红色辣椒粉。

在吃饭的时候，王是那样艰难地吞咽着每口和了盐和辣椒末的小米饭，时时有要喷吐的样子，仅是吃了一碗，他就放下了向我说：

“我是不能多吃的。”

“你有病吗？”

“嗯……很厉害的胃病……”他说着的时候一只手在抚摸着自己的胸，摇着头，尖削的鼻子和下巴，是更惊人地突出着。

第二天，太阳将将出来不久，我们偶然遇在了“兵站”门前的土坡上，我们一同向东眺望着：那平静的河滩，平静的河流，

平静的山岭……以及一些正在零星引向这里，从这里引向河边的人的斑点，人的绳……。我没有忘记昨晚在河滩检验我护照的，那个大眼睛服装褴褛的小战士。

“战士们的衣服太破了！鞋子坏到那样，怎能爬山呢？”我用眼睛搜索着说。

“你说的哪里的兵？”王冷漠地他还是一直向远方望着。

“就是你们这里的兵！”

他尴尬地笑了一下说：

“这有什么办法呢？‘穷’！”

## 二 “你要‘为金钱而斗争’吗？”

回到了我住宿的屋子，要准备出发，把一切自己的东西收拾停当，而那个骡夫和那兵站主任的斗争，却使我有兴趣地停留下。

“就叫你先去，你怎样呢？”这并不是兵站主任，而是那个黑眉大眼管文书的小伙子，他只有十八九岁的样子。他说话是近乎广西的声音。

“我也并没说我不去呀！反正扣我的钱是不行的呀！”骡夫赤红着脖脸，唾沫星四处飞溅地辩解着。他正坐在地上一条寒伧的板凳上，挥摆着手中的鞭子。

“你这简直是‘为金钱而斗争，！’”坐在土炕上一条长凳上的兵站主任，终于权威地把这句有力的语句吐了出来，同时加紧地摇动着悬空在板凳下面一双赤着脚的短腿。

“什么？谁……谁……‘为金钱而斗争’了啊？”骡夫从凳上举起他的一只脚，更忿怒地飞溅着唾沫星，大声地嚷叫着，“这脚上剩了一只鞋，怎么跑路啊？我又不是骡子，没有生着骡子的



脚，就是骡子的脚……也得常常换掌铁啊，没有掌铁它也爬不了山……谁……谁……‘为金钱而斗争’了？你这个‘官僚主义’。”

“你嚷叫什么？我是说，叫你回来拿钱，现在这里没钱。”

兵站主任大约感到自己的语句应用得不妥了，缩一缩脖子，把那披散着露洞的油污的灰棉袄紧拢了一下，看了我一眼，笑了。——这是一个脸色酒红，有着过度浮肿眼睑和浊浑眼睛，小身材的人。

“两元钱全没有吗？”那骡夫也自动平息了自己，让着步，“我先拿一元……”

“一元这里也没有呀！”兵站主任，他的权威全消了，软软地诉说着。后来他们就开始了协商。

王来了，我们就一同上了路。路上我说给了王这段有趣的争吵，他也还是尴尬地笑了一下，而后冷淡地说：

“这叫做‘穷吵’，很平常的。”

“吵急了，也许会打起来吧？”我推断着说。

“不……”王严正地摇一摇头，“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吵只管吵，却绝不许动手。而且这吵完全是为了公家的工作，吵过去就算了，谁也不记恨谁，这就是说：没有私人的利益在里面。我们常常是一面吵着，一面工作……”

同行的除掉王以外，还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他是王的随从，他为王背着一条灰毯和一只驳壳枪，王自己只是背了一具很大的图囊我认出那是俘获品。

“这是日本军的吗？”我问。

“喂！这里面还有日本军官的名字咧！咱们自己怎能有这样好的皮囊，就是有，咱们也买不起……”

道路是一直连结地从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盘旋着，王看起来行走很艰难，他忽然慨叹似的尖着下巴，回头看一看我说：

“你渡船的时候，看见一个黄胡子的老船夫吗？”

“那是一个了不起的老鹰！”我赞叹地说。

“啊！”他深深地叹息了一声，摇摇头说：“确是一只鹰！已经是那样年纪了，他还能那样管领着一只船……”

王无疑是为自己的病痛而悲叹。记得第一次我们在刘村见到时他就是在病中，而如今他比那时却更要瘦弱得露骨。

“人家全说我有五十岁的样子了！你今年多大了？”王不断地揩着脸上的汗，他的脸色没有一点红润。

“三十岁。”

“那么，我才比你大三岁，可是人家全说我有五十岁的样子！比起那摇船的老家伙来，我真是象五十岁的样子了！”

“你不可以到后方去休养休养吗？”

“后方？后方比前方的营养更差！在前方，还可以吃得好一些；后方除开小米饭和辣椒是不容易吃到别的。就是有好一点的东西，他们也要给前方送来的，因为前方在打仗。”

“你可以到西安，寻一个医院养一个时期……”

他忽然停住，两眼无力地看了我一刻，而后走着说：

“这是梦！咱们哪里来的钱住医院？”

忽然一个冲动，我想要把自己临行时从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拿到的二百元薪水，给这个人去住医院吧！当我开始躊躇着的时候，王又接着说了：

“就是有钱，此刻怎能休养呢？这是一个人要当十个人用的时候呀。毛主席也有电催我回到后方去治治病。说过，后方不会比前方更好多少的！我只希望能够获到能够配合我的精力的工作，

就满足了——现在我还要指挥军队——休养是不可能的……。”

距离那兵站十里路，在一处驻着军队的小村子，王停留下了。我在这里也休息休息，喝了一些米汤。忽然和贺老头，于青，老金，尖鼻子画师又遇到在这里。另外还有些男女学生，而那个苍白浮肿的教跳舞的女人竟也在了一起。

“啊哈……”

“啊哈……”

大家欢叫着，我向着贺老头：

“你是怎么的呢，也来了？”

“喂，他妈的，不要提了……”他还照旧拍手打掌地诉说着他的愤懑。

“我原是打算上十天课，把我预备的功课给学生们大略讲一讲，在良心上也可以安安，谁知道，那里越来越不象样，在你们走后我仅是上了一次课……而下午就是我们贵校长的‘共产主义的错误’讲话，你想，这书我们还怎能教下去呢？”

我遇到他的时候，正是大家爬着一带很陡峭的山坡，他喘息地走几步就要停止下，倚着他手里的棍子歇一歇，我们也就歇一歇。

老金告诉我，从昨天分手后，他们又去到那原来的渡口，那是完全绝望了，船还是系留在岸那边。

“我们是一直沿着你的脚踪追呀……追呀……可是总也没看到你的影子……你那橡皮底鞋的脚印，无论在沙滩上，道路上……全可以认得出来，新鲜得简直象刚刚踏过的一样，可就是看不到人影……你说使人多急吧？一直到临渡口十几里路的一个人家，他们才告诉我们，你在他们那里喝过水就走了。我们估计着你已经过了河，我们就住宿在你曾喝过水的那地方……”

“我若是知道你们在后面，那一定要等你们……”我笑笑地说着。看一看后面那些人，我低声地问着贺老头：

“你怎么带了这些人呢？那个女人来作什么呢？”

“喂喂！他们全要跟我来……有什么办法呢？那个女人，她丈夫正病着，她却要到西安去，这种夫妻！喂喂……”

那苍白浮肿的女人的丈夫×主任，确是在病着的。而她却在跑向西安。

经过王主任的介绍，承那小村住着的军队分给我们一些米。我把贺老头他们安置在那里，让他们吃些东西，我背起行囊向他们告别：

“我要先走一步。”

“你先走罢，我们是走不到一起的，这些女人们是不能走得更快一点了，我也是……。她们还背着东西。”

贺老头小眼睛红湿着，直直地躺在土炕上，带着一种困疲和无可如何的惜别的表情望着我，我侧开头说：

“等到了延安，我们一定要好好聚会几天罢。”

“对，我们要玩玩……”老金代表着红鼻子画师他们说。

当我去告别王时，他又是一只龙虾似的睡在土炕上一具电话机的旁边。我唤醒了他：

“我先走了。”

“你走罢，我必须要把这一带队伍布置好才能走。这是归我指挥的——至迟一天，我们就见到。”他把头和上半段身子抬起来，可是接着又放下去，迟疑地转了一下要睡的眼睛才枯燥地说：“不送了。”

我们是一直没见的，听说在我和他别后，有了命令，他又带了他指挥的队伍，渡过了黄河。

### 三 贫农会长

行走在我前边的那个唯一的“人”，不见了，他的脚踪也不见了，我已经来在了一处要自己选择一条道路行走的叉路口。

在路边一棵唯一的松树下面的枯草地上，放下行李，同时也把身子放倒下来。我想，我今夜也许就要睡在这里。要把袋里的干粮掏出来吃一些，但是没有这心情，虽然肚子早在饥饿得隆隆地响动，仅是摸索地把身边的水壶扭开，把里面尚余的一点已经冷了的小米饭汤，一气喝光了它。

这时候是说不出一一种什么确定的感觉的。只是觉到周身的血液在流，在流……象经过一阵暴雨新涨起来的河水那样在流……河床象是太狭窄了，那水时时还要企图漫延出来。

眼睛一闭，我感到就在我睡卧的地方，地已经分裂成一条深阔不可知的大缝，我开始被沉没下去。那是悠悠荡荡地，时而象左，时而又象右……一刻又似乎被一种什么力量举托上来……上上……再上再上……接着又颯急地象一块石头似的被抛落下来，落落……升升……升落……升落……。

一种声音惊醒了我——经过我头上那是一只向北飞去的乌鸦。

我摸了摸身边的草地，头上的松树不动地流水似的叫着，太阳大概已经完全沉落，只有在东面的土坡上，还淡淡的存留一层近乎红色的余辉。

我是头向南脚向北仰卧着的，可以看到的那些还有一点漂白颜色的电杆，可是它们已经遥远地离开了我，一条跟着一条爬过北面的山岭去了，而自己却是正在走向西。

——把路走错了吗？

从河边兵站临行的时候，他们曾给我写下了一张路单并且告诉我，只要沿着电线杆的方向行走，那就能一直到了延安。我把那路单取出来，研究着那上面的地名和标明的里数，我知道我今夜应该住宿在安河镇或是骡子山的，可是如今我却睡在这四无人家不知名的山野上了，这大约是被走在我前面的那人领错了路。可是他说他也是去延安的。——那是一个挂着七星枪的兵，他行走得很快，我曾是那样吃力地追随着他。

风吹刮得一阵比一阵寒凉了，松树的吼叫声也一阵比一阵阔大和尖锐。不独树梢，当风再猛烈一点的时候，连树干全有了动摇。

——这里是睡不成功了，不被狼吃了，也要冻死！

周身的汗水此刻全变成凉腻腻的增加寒冷的助冷体，这使我接连地激起了两个寒颤，我跳起来。

——走。

又爬过一带山梁，渺渺茫茫在路右面几里路远的地方，才有几处人家，一只狗正在清冷地吠叫着。

有一条小路，看方向大约是可以通到那村庄的，我毫无迟疑，就走进了这小路的路口。

那条不大肥胖的狗向我颠狂似的叫着，接着就扑奔过来，当我用手中的棍子正在准备着还击的时候，同时问着那两个正在说话的人：

“这里的‘贫农会长’在哪里住呀！”

“呐呐……”这个农民在头上裹着一块灰色的布巾，他先安详地从嘴里拔出小烟管来，“呐呐……你从哪里来呀？”问说着才迟缓地向我这面移动过来——一只狗被我的棍子敲伤了鼻子，

远远去嗥叫着了；另一只还在旋旋转转地不肯离开。

“从山西……”

“有‘条子，吧？呐呐……”

我取出了我所有的护照，他看了看，嘻嘻地笑着：

“呐呐……我是不认得字的，只要有条子就成。”

时才和这农民说话的小贩也凑过来了，这是一个有着棕黑色闪着油光脸色，和一双时时动着的大眼睛的人。他不停地打量着我，我感到憎恶他。

“你是卖什么的？有吃的吗？”我走近小贩的担子旁边一片石磨盘上坐下，把肩背上的东西也取下来。

“我是卖针线脂粉的，没有吃的东西……”这小贩显着机伶的样子回答着，同时还装作谦卑的样子。我忽然看到他的一头担子箱笼里的鸡蛋：

“把这个卖给我吧，一角钱多少？”

“你检吧，好说……先生……”

“你说个一定价目。”

“一角钱检六个。”

“七个？”

“不够本了……先生！”他沉思了一刻，我看着他的眼睛。

“你若是挑两角钱的，就挑十三个，一角钱六个半。”

“我要一角钱买七个。”我知道他会卖的。

“好，你就检七个吧。全是出门的人，多一个少一个算什么！我这全是顶现钱来的……”这小贩显着慷慨地掀开了他的箱笼。

“我全数要。”我恐怕前面路上买不到可吃的东西，更是鸡蛋。

那个农民出来了，象接迎一个客人似的说。

“你就住在这院子里罢。”我知道他就是贫农会长了。

狗已经溜向一边去，不再咬了。小贩把鸡蛋数好，他告诉我整整是伍角钱。

#### 四 一架眼镜

夜间吃过饭，一个农民拿了一架眼镜向我来兜售：

“先生，你买下这个罢，这是我七八年前买下的。”

这是一具古式的不好的水晶石的眼镜。

“我不需要这个。”我笑着摇一摇头说。那个小贩却从我的面前把那眼镜拿过去了，他开始在灯下察看着。

“你为什么卖了它？”我看着这个有点奸巧味的农民说，“你不喜欢了吗？”

“喜欢还是喜欢……我现在需要一笔钱还债呀。并且象我这样的人戴起来，人家要笑话，只有‘先生’们戴起来才配……”

“我的眼睛从来不戴眼镜的——你要卖多少钱？”

“一元五角就够了……先生买下吧？”

忽然那个小贩问着我：

“这是真石头的吗？”

“暖暖，石头是石头的，并不好……”听我说完他不言语了，仍是继续地低头反复地察看着，又试验地戴在自己的鼻子上抬起头来向屋子里的人看一转，自己不能克制地又笑了一嘴。

“呐呐……先生你买下它罢——你给他一元钱。”我的房主人在说项了。

“我不需要它……”



“路上戴起来，也可以遮遮风沙呀。”

我想着，为了一元欠债，一个人就要卖掉自己所喜爱的东西，这似乎有一点凄凉。

“你买了它罢？”我笑着向那小贩说。

“不，不……”他急速地把它从头上取下来，谨慎地推到我的面前，连连地说，“我不，我不……”

我摸出了一元钱，递给了那农民，同时把眼镜也推过去：

“我不需要这个——这钱你可以拿去还债——你已经爱了它七八年了。我并不喜欢它。”

他接了那钱，却仍然把眼镜推向我的面前，解说着：

“我没有用了。我说过，我戴它人家会笑骂我，说我‘穷臭美’，我买了它虽然七八年，却总也没敢大明大白地戴出来，只是在家里偷偷戴一戴……偷偷的……先生们是应该的……”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是买卖的规矩，应该这样的，应该这样的……”这小贩不独代我作了结论，而且他又把那眼镜象他自己买下的一样，又戴在了鼻子上。

“呐呐……这早就该卖咧，咱留着这作啥？老百姓戴眼镜，人家该骂咧！”我的房主也解说着，送着他的邻居走了。

“你说，这是真石头吗？”小贩更凑近灯一点考察着那东西，低声地问。

“嗯——是不好的石头。”

“若是石头的，……至少要三元钱。”

“我们睡罢。”

“几点钟了？”

“九点多一点……”我塞起我的表。那小贩贪恋地从头上把那眼镜取下来，放进了盒里，缓缓地递给了我，我便把它投进了

自己的防水布包里，他又赞叹着说：

“你那表，真是一件宝物，夜间也能看见字……”他这已是第二次赞叹我的表了。第一次，当那两个农民在这里的时候，我摸出表来看时间，他就注意到它。

“你先生的表，多少钱啊？”

“八元五角。”

“啊！这样贵哪！”

“一百元，几百元价钱的表还有咧。”我笑笑地说。

“这是一匹骡子的价钱啊！”他接着也向那两个农民夸示着他懂得那表的价值和用途，“这叫夜光表……”事实他是不认识表上的字的，连看钱票他也还不知道那数码，仅是仗着钱票的颜色来分别。

第二天，因为我代给了他的饭钱，他便开开了他的箱盖问我：

“你先生如果要用什么东西，可以拿呀！”

“我什么也不需要。”

为了要酬谢我，他终于送了我一盒火柴。

直到延安的时候，一天刮起风，我才想起了那眼镜，可是不见了——我知道，就是那小贩在我睡熟的时候从我的防水布包里偷走了它。

## 五 “老农民疯子”

曾经和我在一条路上走的有一队战士，如今他们唱着歌，竟投进大路旁边一条小路，到山脚下的村庄里宿营去了。这里又单独地剩下了我自己。到我自己预定休息的地方——张家滩——那

还要有一段路程。

“到张家滩还有多少路？”我问一个坐在延水河边的牧羊人。

“十五里。”他迟钝地望着我。

对于这牧羊人我忽然起了一种憎恨，原因是他为什么还说有“十五里”呢？他不知道我已经疲乏了吗？我在前面问过人，他们说十五里，如今我已经走出了那样一段路，为什么他还说是十五里呢？后来我才懂得了他们计算途程的规矩，那是在你还没有到达这路程的一半时，那总是十五里或是二十里的。这里还有大途程和小途程。大途程：二十五里也算二十里；小途程：十八里也算二十里的。

一个破布堆似的老年人，动着动着……在我的面前出现了，我赶上了他：

“这里离张家滩还有多远啊？”

“十五里呀，呶呶……”

“还是十五里吗？”我几乎要同这老人争吵了。

“十五里呀，呶呶。”

“这是什么鬼途程呢？走一阵还是那样远，走一阵还是那样远？……”

“你是不懂这里途程的规矩呀，转过这山脚，就是十里了。”

起始自己那没有缘由的暴躁，被这老人和平的无所触动的笑着的样子消灭了。于是决心放缓了脚步和他做个搭档。

“你也是到张家滩吗？”

“我还要走过张家滩十里路咧。”

“到哪里去呢？”

“回家罢呀。”

在大家说过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后，他问到了我的职业。

“你是教书的？那你一定是个‘毕业生’吧？你毕过几次业啦？”

“五六次了。”

“喂哈哈！”他忽然大笑了。把起始横在背后的拐杖竟抽出来，指点着我说，“哪哈哈，那不得了！不得了！你一定是个官长了！嗯！不是吗？教书的？教员？嗯？那也和官长一样啦！毕过业的总是官长……官长……一点没有错……官长……你毕了五六次业了……官长。”

他咬定着我是“官长”，我也就不再和他剖白，让他为了自己的聪明欢喜着罢，人是不应该摧毁不妨害别人的那种自我聪明喜悦和快乐的。

“你姓啥呀？”等待他笑过了，快乐的潮渐渐平息了，棍子又横向了背后，我问他。

“我姓雷，懂不懂？我姓雷……就是‘空中响’那个‘雷’。”

他大声地向我嚷叫着，似乎还怕我不明白，竟停止下，从背后又把那拐杖拿过来，在沙滩上似乎企图把他那个“雷”字画出来。但是画来画出并不成形，于是他显得奇怪而失望地长长地叹息了一声，把拐杖在地上猛然地搥触了一下，唾了一口口水说，

“为什么画不象呀？”

“不用画了，我已经知道是哪个‘雷’了。”我说。

“你，你……哈哈你……还不晓得？你怎会不晓得？你是个毕业生……你……”

他哈哈大笑的时候，就用他那发红的小眼睛指向着我。

这老人看起来完全健康，皮色因了久经日光和风的刺激，连同那皱皮的脖子，全是红的。鼻子微微有一点突起，坚实地位置在长方脸形的中央，那也是红的。脸上的每条纹沟是单纯而深入

着。他还有一条小发辫垂留在脑后，头上盖着一顶过小的瓜皮帽，那上面明显的堆积着闪亮的油污，也有着棲息了很久的尘土，帽结儿却不见了。

“你的小辫还留着哪！”我笑着说，但是庄重的。

“这个吗？它既不吃草料，就养着它好啦……”

他的一双双梁长脸过大的破鞋，看得出那是过度笨拙过度沉重了，以致他每行一步全要为他浪费若干力量。他所有周身的棉袄和棉裤，以至他那不容易辨清颜色的袜子，几乎全是各色各式的“补丁”补成的，谁也不能确实证明那基本的颜色和基本的布料是什么——所以我从远一点看起来那只是一个活动的破布堆，那理由是充分的。

他行走得虽然很缓慢，但是平稳的，好象行走在要分解的冰面上似的，每一步他全是那样象似在试探着：一只脚放稳了才拔起第二只脚来。

“吃的是大事啊！你说，你怎能说吃的不是大事啊？”他听我说过山西的老百姓有的地方简直全跑光了，他重重地慨叹着重复地说，“吃的怎么不是大事呢？你是关东的？关东，咱听说过那地方，是个好地方，咱是没去过……你说一说，关东是不是也和咱这地方一样啊？”

“一样的。”我为了要理解他的说话，就尽力摹拟着他的声调，不久，我们就很流畅地谈着话了，无障碍地理解着了。这个热情的老头子忽然用棍子把路边田里将将翻起来的一个土块打开，愤愤地说：

“呸！看它，还不小咧！”我懂得他未说出来的意思，那是在憎恶那土块过于庞大和过于坚实了，也是在说明着这时候天不落雨对子这里的农民是一种恶兆！

“不落雨……吃的是大事啊！”

## 六 他用手里的棍子指着 天西的太阳发誓了

这老人，六十四岁了，他的老婆也和他同年。他们有三个儿子，但全分居了，他们是跟着最小的——十九岁——一个还没有娶妻的儿子在生活着。

“儿子一娶了老婆，就不要爹娘了……也应该这样啊，你怎能说不应该呢？官长？”他一直是在叫我做官长。他接着说，“你是毕业生，你说这道理对罢？”

这却使我不能立刻回答。我看一看这老人鲜红的，但是没了牙齿的张开着的大嘴，迟疑着。

“毕业生，做官长的……总应该什么道理全知道，你怎能不知道呢？”他嘲弄地笑着他的小眼睛。

“也许是对的……”我含糊着自己的字眼，于是我们的问题转开了。出乎我意外的，竟有一些不合乎他这年龄，他那破布堆似的衣裳，更是那条小辫子的意见和名辞，竟从他那没有一枚牙齿的嘴里吐落出来：

“我的儿子们，第一个做了‘红军’，到山西去打日本鬼子去了；第二个第三个他们算是‘赤卫队’，我的孙子们也是‘少先队’啦！呐哈哈……你说这年头……”

“你乐意他们全当兵吗？”

“怎么不乐意啊？官长，怎么不乐意啊？哪哈哈……”他沉思了一会，慢慢挨近我的身边，慎密地问着我：“这是啥道理呢？我不大明白，‘红军’改成‘八路军’，‘赤卫队’也改做‘自卫队’了，红军——我是叫惯了‘红军’啊！——他解说

着——和白军也不打仗了，这是啥道理呀？我明白是明白点，还是不大明白，你是官长，毕业生……你一定知道……一定……你怎能不知道呢？”

我给他解说了为什么“红军”改成“八路军”的道理：

“现在白军和红军和好了，共同打日本鬼子了。因为日本鬼子要吞灭我们，就先挑拨我们中国人和中国人打仗，等到我们自己打到精疲力尽，他们就一口吞下我们去……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要合起来打跑这个挑拨我们的坏蛋……”

“对，对呀！一点也不错……他们也全是这样说的……”他明朗地大笑了。

“你为什么不也去当红军啊？”我玩笑地问着这老人。

“哪哈哈……你这官长……”他笑得不能把话继续下去，只是指点着我，半天才说明了，“我老了，他们不要我了……我的孩儿们全比我明白得多，我老没用了……没用了……但是全当了兵，谁种地嘞？”他尽可能把他的小眼睛睁圆着盯视着我。

“如果不把日本鬼子赶跑了，地也是种不成啊！”

“这道理是对的呀！官长……”他接着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古语呀……仗要打，地不是也得种吗？”

接着他激情地告诉了我：

“上次啊，在县里开农民大会的时候，我说：‘官长啊！不能叫人全去当红军啊！全当了红军谁种地啊？不打粮，大家全没得吃的啦……’他们就全叫我：‘老农民疯子’‘老农民疯子’……。我不疯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不是不赞成革命，劳苦群众还有不赞成革命的吗？但是不能全去当红军。”

他手里的棍子指着天西的太阳发誓：

“俺指着太阳发誓，俺不是不赞成革命……俺有三个儿……”

这老人的眼睛忽然有泪水在充盈着了！

反复地又反复地尽我所能，为他解说着各项理由，更是不打走日本鬼子老百姓就活不下去的理由。最后我们又愉快地谈着当年：

“你觉得过去‘红军’好呢，还是‘白军’好呢？”我也沿用他的习惯，用着‘红军’和‘白军’。他起始迟疑地望一望我，接着点一点头说：

“红军不收捐税，不纳粮，不要钱，不强迫老百姓……这是他三件好处，可就是要老百姓当红军……。白军，要钱，勒索，看你有两个钱，他们就转念头。四年前——就是白军和红军还打仗的时候——那时候有地主，地主总是百八十石存着粮。如今地主没了，谁种地谁就收粮……”他忽然又回忆起他的愤怒似的，乱喷着唾沫星大声地说，“有地主时候的坏虫子们还存在呀！他们是乡村负责人，他们剥削我”——他把“压迫”用作“剥削”——“还上告我……但我却不敢上告呀，我上告了，下次他们还厉害……他们是虫子，他们还叫我做疯子……我不是说过吗？我怎能不赞成革命呢？我就是不赞成这虫子……”

他叫我代他捎口信给朱德总司令和毛主席：

“你是官长，你一定能见到毛主席，朱德……向他们说，就是一个姓雷的——空中响的那个‘雷’——老农民疯子，要他们赶紧除掉这些虫子，也不能够全当红军……”

半路上一个流着汗喘着气的农民追上我们：

“这个带给你们区政府……”那个人交了一封信就返回头走了。

老人竟把那纸条打开给我看了：

“看，这是什么事呀？”



我告诉了他这是“八路军”特务团催粮的信，同时也嘱咐了这老人：

“往后，再有人托你带信带条子，不能随便给人看啊！”

“哪哈哈，你说的可好，这是军事秘密，怎能给别人看呢？因为你是官长……”同时他担忧起来了，摇着头，无望地自言自语着，“一夜间，三个村要十石粮……？十斗也要不到啊！”忽然又喜气洋洋地矜持地向我说，“你别看我穿的破，他们可全信服我，哪哈哈，就是有个好名声……”

到了张家滩一家店门口他指示我说：

“你就住在这里罢。——再见，官长！”

“再见。”

我目送着这个破布堆似的老人，他充实地一动一动地走了。

### 第三章 延长城

三月十九日十一点钟的时候，到了延长。因为脚上的水泡不断地溃烂，脓水不断地流，每行一步刺痛得使人心脏全要感到一种酸味，不走了，我要在这里停留半天，也顺便看一看这里的油井。

这只是相当内省一个中等市镇似的古城，同其它的古城一样——破落和荒凉！

好容易寻到一个住处，那是一家店房烧饭的厨房。因为路上和城门上不断地检查护照，使我感到厌烦，本打算睡下去不再到什么地方去了，可是疲乏一减轻，又耐不了那寂寞，而春天的太阳又是那样闪耀和鲜明，终于又踱了出来。

#### 一 鲁迅师范

“鲁迅师范”是在这城里的。在我将走进城来从一条街上被我发见了，我决定要参观参观这个学校。

“有人吗？”一直走完了所有的三进院子，在一所门边标着“礼堂”的空屋子里，我觉得应该这样问一声了。

“啊！”从侧房走出了—个戴眼镜的青年，他直直地望着我。我递过我的护照去，同时也说明着我的来意：

“我是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的教员，路过这里，想要到贵校参观参观。”

“啊啊！您就是肖军先生？啊啊……请……”这青年自己惊扰地“啊啊”着。我懂得了这大概是位读过我的小说的人。他又把他手里我的护照看了一遍：

“听说肖先生在山西……真巧，在这里遇到了。”

终于我被让进这青年的屋子。接着就又来了三个人，其中还有一位女士，他们大概也是读过我的小说的。代理校长×君也在这里面，这是一个长身材看来筋骨很坚实的中年人。

接连地他们问了我一些山西的事情，也谈了些文学上的事情。最后他们告诉我，再待两天就要向三原搬家了。

“为什么要搬家？”

“主要还是吃的问题。”他们眉头开始蹙起来。

“米多少钱一斗？”

“一斗小米要六元啦，两元钱一升盐……这还不容易买到。”

“在这里多久了？”

“一年零一个月。这学校一面是纪念鲁迅先生；一面也是这全省二十一县师资养成的地方。可是……”

“这里有多少学生？”我拦断他的话。

“一百五十名左右……程度是不齐的啦……过去是教育一些老红军老干部的妻子，程度差一点……将来慢慢要以小学毕业和初中程度为标准……。”

一种阴凉侵袭了我，轻轻起了两个寒颤！这不期使我留心起这过于简陋和破落的屋子了——两张盖着半幅苇蓆的板铺和一张凝

满着烛油斑点的桌子，那象一条瘦狗似的站在窗边，这就是家具。

为了招待我，他们提了一壶开水和一包花生。这筵席虽然简单但是却香甜！因为这友情是真挚的。

在临行时，走在甬道上我问着那位代理校长的×先生：

“关于鲁迅先生的书这里还有一些吗？”

他尴尬地笑了，搔一摇头：

“不瞒你说，也不怕你笑话——连一本也没有啊！”

这里我们能笑话谁呢？‘穷’可以损害一切的成长啊！

下午，承他领我去参观了那荒歇了很久的煤油厂。

## 二 荒残了的煤油厂

西门外一处山坡上有着两三坐井架还耸立着，而声音却只是一种单调的噗咚噗咚地连续地响着。×君告诉我，那正是再从一个有水的油井里在担水，等水抽净了才能抽油。这样由二月一日抽起，到现在快近两月了，而水还有六尺深。准确到什么时候能出油呢？这是谁也不知道的。

我们先到炼油厂，会到了一位负责领我们参观的人，他殷殷地先叙说了这个荒残油厂的历史：

“大概是前清光绪的丁未年罢，这是由中国和日本合资创立起来的，资本金约为三百万元。后来由一个美国人也凿了一个井，但是没凿出油来，他们说这里的油脉不集中，就放弃了。看——就是那个井架。”他指点给我们看西面山脚下，靠近河边一个更高耸的发白色的井架。说，“后来就完全由中国政府接办了。民国十七年有一个陕西省政府的参军，名叫保宗良的接办，他是一个留学俄国，学矿科的学生。看罢，全延川共有三处油

井：一所是日本人造，一所是美国人造，保宗良也造了一所，那就是山头河边那正在抽着水的这一所了。”

我们知道了此地的油井在产额最高的时候，每日可产原油二万斤。原油可出煤油十分之四强。全地域含油量；如有好的方法采掘，可供全国使用，如今这里却只有为从延川那里运来的原油作提炼工作了，而延川每日的产量，却只有一二百斤原油。

这所炼油厂只有两处炼油锅：一等油锅可容原油七千二百斤，煎熬一昼夜，可蒸馏出煤油三百斤，一等油三千斤；二等锅，就是从一等锅炼过的油渣，再提炼一次，容量一千八百斤，煎熬的时间有八小时就够了。

从原油炼起：汽油，一等油，二等油；从二等油里取蜡，蜡以骨灰和炭滤过，凡士林也就出来了。最后是油渣，我们曾看过一个长方形的中型的池子，那里而就是充满了墨色的油渣。他们说从这炼油厂一存在，所有的油渣就是在这里面继续积存着的，一代接着一代。

我们也看过了那用油渣熏取油烟的炉灶，很奇妙的，那些烟筒垂垂累累，竟象人的横行结肠。

“我们的蜡是可以用的啦，只是没有好的烛心啊！”在制烛房里指导人慨叹地为我们解释着。那里正有几个人在浇制着蜡烛。

“原先的烛心由哪里来？”我问。

“用外国的啦，现在战争一开始，外国的不能来，只有自己造，而自己造的，最大的毛病是：蜡油溶解了，而烛心还是很长的存在着……”

“这里有多少工人？文化程度怎样？”

“有二十几个。文化当然是低的啦，不过，他们有工会，要

强迫他们补习，每天至少要认识三个生字，另外也有政治常识，讲解时事……”

“每天的工作几点钟？最高的工钱多少？”

“每天工作八点钟，礼拜三只工作六点钟。薪水最高为技师和工人，每月二十二至四元之间。四元钱的工人若吃自己，可拿十元至八元之间。厂长每月薪金四元。”

“这仅比边区政府主席少一元啊！”我说，同来的×君和那位指导全笑了。在笑声中辞别了他，我们要到对面看一看那个正在抽水的油井。

一个硕大的木制的轮盘，利用蒸汽力正在均匀地转着，被抽上来的水就从一条长长的金属导管流向墙外一条河流中去了。我问着一个正在管理锅炉的工人：

“每天要烧多少柴呀？”

“七千斤左右。”

“每千斤要多少钱？”

“每百斤要五角钱。”

我们懂得了，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残缺的，被少数私利者所使用着的时候，这个国家只有穷困和灭亡！国家的土地里无论埋藏着什么珍宝，也只有荒残和放弃！

我们懂得了，一个人世上以白吃白喝和排粪为唯一任务的“人”，那不会比一撮“油渣”使人要爱惜些。油渣不独可以熏烟，就是熏过烟的渣滓，也还可以肥田……。

### 三 狼

呛啷一声，城门关了！接着是一阵细碎的铁链声——我已经

和这城里的一切断了关联。

在天西的斜斜的月亮下面，道路是清楚的，更远一点，就被夜气弄得苍白和模糊。

我停止下，要听一听城里的声音，除开几声鸡叫以外，是什么也听不到了。城外河流喧嚣的流声，比起日间似乎显得扩大一点。在日间那所原油厂排水的地方，正在悬着一只红灯。人家告诉过我：如果走大路，就一直向西去；走小路，见了红灯就应该向北去，见到一个谷口，再沿着谷口向西，这样可以减少二十里路的途程。我决定走小路了，于是就转过那红灯。——原油厂吸水的工作还在继续着的。当我转进了谷口，无论鸡声，水流声，还是那抽水马达单调的响声……也全和我断了关联。

我是沿着一条委曲的小溪旁边一条小路行走着的。起始夜风的寒凉使我的脸面和耳鼻轻轻地被刺痛着，接着这刺痛就被自己身上所发出的温热所替代，于是觉得自己似乎是行走在一个银色的梦境里，轻松而愉快！意念是单纯的，忽然觉得此时自己如果就死过去，那是最妥当的，不然就永久这样行走着罢，一直到世界的尽头，一直到人生的尽头。

偶而有一块石头被碰落下去，这音响有时也许引起山岩上的山鸟们啼叫几声，但这不久就会沉寂下去的。这与我沿着黄河行走时候的心境是不同的，那时候我还耽心自己会滚落下去，这时候如果真的滚落下去，即使活着我也许不再爬起来。

远远的，有一种细细的声音，尖锐地响着。那是什么声音呢？狼吗？——想到狼，忽然有一种寒凉从周身通过着了！不禁把手里的棍子紧了一下：

——和狼战斗一下也不坏！

一种好奇的，要和狼战斗一下的欲望蛊惑着我了。开始察看

着手里的棒子能不能够一下就断了？如果断了将怎样呢？我停止下，从防水布囊里把那柄早先用以切西瓜的短刀取了出来。在月光下试验把那刀身从皮鞘里抽出来——那还是晶莹而闪亮的——于是，一只手提起棒子，一只手就捏了那短刀。这刀原先带起来，本是预备打游击的时候杀敌人，或是自杀的，如今却要来杀狼了，自己却觉得有点好笑，接着真的自己却哑哑地笑了起来。

——一件东西，说不上作什么用，也说不上用在哪里？

接着我也想到，万一狼多了，那我也许就做了狼的点心。于是又想到：

——人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死？怎样死，死在哪里的。

昨天，“鲁迅师范”的×先生，关于狼的故事是讲过一些的，狼也常常到城里去。

那嗥声忽然断下去了，远远地在一个山脊上似乎有一个黑影在行走。我蹲伏下身子，同时也取集了一些可以抛掷的石头在身边，额头上忽然有了汗点滴落到手臂上。

月亮一刻比一刻浑浊，却一刻比一刻硕大，而一刻比一刻意向天西倾斜了。高一点的山峰，就远远地投下了黑影。

我等待，我不知道这是等待战斗，还是等待被吞吃？我设想倘若一头狼被我打死了，或者割断它的喉管，我将怎样处置这战获品呢？我将要用短刀剥下它的皮来，背到延安去，如果红或者段她们在那里，那我将象“打虎将”似的被夸奖着了。如果被狼吃了呢？那她们永远也许不会得到我是怎样死的消息吧？其实，得到又将怎样呢？人死后的惋惜和流泪，这无非是生者的一种礼节而已。

一切平安，狼并没有来，一切的奇迹的梦碎了，还是平凡地继续着走路罢。



#### 四 “没有条子，要送到政府里去……”

当我拼出了所有的力气，爬上了最后的一带山梁，周身被洗浴在汗水里了——太阳已经安置在背后面的小梁上。

倚在一棵电线柱边，我开始昏迷过去，等到我醒转，对面正有两个人赶着一匹白色的驴子向我走来——那是一匹瘦得骨骼透露跛了腿的驴子。

“喂！这里离人家还有多远呢？”我向这个人招呼地问着。

“下了这个山坡……”其中一个红脸色，裹着白头布的人，扭回头去为我指示着，“下了这山坡，再有十里路，就是一个村子了。你是从延长来的吗？你起身得很早啦！”

“嗯……这里离延长有多远？”

“三十五里。”

我扭开水壶，同时听着这两个人高声地继续的讨论：

“你以为……它会有多少肉好出吗？至多……”另一个不裹头布的肥胖的人，他用手拍打着那驴子稜起的后屁股，说，“看这……至多……许有五十斤肉……那皮也不会卖到什么价钱的，至多……三两元，春天的皮毛不值钱了……”

我懂得了这是一个屠夫和一个驴子的主人。他们是正在送着这个驴子去到城里的屠场！人类对于人类是这样对待着，人类对于兽类也是这样对待着——榨干它们最后一滴血，而后再卖掉它们最后的一块骨头。

每一口水，此刻对于我全是一种恩情，生命的汁液！那锌铁的瓶口虽然是那样的不美丽，并且生了斑斑的锈花，而如今当我的嘴唇扣到它的嘴唇，接着就有一种凉凉的流泉流下我的喉咙的

时候，我说不出这感情。自己自小就是死掉妈妈的人，不知道当一个孩子饥饿了，咬到妈妈的奶头是不是这样的？总之，人在需要的时候，一切就是美丽的，这时候，一滴水在我似乎重过了人世所有的珍宝和恩情！

吃喝过以后，我就仰卧在大衣上，看着天空升走得很快太阳，云，和一串从头上飞鸣过去的大雁——我不想走了，要睡过去。

一阵旋走的羊角风卷醒了我。风虽然过去了，遗落在我身边和头脸各处的，却是一些沙土和枯草叶。

下了山坡，到了那村庄。那里正散散落落存在着一些人。有两个捧着梭标的孩子向我走来了：

“拿出条子来——”

“什么条子？”其实我是懂得他们要看我的护照，因为在路上这样“要条子”已经成了公事。不过为了要玩笑，同时也要歇一歇，就在路边的一片残废的石碾盘上坐下来，扯一扯那最小女孩的发辫说，“什么条子？我不懂得……”围着我的大人们全裂开嘴巴痞气地笑着。

“你走路不要条子吗？你是怎么过来的？”小女孩激愤地从我的身边挣开，她把手里的梭标杆向地上捣了一下，望一望那大一点的男孩，男孩子竟把手里的梭标横过来，坚决地说：“没有条子不让走——”

“我不走了，我到你家里去住好吗？”

“你说，好……”大人们怂恿着他。

“没有条子，要送到政府里去……”孩子脸涨红着，执拗地摇了摇头。

“送政府里去。”女孩儿附和着。同时有一圈泪水浮在她的

小眼周。我掏出了护照：

“你们认识字吗？等你们长得和梭标一样高我就给你们看条子了。”

拥塞得很久久的笑的河，这时候才算决了堤，大人们四散地腾笑了。

由一个人看过了我的护照，我也告诉了他们今天起身的地方，他们有的赞叹我行路的速度：

“你走得很好啦！‘八路军’的人们全是走得很好……”他们为了好象要增加我过去恐惧，又述说了这条山谷里一些狼吃人的故事：

“这条谷……夜晚，或者太早的早晨，总不好一个人走路，狼常常是在那时候出巡咧！”

因为自己水壶的水完了，我随便向这人围中的一个人说：

“谁家有开水，请给我一壶……”

“开水谁家有？”他们彼此地询问着。忽然那个捐梭标的小姑娘，把梭标交给那个男孩，提一提裤子，小辫一甩，从人围中钻出去了。工夫不久，一个尖锐的有点破裂味的女人的声音从后面响起来：

“闪开点……闪开……”

从这人的裂缝中，一个粗壮的青年女人，捧着一只正在升腾着白气的大碗向我走来的。我立起了身子。

这是一碗很温热的小米饭汤，于是我一气就喝完了它。在碗底淀余的一些饭粒和几颗绿豆，虽然没有筷子，我也尽可能吃尽了它们——一切是说说不出的香甜的——又要了一碗，也充满了那水壶。

一些去上学的孩子们也来围看着我。我顺手拿过他们手里的

课本来看一看，那是油印的，有图画，有说明……而故事却多半是一个孩子在学校里怎样多认字，回家去怎样帮助爸爸妈妈做工：放牛，割草，或种田……这是很切于这些孩子的生活和那褴褛的外形的书。

我辞谢了他们，拍一拍那女孩的头。当我临要转过一处墙角走出村子去的时候，我看人们还是散落地存在在那里，而那两个孩子怀抱里的梭标的红缨，在晴明的太阳的光照里，更显得宁静而鲜红。

水壶中米汤的温热，开始向我的身体里浸透着。

——在这里，孩子们也懂得了自己的责任了。

我悠悠地吐了一口愉快的气息。

## 第四章 延安城外

明天可以到延安了。——今天整整是行走了一百里。这地名是窑店子。

靠近大路边有一间一半埋在地下的小屋子，我投宿了。

我担心那天空堆积得过度浓厚的云，夜间也许会落起雨来吧？在路旁广场上正有着十几匹骆驼连结成一个圆环地卧着。它们的身上全搭载着很多的馱，嘴巴动着，宁静地举着头，有时候也叹息似的喷吐一口气息。——它们是从延安来的，走向东。

蹲在炕上的一角，我看着，也是在等待那个瘦小的老人正在为我准备着晚餐。他时而歪下身子去看一看灶里的焰火，或者选择一点柴枝，一块煤，一盘干牛粪投进里面去，再抹一抹那喜爱流水的眼睛和鼻头，再继续为我切面条。但我并不感到不自然和嫌恶。大约人全是在食物富裕的时候才有选择和嫌恶。

我正吃着饭，一个穿军衣的人走进来，听他的口音，知道这是一个“东北人”，他也是寻找吃食的：

“老头，有什么吃的吗？”

“有面，鸡子。”老头不甚起劲地哼似地回答着这个人。

“给我煮半斤面来。”

“没有柴了——要煮煮一斤。”老头冷淡地用脚踢一踢脚边的煤块。

“那不是柴吗？”这个人激怒地僵硬地响着“东北腔”。“你这老头……”

“我不乐意煮了。”老头简截地回答了他。

“为什么你给他煮？”那个人眼睛直直地望着我——我那时是吃得很安详。

“我乐意给他煮……”这小老头竟坚强得象一块多棱的石头；而那个饥饿的人的脸脖开始涨红了。

“我偏要吃……”

“我喜欢给先生们煮……他们并不象你们那样刻薄……”

“谁有钱乐意刻薄呀？”

“哼！”

我因为不乐意眼看着这争吵延长下去，在我的调解的结果，那人的另外半斤而钱由我来出，煮一斤，才结束了这斗争。

“你是哪里人啊？听你的口音……”吃完了饭，那人殷勤地问着我的籍贯。

“东北人。”

“哪一省？”

“辽宁。”

“哪县？”

“义县。”

“唔……”他思想似的长长地“唔”了一声说，“我是盖县人。我们是同省不同县啊！这里有一些俘虏来的老人，就是你们那县的，也有你们邻县的……”

“怎么竟俘了一些老人呢？”

“这说来话长哪！”于是他就告诉了我这些老年俘虏的来源。

……

“你总会知道这次‘平型关’的大战啦？”他说。

“知道一点。”我说。

“对了，这些老人们就是那次俘过来的。”

“有多少人？”

“总有一百多，他们全是民夫，大部份是从日本人从‘东北’锦县，义县，北镇县一带抽调来的。最老的有六十岁。”

“送到后方来做什么？”

“强壮的留在前面，老的就送到后方的养老院。”

“他们乐意吗？”

“他们全乐意在军队里服务，除非太老太弱的，才甘心到养老院来。他们满开心咧！常常说：‘我们什么也不想了……只等把日本鬼子打跑了好回老家……’你说这些老家伙们怪不怪！有一些就在此地炮兵团里当马夫咧！你要去看老乡们吗？”

“天晚了！”我听着外面已经索索落落地响着雨点。我说，“今天见不到，到了延安也会见到他们。”只要雨一停我还是要看一看他们的。

“啊！打仗！真不容易！”他说，“就拿这一次说，这‘平型关’的大战！那真是所说‘兵贵神速’！这一次我们就胜在这‘神速’两个字上了！”

这时候，我忽然想起在吉县，阎锡山慨叹着说的那句话：“我们……我们是误在一个‘迟’字上了！”

“……一天，日本军队运了很多的辎重，经过一条很大的沟，‘八路军’得了信了，马上派了两团人，利用伪装，一昼夜

赶了他妈的二百多里，就分布在那山沟四面的山坡上；那时候日本的辎重队正在那个沟里一个小村子里宿营，两个民夫在院子里，一个忽然惊讶地说：

“看啦！南山的草在走哪！”

“你见了鬼！草怎么会走啊？”

一刻，两个人一齐发见了南山的草确实在走了，接着谷口就响起了第一声枪声。

“红胡子的有……红胡子的有……”

日本兵，疯狂地喊叫着。接了那第一声枪，机关枪也连串地响起来了，这时候日本兵才知道是敌人，不是“红胡子”。一直两面打到下午，才把所有的日本兵消灭了：那是一半被打死，一半被迫逃进深沟里去弄得无影无踪了。民夫们才爬出来，张起手来大喊：

“我们全是中国人啊！我们是被拉来的民夫啊！我们是‘东北’人啊……”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中国人快过来……”我们这面也喊了。”

正在这个“东北”人要结束他的故事的时候，又一个青年的戴钢盔的人走了进来，从他的符号我认出了这是一个炮兵军士。

“老头，我们的‘班’要住你这间房子。”

“我这里有人住了。”老头从半睡的状态里，迟缓地举起他的小脑袋，摇晃地说，“有客人住了。”

“这是会长分配我们到这里来住呀！”那青年军士向炕上的我们两人看了一眼说，“你们二位是住在这里吗？”我点一点头。于是他又去和那老头去交涉。这里，那位东北同乡接着问我：



“你原先是学军事，如今又改了艺术啦！哈哈……”

“同志，你是从哪里来的？”青年军士和老头的话没有结束，忽然又来问到我了。

“从山西——”

“在山西哪一部分工作呀？”

因为对于这个人的样子我不大喜欢，就简单地告诉了他我的工作和来的地方。

“做先生的怎么不领学生呢？自己走了……”

我看了看他：

“做先生的不一定就得领学生，教一教功课也就算了。”我是想快一点结束和这个人的不愉快的谈话，就带有一点刺味的回答了他。

“同志，你们才所说的，文艺并不能算为艺术啊！”

“算什么呢？”我懂得了这青年主要是为了反驳那位同乡说的‘由军事转为艺术’那句话而来的，因为他知道了我是教“文艺”。

“算什么……？反正文学不能算为艺术……”他的脸涨红了。于是我也就不再去理他，接着结束了我和那位同乡的谈话。

“你听说过吗？‘叫喊队’……”他说：“……现在打仗我们常常利用叫喊队……用日语喊：‘日本兄弟快缴枪啊，我们是兄弟，我们优待俘虏……’有两个日本兵就是这样被叫喊过来的。这效果很大！那两个日本兵向人说：‘中国人很好……我要把我的妻子接来，永久住在这里了……’如今听说有一些俘虏的日本兵竟自己乐意到前线做叫喊队了。‘兄弟们过来呀，我是某县某地的人呀……’……啊……”

同乡的声音却被那个青年军士的噪叫声遮断了——他正在叮

哼着那老头：

“你可以在这屋里住，别人都要搬出去，我们就要搬进来……”

“客人是先来的呀！”老头固执地叫着。

那位同乡走了以后，我向那青年军士说：

“按道理讲，我是先来到这里的，不过，你们全是武装同志，应该在屋里住，我是做百姓的，实在没地方，就在外面树下蹲一宿也可以的，你不要这样逼迫那老头……”

他听了我的话大约不舒服，静静地看着我一刻说：

“这位同志，你错会了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同你说话的。”

“没有什么错会……因为你刚才是向着我说的，所以我才回答你。既然你声明不同我讲话，我就不同你讲了。”

“我们的一队人不能破坏组织……”老头和他商量，请他们一半住在隔壁一间屋子里，一半住在这个屋子里，可是他坚决地说他们不能分散，而且也不允许我这个生人和他们同住，主要的目的是他要我搬出这间屋子。

“我到隔壁的房里去。”我同老头说。

“你是先来的呀……你……”老头憎恶地看了那青年军士一眼说，“你们这是‘八路军’的作风吗？强迫老百姓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

那青年军士没有回答地走了。很快就领了几个有武器的兵来，他抹着脸上的雨点，忽然不自然地笑着对我说：

“因为……我们不能破坏组织……你不要误会，向你解释……”

“对不起，我不想和你说话呢！”我笑笑地收拾着自己的东

西。

“不通人情……”他吐了一口口水在地上急速地转过身子骂着走了。

我感到一种胜利的喜悦！

“这些，全不是真正的‘八路军’，全是新从山西招收来的杂牌兵到延安来受训的啦！我敢保，受过训他们就不再这样了。”

老头送我到隔壁这间屋子来，同我解释着，指点着隔壁低声地说。

第二天，还不到正午，我已经到了延安城。天气是晴朗的，路上一种浓郁的使人陶醉的泥土气味，随处升腾着。

一九三九，三，二三晨成都。

一九五四，六，十四夜改论

一九八三年七月卅日

三校於五台山

十  
什

从  
临  
溪  
到  
延  
安